

天 台 九 祖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國 清 百 錄



## 目 錄

刻天台九祖暨法智慈雲二祖傳、三千有門頌、傳佛心印記序.....	1
<b>東土九祖.....</b>	<b>2</b>
高祖無畏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大禪師.....	2
二祖建立中觀北齊尊者圓悟大禪師.....	4
三祖圓證法華南岳尊者止觀大禪師.....	5
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寶覺靈慧大禪師.....	9
五祖結集宗教章安尊者總持大禪師.....	20
六祖傳持教觀法華尊者圓達大禪師.....	21
七祖傳持教觀天宮尊者全真大禪師.....	22
八祖傳持教觀左溪尊者明覺大禪師.....	23
九祖天台記主荊溪尊者圓通大禪師.....	24
十七祖四明法智尊者大法師.....	26
慈雲遵式法師.....	30
<b>三千有門頌.....</b>	<b>35</b>
<b>天台傳佛心印記.....</b>	<b>36</b>
<b>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b>	<b>43</b>
<b>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b>	<b>54</b>
<b>普賢菩薩發願文.....</b>	<b>56</b>
<b>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b>	<b>57</b>
<b>國清百錄.....</b>	<b>72</b>
國清百錄序.....	73
國清百錄序.....	73
<b>國清百錄卷第一.....</b>	<b>74</b>
立制法第一 并序.....	74
敬禮法第二 并序.....	75
普禮法第三 恭敬、咒願等，悉如前。.....	78
請觀世音懺法第四 直錄其事，觀慧別出餘文。.....	79

金光明懺法第五	直錄其事，觀慧別出餘文。.....	80
方等懺法第六	略出五意，觀慧出餘文。.....	81
訓知事人第七	.....	86
陳宣帝敕留不許入天台第八	.....	87
太建九年宣帝敕施物第九	.....	87
太建十年宣帝敕給寺名第十	.....	87
至德三年陳少主敕迎第十一	凡五敕.....	87
至開陽門舍人陳建宗等宣少主口敕第十二	凡十二敕.....	88
國清百錄卷第二	.....	90
少主后沈手令書第十三	.....	90
少主皇太子請戒疏第十四	.....	90
陳永陽王手自書第十五	凡三書.....	90
永陽王解講疏第十六	.....	91
永陽王手書屬真觀惠裴二法師第十七	.....	92
陳義同公沈君理請疏第十八	.....	92
陳左僕射徐陵書第十九	陵書最多，門人競持去，追尋止得三紙，并願書。.....	92
陳吏部尚書毛喜書第二十	凡五書.....	93
天台山修禪寺智顓禪師放生碑文第二十一	.....	94
隋高祖文皇帝敕書第二十二	.....	96
秦孝王書第二十三	凡二書.....	96
晉王初迎書第二十四	.....	97
王治禪眾寺書第二十五	.....	97
王受菩薩戒疏第二十六	.....	97
王謝書第二十七	.....	99
王參書第二十八	.....	99
王請留書第二十九	.....	99
王重留書第三十	.....	99
王許行書第三十一	.....	100
蔣州僧論毀寺書第三十二	.....	100

述蔣州僧書第三十三.....	100
王答蔣州事第三十四.....	101
述匡山寺書第三十五.....	101
王答匡山書第三十六.....	102
王與匡山三寺書第三十七.....	102
王謝法門書第三十八.....	102
王遣使往匡山參書第三十九.....	103
王重遣匡山參書第四十.....	103
王遣使潭州迎書第四十一.....	103
王遣使荊州迎書第四十二.....	104
王入朝遣使參書第四十三 凡六書.....	104
文皇帝敕給荊州玉泉寺額書第四十四.....	105
王在京遣書第四十五 凡二書.....	105
王從駕東嶽於路遣書第四十六 凡二書.....	105
王還鎮遣迎書第四十七.....	106
王謝天冠并請義書第四十八.....	106
讓請義書第四十九.....	107
王重請義書第五十.....	107
國清百錄卷第三.....	109
王謝義疏書第五十一.....	109
王論荊州諸寺書第五十二.....	109
重述還天台書第五十三.....	109
王答書第五十四.....	110
王與上柱國蘄郡公荊州總管達奚儒書第五十五.....	110
答度人出家書第五十六.....	110
答放徒流書第五十七.....	110
答施物書第五十八.....	111
王迎入城礙雨移日書第五十九.....	111
王迎入城書第六十.....	111

王遣使入天台參書第六十一.....	111
王遣使入天台迎書第六十二.....	112
王參病書第六十三.....	112
發願疏文第六十四.....	112
遺書與晉王第六十五.....	113
王答遺旨文第六十六.....	115
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願文第六十七.....	116
王弔大眾文第六十八.....	117
天台山眾謝啟第六十九.....	118
王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第七十.....	118
天台山眾謝功德啟第七十一.....	118
天台眾賀啟第七十二.....	119
天台眾謝造寺成啟第七十三.....	119
僧使對皇太子問答第七十四.....	119
皇太子敬靈龕文第七十五.....	120
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文第七十六.....	122
皇太子令書與天台山眾第七十七.....	122
天台眾謝啟第七十八.....	123
皇太子重令書第七十九.....	123
天台眾謝啟第八十.....	124
皇太子弘淨名疏書第八十一.....	124
仁壽四年皇太子登極天台眾賀至尊第八十二.....	124
至尊敕第八十三.....	125
天台眾謝啟第八十四.....	125
輿駕巡江都宮寺眾參啟第八十五.....	125
僧使對問答第八十六.....	125
敕立國清寺名第八十七.....	127
表國清啟第八十八.....	127
國清百錄卷第四.....	128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第八十九.....	128
國清寺眾謝啟第九十.....	128
敕報百司上表賀口敕第九十一.....	129
口敕施幡第九十二.....	129
敕造國清寺碑文第九十三.....	130
玉泉寺碑第九十四.....	135
後梁主蕭琮書第九十五.....	138
前陳領軍蔡徵書第九十六.....	138
長安曇暹禪師書第九十七.....	138
導因寺惠岳等致書第九十八.....	138
荊州道俗請講法華疏第九十九.....	139
蔣山棲霞寺保恭請疏第一百.....	139
祕書監柳顧言書第一百一.....	140
吉藏法師書第一百二 凡三書.....	140
吉藏法師請講法華經疏第一百三.....	141
智者遺書與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第一百四.....	141
智者大禪師年譜事迹.....	144
題百錄後序.....	145
<b>大般涅槃經玄義（節錄）.....</b>	<b>146</b>
<b>《禪宗永嘉集·勸友人書第九》.....</b>	<b>148</b>
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朗禪師召大師山居書.....	148
大師答朗禪師書.....	148
<b>四明尊者教行錄（節選）.....</b>	<b>150</b>
四明尊者年譜.....	150
《光明玄》當體章問答偈.....	154
天童凝禪師上四明法師第一書.....	156
四明法師復天童凝禪師第一書.....	157
天童又上四明第二書.....	158
四明又復天童第二書.....	159

天童又上四明第三書.....	160
忠法師天童四明往復書後敘.....	161
草庵錄紀天童四明往復書.....	162
真宗皇帝諭旨留四明住世.....	163
楊文公請法智住世書.....	163
法智復楊文公書.....	164
楊文公謝法智答義書啟.....	167
楊文公三問并法智答.....	167
楊文公謝法智答三問答.....	169
法智再書上楊文公.....	170
楊文公再書請法智住世.....	171
楊文公書上太守李夷庚同請住世.....	171
楊文公上天竺懺主啟.....	171
又致請法智住世內簡.....	171
楊文公又書留法智住世.....	172
法智再啟復文公.....	172
法智謝李駙馬請住世書 <small>駙馬書舊失傳</small> .....	172
草菴教苑餘事紀往復書中事.....	173
付門人矩法師遺書.....	173
付彬閣梨遺書.....	173
天竺懺主上四明法師書凡二書.....	174
第一書.....	174
第二書.....	174
四明門人雪川淨覺法師.....	175
天台九祖傳并序.....	177
教觀目錄.....	191



## 刻天台九祖暨法智慈雲二祖傳、三千有門頌、傳佛心印記序

原夫台宗九祖以及法智、慈雲，人也；《三千有門頌》至《傳佛心印記》等，法也。法指眾生心，人是傳法主。法非人不傳，心無法莫悟。心悟則法顯，人得則道行。苟不得其人，則法燈息，虛空暗，大地沉。雖法體不變，自無能啟其最矣。

嗟夫！此法自鶴林晦迹，授之飲光。厥後以照傳照，至第十三龍樹尊者，且寄言於《中觀論》中。論來華夏，北齊文祖悟之，傳之南嶽思大師。思從而照心，遂復於性，獲六根清淨，位鄰乎聖，而此道之作用驗矣，乃授之天台智者。智者依而行之，遂得親見靈山未散，由此斯道大行矣。

然則聖賢應世，各從機感，事匪一端。或以萬行，通達大智；或因直指，識自本心。使之拔濟於群迷，安住於法界。金文寶軸，遍滿塵寰。要之空一切惑，破一切迷，修一切行，證一切智，提毗盧之正印，達諸佛之真源，不觀乎天台諸祖之能事也，可乎？

茲有比丘某，將示生生之佛種，咸成上上之勝緣。壽梓其文，公諸好者。乃自揚來寧，乞弁言于簡端。予竊思之，自顧鑽仰之未及，愧稱讚之不文。但願一切信心，見者肯學，學者能修，修者能悟，悟者能入。一受不退，永守不忘。盡未來際，世世生生，當與諸祖俱生俱滅。為如來使，行如來事。予何敢以陋辭。

時在民國戊午春正月，天台沙門諦閑述于四明南湖觀宗講寺

## 東土九祖

宋景定四明沙門志磐撰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尚何俟於言說！至於當機印可，則必資授受以為傳道之儀。是以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親承口訣，用顯心傳之妙。然則通古今簡邪正，明境智辨宗用，其可有遺於言說者也？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真丹，此土諸師，閱世之不能領，乃專業講說，用通此宗。而得其小者亡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心傳之妙終未有以敷暢。道之將行，篤生聖哲！北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立為心觀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淨六根，復以授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華，乃復開拓鴻業以名一家。嘗作而言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約略五時，開張八教，總括群籍歸宗法華，貫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顯，觀行之旨須明，乃復述以《止觀》一論，說己心中所行。先之以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立行，二十五法為方便，十乘觀法為正修。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為天下明教之本。時則有章安大禪師，夙擅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授執筆載言，集為論疏以淑惠於後學。而世之好為異論者，若五教三時，專門偏尚。雖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詣法華之宗極。當知常住教卷滿閻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箠，使天台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章安即續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講徒七百，而天宮實繼其業；天宮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溪獨嗣其後；左溪盛席學徒更繁，遠域隣封填門擁室。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專事講說而已。至荊溪之世，遭罹多艱，畔人竊發，則《金錫》、《義例》，不得不為之致討。學者異言，則諸部記述，不得不為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弘贊之勳，殆比隆於章安者矣。尊祖重道述德記功，撰東土九祖紀。

### 高祖無畏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大禪師

高祖龍樹尊者，南天竺國梵志之裔。始生之日在於樹下，由入龍宮始得成道，故號龍樹。《西域記》：“梵云那迦闍樹，此翻龍猛。”佛去世後七百年出，天姿聰悟。在乳哺中聞

諸梵志誦四韋陀典，有四萬偈，偈各三十二字，皆達句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

嘗與契友三人議曰：“世間義理可以開神明發幽旨者，吾輩悉達之矣。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云：“人生唯有追求慾色為至樂耳。”乃俱往術家學隱身法。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今以術故屈辱就我，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乃各與青藥一丸，水磨塗眼形自當隱。龍樹聞香，便識此藥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大驚，即以其法具授四人。既得其藥翳身遊行，相與入王後宮數月，美人懷妊者眾。王問智臣，臣曰：“若非鬼魅，則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若是方術其迹當見，設是鬼魅入必無迹。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果四人足迹。乃令勇士揮劍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不能加害。始悟慾為苦本，即自誓曰：若免斯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

既得出宮，便入山至一佛塔。摩羅來訪，龍樹迎之曰：“深山孤寂，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我非至尊，來訪賢者耳。”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否？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悔謝，即求出家。於九十日誦通三藏，閻浮所有皆悉通達，辯才無礙。自謂一切智人，欲從瞿曇門入。門神告曰：“今汝智慧，何異螢火齊於日月，以須彌山等亭歷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從此門而入？”龍樹情屈心自念言：世界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當更敷演之開悟後學。復欲立師教戒，更造衣服令少不同，欲除眾情。選擇良日，便欲成造。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心念，即以神力，接入大海宮殿。開七寶函，與諸方等經典，九十日中通解甚多。龍曰：“汝今閱經為遍未耶？”師曰：“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今所讀，足過閻浮十倍。”龍曰：“忉利天上諸經，復過此中百千萬倍。”師於宮中修行，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法忍。龍知悟道，送師出宮。《輔行》云：“龍接入宮，一夏但誦七佛經目。”

南天竺國王深染邪見，師欲化之，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載。王問：“何人？”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曰：“諸天今者何所作為？”答曰：“天今正與阿修羅戰。”須臾，空中刀劍相繼而墜，修羅耳鼻從空而下。王

始驚悟，稽首作禮。是時殿上萬婆羅門，歎其神德除髮出家。諸外道眾來共議論，一言便屈降伏出家。有婆羅門善知呪術，白王求與掬力。婆羅門化大池蓮華，自坐其上；龍樹化白象入池，鼻絞蓮華，高舉擲地。婆羅門傷背，白師悔過，因求出家。龍樹造《大悲方便論》五千偈，《大莊嚴論》五千偈，《大無畏論》十萬偈。《輔行》云：“《大悲論》明天文地理，作寶作藥。《大莊嚴論》明修一切功德法門。《大無畏論》明第一義。《中觀論》者，是其一品。即《大智度論》也。”，《優波提舍論》十萬偈。有小乘法師，見師高明常懷忿嫉。師所作已辦，問小乘言：“汝今樂我久住世否？”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忽一日，入月輪三昧，唯聞法音不見形相。唯弟子提婆識之曰：“師示佛性非聲色也。”龍樹乃付法提婆。復入閒室經日不出，弟子破戶視之，見入三昧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敬事如佛。《付法藏經》、《摩訶摩耶經》○智者云：“樹生生身，龍生法身，故名龍樹。”孤山慈雲皆稱龍樹為十三代，凡即西土正統，不收末田地也。○

《入楞伽經》云：“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顯我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養國。”

贊曰：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為曾祖師，若以尊上為高，則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為高，所謂功德無上，諡為高耳。今家亦以龍樹為始祖，故智者指為高祖也。”

夫傳佛心宗紹隆道統，後人尊之通稱為祖，故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以祖為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亦此義焉。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荊溪功德無上之義，非同俗間曾高之稱也。

## 二祖建立中觀北齊尊者圓悟大禪師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姓高氏。當北朝魏齊之際東魏孝靜北齊文宣，行佛道者，第一明師，多用七方便《輔行》云：恐是小乘七方便，自智者已前未曾有人立於圓家七方便。；第二最師，融心性相諸法無礙；第三嵩師，用三世本無來去；第四就師，多用寂心；五鑿師，多用了心能觀一如；第六慧師，多用踏心內外中間心不可得；第七文師，用覺心重觀三昧、滅盡三昧、無間三昧，於一切法心無分別；第八思師，多用隨自意安樂行；第九顛師，用三種止觀，雖云相承而於法門改轉。文師既依《大論》，則知爾前非所承也。此依《輔行》所載。按《高僧傳》，南岳悟法華三昧，往鑿最師，述己所證，皆蒙隨喜。又云智者受業思師，思師從道就師，就師受法最師。今詳思師，本承文師，今又言從就師，是知諸師多同時互相

咨稟，而法門改轉，後多勝前，非復可論相承也。至北齊已降，依論立觀，自此授受，始終不異，始可論師承耳。師夙稟圓乘，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sup>第三十卷</sup>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人信般若波羅密故，次第差別說；欲令眾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數法、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獲？故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忍位。師又因讀《中論》<sup>《大智度論》中觀一品</sup>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為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師在高齊之世<sup>《輔行》謂是齊高祖，今詳高歡相東魏，封齊王，至子洋，方受魏禪，是為文宣，追諡歡為高祖，據此時尚稱東魏。文師道化行於北齊受禪之後，故云高齊。此以姓冠國，如蕭梁元魏也。</sup>，聚徒千百專業大乘，獨步河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以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岳，岳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聞焉<sup>雜見《止觀輔行》《宗元錄》《九祖略傳》。</sup>。

贊曰：北齊以上哲之姿，獨悟中觀，而當時諸師無與競化，非明、最、嵩、鑒所能知也。既以口訣授之南岳，而北地門徒曾無傳者。蓋當高氏政亂國蹙之日，宜此道之不能顯也。南山傳僧逸而不載，亦豈無所考耶？慈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 三祖圓證法華南岳尊者止觀大禪師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津人也。<sup>《南岳願文》自敘云：“歲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魏國南豫州武津縣生。”此當魏宣武延昌四年、梁武帝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也。</sup>兒童時，夢梵僧勸令入道。或見朋類讀《法華經》，樂法情深，得借本於空冢獨觀，無人教授日夜悲泣。復以冢非人居，乃移託古城，鑿穴棲身。晝則乞食夜不事寢，對經流淚頂禮不休。久雨失蒸舉身浮

腫，忍心向經忽爾消滅。又夢普賢乘白象王摩頂而去，昔未識文今自然解，所摩頂上隱起肉髻。

年十五<sup>魏莊帝永安二年</sup>，出家受具。謝絕人事專誦《法華》，日唯一食不受別請。所居菴宇為野人所焚，即嬰癘疾，來求悔過其疾即愈。乃再作草舍，誦經如初。又夢僧曰：“汝先受戒作法非勝，安能開發正道。”即見四十二僧，為加羯磨圓滿戒法<sup>四十二僧，即四十二位，自初住訖妙覺也。此表南岳當獲六根清淨入圓十信，以故四十二位大士及妙覺真僧，為其加法以證之也。</sup>。既寤，益厲常業。又嘗夢阿彌陀、彌勒佛與之說法，又隨彌勒同諸勝友俱會龍華，感歎非常倍加精進。

年二十<sup>東魏孝靜天平元年</sup>，因讀妙勝定經，見讚美禪定，乃遍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師咨受口訣，授以觀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sup>重輕冷熱澁滑軟粗，是為八觸</sup>，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愧深矣！”將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

東魏武定六年，<sup>年三十四</sup>在河南兗州，與眾議論，為惡比丘所毒垂死復活。齊天保元年<sup>年三十六</sup>，常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覲諸大禪師遊行諸郡。是歲刺史欲送歸鄴，<sup>齊文宣所都</sup>師意欲南向，即舍眾渡淮。時勅國內諸禪師入臺供養<sup>南北朝常稱朝廷為內臺。</sup>，師以方便辭避不就。四年至郢州，為刺史劉懷寶講摩訶衍義，諸惡論師以生金藥置毒食中，師命垂盡一心念般若波羅蜜，毒即消散。五年至光州開岳寺，巴子立五百家，共刺史請講摩訶衍般若經。六年於光州大蘇山講摩訶衍<sup>《東坡集》：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南小蘇山北，有寺名淨居。齊天保中，思禪師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問二山名，歎曰：“吾師告我，遇三蘇則住。”遂留結菴。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顛禪師，來謁師遂得法。</sup>。七年於城西觀邑寺講摩訶衍，有眾惡論師競欲加害。師誓造金字般若經，現無量身於十方國講說是經，令一切諸惡論師咸得信心住不退轉。八年至南定州，為刺史講摩訶衍，有眾惡論師競起惡心，斷諸檀越不令送食。經五十日，常遣弟子乞食濟命。於時復發願決定，誓造金字般若，為眾講說。九年於大蘇山，唱告諸方須造經者。忽有比丘，名曰僧合，自言：“我能造經。”既得經首，即教化境內，得財買金，於光城縣齊光寺，造成《小品般

若》及《法華經》二部，盛以寶函。復自述《願文》一篇，以記其事。願彌勒佛時身及此經，一時出現廣化一切。又云：“世間道俗殷勤請講，或強勸令講者，皆惡知識。初似好心後即忿怒。所有學士如怨詐親，亦不可信。諸王剎利亦復如是。擇！擇！擇！擇！”法智慈雲皆云“朱陵四擇”是也。道俗勸講者，強勸令講者，學士詐親者，諸王剎利者，如是四類，皆須擇之也。

已上文並見《南岳願文》。

師名行遠聞學徒日盛，眾雜精粗是非數起，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債。債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齊祚將傾佛法暫晦齊後為周所滅，周武廢釋道二教。，當往何方，以避此難？”忽聞空聲曰：“若欲修定當往武當、南岳。”師裴回光州，時往隣郡，為眾講說凡十四年天保五年至光州，陳光大二年入南岳，始終十四年。光州當陳齊為邊境，烽火數興眾不遑處，乃以陳光大二年入居南岳。謂其徒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以後必事遠遊。”師入南岳，至大建九年，果十年而終。先是有梁朝高僧海禪師居之，一見如舊識，即以是山俾師行道。

師一日登祝融峯，岳神會棋，神揖師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處今福嚴寺是。。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所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君塑像猶坐石鼓上。。岳神乞戒，師乃為說法要。一日師謂岳神曰：“它日吾有難，檀越亦當有難。”

師指巖下曰：“吾一生曾此坐禪，為賊斷首。”尋獲枯骨一聚今福嚴一生巖。。至西南隅指大石曰：“吾二生亦曾居此。”即拾髑髏起塔以報宿修之恩今二生塔。。又至蒙密處曰：“此古寺也，吾三生嘗託居此地。”因指人掘之，果有僧用器皿及堂宇之基，即築臺為眾說般若經今三生藏。。眾患無水，師以杖卓崖，虎因跑地泉乃涌出今虎跑泉是也。。

大建元年，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覩山有勝氣，謀於眾曰：“此氣主褐衣法王，彼盛則吾法衰矣。”乃鑿斷岳心，釘石為巫蠱事注：見《誦塞志》三卷注。，埋兵器於山上。因詭奏曰：“北僧受齊募而為之。”宣帝遣使考驗。初度石橋，有兩虎號吼，使者驚退。次日復進，師曰：“檀越前行，貧道當續至。”越七日度使者尚未至，始飛錫而往金陵，四門皆見師入。使者既至，遂同進謁。帝坐便殿，見師乘空而下梵相異常，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罔上令案治之，罪當棄市。師請曰：“害人之命非貧道意，乞放還山，給侍僧眾亦足

小懲。”帝可之。勅有司冶鐵為十四券，識道士十四名，周回其上，封以勅印，令隨師還山。將行，餞以殊禮，稱為大禪師。思大之名蓋得於此。

初勅寓栖玄寺，嘗往瓦官精舍，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暲遇諸塗歎曰：“此神異人，何以至此。”自是舉朝道俗傾心歸仰。大都督吳明徹，每親道論，欲奉以犀枕未敢言。師曰：“欲與枕便可。”明徹益大驚異。

師既復歸山中，說法如故。道眾以老病告，願奉田數頃充香積，用贖老身。師曰：“欲留田當從汝願。”因名留田莊<sup>俗呼道士贖身莊</sup>。所賜鐵券悉收藏之，勒石記其事，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券記》。時道眾私誓曰：“今世神通官勢皆所不如，後五百年當生汝法中壞滅汝教。”師亦預記曰：“此諸道士害我無因，異日著我袈裟，入我伽藍壞遺體矣。”

皇宋太宗時有大臣，出鎮湖南，經臨此山，歷覽遺踪，謂主僧曰：“異日道士得志必有報復，當埋碑石，易莊名，俾無踪跡可尋。”因改名天竺莊，而以碑券，埋於三生藏院。大觀間，道士林靈素，熒惑天聽，果移文物色此事，以無迹可考遂止。乾道初，有傑止菴來主此山，謂眾曰：“二生塔墮荒榛，瞻禮非便，當遷合於三生塔。”蓋傑擬私其地，為己塔也。即與執事者十四人，備斧鑿開石龕，見靈骨如黃金色，有石屏刻歐陽正則等名，轉報為今主首、知事行僕，比今名不少差，眾大驚駭。是夕岳廟一燬而盡，州縣聞之逮捕甚急。傑輩皆逃散，寺眾復掩藏其骨。傑後住它山，每升座必對眾自悔責，求免後報。○述曰：南岳至此七百年矣！而傑師果應私誓，師與岳神果符先記。異哉！然傑師雖因惡誓，終能歸釋。由毀為緣，適足以彰南岳攝物之功也。

師將順世，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乃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即屏眾斂念將入寂。弟子靈辯不覺號哭，師訶之曰：“惡魔！出去。眾聖相迎方論受生處，何驚吾耶？”即端坐唱佛來迎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時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壽六十三，夏四十九。

初在大蘇以法付顛師，後常代講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必有疑。”顛師問：“所證是十地耶？”曰：“吾一生望入銅輪，<sup>圓十住</sup>以領徒太早，損己益他，但居鐵輪耳<sup>師獲六根清淨，即圓十住，別三十心。《華嚴》</sup>梵行，《瓔珞》鐵輪位也。°

師身相挺特，耳有重輪，頂有肉髻，牛行象步不倚不斜。平昔禦寒唯一艾納<sup>《法華經》：“納衣在空閑。”律文謂之五納衣，謂納受五種舊弊以為衣也。俗作衲字失義</sup>，繒纈之屬一切不受。所居之處靈瑞重沓，供物嚴備瓶水自滿。有諸天童以為侍衛，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異香奇



迹，不可勝紀。常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亦非真。”又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見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群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所著述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出《四十二字門》、《無諍行門》、《大乘止觀》各二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各一卷

雜出《南岳顯文》《鐵券記》。南山《續高僧傳》○傳燈云：誌公令人謂思師曰：“何不下山教化眾生？”師報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卻，有何眾生可化？”今考《南岳顯文》，自序誕生之年，當梁武天監十四年。至陳光大二年，始至南岳，時年五十四，誌公已入滅於梁武之世久矣，不當有此遺問。今恐別有一師，後人誤傳為誌公耳。○

贊曰：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之天台，其為功業盛大無以尚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行深伊洛<sup>喻名行之高深</sup>，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sup>見《天台別傳》</sup>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荊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sup>見《止觀大意》</sup>可不信哉！

## 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寶覺靈慧大禪師

四祖天台智者智顛，字德安，姓陳氏。世為潁川人，晉朝避亂止於荊州之華容<sup>今江陵府公安縣</sup>。父起祖，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封益陽侯。母徐氏，夢香煙五采縈迴入懷，又嘗夢吞白鼠，因覺體重。卜者曰：“白鼠者，龍所化也。”誕靈之夕神光發屋<sup>梁武大同四年戊午</sup>，隣人望之以為火，至則知其生子。眾咸驚異，內外胥說。欲陳鼎俎以為慶席，火滅湯冷為事不成。旦有二僧扣門曰：“此兒道德所鍾必當出家。”言訖而隱。師眉分八采<sup>《帝王世紀》：“堯十四月而生，眉有八采。”</sup>，目耀重童<sup>《漢書》：“項羽贊舜重童子”○童瞳同。</sup>，有古帝者之相，父母每藏護之不令人見。

在襁褓中，臥即合掌，坐必面西。七歲喜往伽藍，蒙僧口授普門品，一遍成誦。年十七，值元帝江陵失守<sup>元帝，初封湘東王，武帝第七子。簡文帝為侯景所害，王遂即位，都江陵三年九月，為西魏所破。據歷推之，應年十七，《別傳》作十五者誤。</sup>，親屬流徙。師於長沙佛像前，誓為沙門<sup>晉孝武時，江陵城北，有五色光見。沙門曇翼，於其處得金佛一身光相，有梵書云：阿育王造。</sup>，夜夢瑞像授金色手從窓而入三摩沙者誤。《天人感通傳》云：“長沙寺在荊州北岸。”此言亦同。

其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求出家。二親愛之，不獲見許。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當拜佛時恍焉如夢，見高山臨海，山頂有僧舉手招之。須臾伸臂，至於山麓，接入伽藍，見所造像在焉。即悲泣自陳：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用報四事恩惠。僧復指像謂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是年父母相繼傾喪。按《荊州碑》。師欲遊方，母曰：“父母甘旨，當何供邪？”師運慈心，指其茅化為稻，水化為油。今茅穗村、油河，尚存其名。據此兩文不同，當是前求出家，父母未許時事。今附見之。

年十八，辭兄求去。梁敬帝紹泰元年也。兄即中兵參軍陳鍼。時王琳守湘<sup>衡州</sup>，往從之。琳以陳侯故舊，即資給法具，依本郡果願寺舅氏法緒出家。《輔行》云：“投果願寺舅氏出家。”二十進受具戒。梁太平二年也，是年九月。禪位於陳武帝。初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復詣大賢山<sup>衡州南境</sup>，誦《法華》、《無量義》、《普賢觀》，歷涉二旬，誦通三部。進修方等，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此表諸部雜亂。身在高座，足躡繩床，口誦法華，手正經像。此表以法華旨意區別淳雜，使一歸於正。既精通律藏，常樂禪悅，怏怏湘東<sup>衡州</sup>，無足可問。

陳文帝天嘉元年<sup>《輔行》作乾明者誤，時年二十三。</sup>，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即往頂拜。思師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南岳著《安樂行義》，久亡其本。四明行皎遊方，至南岳得之古藏，歸以示圓辯。其後北峰與曉石芝，始獲開板，流布於世。昏曉苦倒，如教研心。切柏代香，柏盡繼之以栗；卷簾進月，月沒燎之以松。經二七日誦經，至“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妙樂》云：“圓門三昧陀羅尼，體同名異。三昧從定，陀羅尼從慧。靜者，定也，即法華前方便也。持者，空持，初旋陀羅尼也。”照了法華，若高暉之臨幽谷<sup>日正午也</sup>；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證白師，南岳更為開演，凡自心所悟及從師咨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歎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凡登住為真修，十信為方便。今言前者，正指五品也。初旋陀羅尼者，旋假入空也；百千萬億陀羅尼者，旋空入假也；法音方便陀羅尼者，二觀為方便，得入中道也。陀羅尼，翻為總持。今言初旋，即空持也。大師初入定者，是前方便，即五品觀行位。所發持者，旋陀羅尼，即十信相似位。依因此定得發空持，是為由五品之功轉入十信也。昔人以五品不應獲初旋為言者，蓋未思持因靜發耳。《玄籤》有云：“故獲陀羅尼由三昧之力。”正是此義。至於臨終自說祇是五品，蓋欲寄誠生徒以自行為急，故託謙辭，示居觀行也。大師責弟子曰：“汝等懶種善根，問他功德，告實何益？”蓋此意也。當知大師若本若迹，皆不可知。等覺與？妙覺與？梁氏讚之若此，今復何論。縱令文字之師千群萬眾，尋汝之辯，不可窮矣。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有慧邈禪師，謂門人曰：“我所敷弘真師子吼，他人之說是野干鳴。”師引經覈問，邈為之屈。夜夢三層樓閣，已坐上邈立下，一人怒目謂曰：“何忽邈耶？何疑法耶？宜當問我。”師設難數關，怒人結舌。師因誡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南岳造金字《般若》，

命師代講。唯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咨審，餘悉自裁。南岳手持如意，臨席讚之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復謂師曰：“吾久羨南岳，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當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也。”最後，謂未法也。師既奉訓，不獲從往南岳。

以陳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人，初至金陵此陳廢帝時，師年三十。楚曰金陵，晉曰建康，今為建康府。。有法濟者，自矜禪學，倚臥而問曰：“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銓鍊無常，此何禪也？”攝山在建康七里。銓公止觀寺練無常，文出《禪祕要經》，有三十六觀門，於地水火風入空觀察，次第當證四果。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闖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礙。”濟驚起謝曰：“老僧嘗得此定，向靈曜則公說，因此永失。”已而朝野聞風，咸來請益。大建元年陳宣帝，儀同沈君理，請居瓦官晉哀帝，以官瓦窯地，賜沙門慧力建寺，因名。在城西面江，號昇元寺。。開《法華經》題，帝勅停朝一日，令群臣往聽。時僕射徐陵、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俱稟戒法，同聞妙旨。仍於一夏，開釋大義。時白馬敬韶、定林法歲、禪眾智令、奉誠法安，皆金陵上匠，咸盡北面之敬。師自此常與眾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法慎私記三十卷，章安治定為十卷，即《禪波羅蜜》，漸次止觀也。，又為毛喜出《六妙門》即不定止觀也。。師止瓦官前後八載，七年謝遣門人曰：“吾初年共坐者，四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得法者不滿十人。其後徒眾轉多，得法轉少。吾聞天台幽勝，昔人見稱，將息緣茲嶺，以展平生之志。”夏四月，宣帝勅留訓物，徐陵泣勸勿往，師勉留度夏。

秋九月，遂入天台《輔行》謂此年三十八歲。。嘗宿石橋，見一老僧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用以仰給。三國成一三國，謂南朝陳，北朝周、齊也。成一者，隋也。，當有大勢力造此寺指太子晉王也。。寺若成，國即清。”時三方鼎峙，雖聞此言，何由成寺。既出谷，見佛隴南峯《百錄·序》：“遊山者，多見佛像，故得此名。”，即裴回留意此山。先是神僧定光菴居三十載，師至，光謂之曰：“頗憶招手相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夜聞空中鍾磬之聲，光曰：“此犍稚集僧得住之相犍稚音虔地，此云竹木銅鐵聲。。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山銀地汝宜居焉。”乃於北峯創立伽藍，植松引流，宛若昔夢。寺北別峯名華頂，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雷震，魑魅千群狀極可畏，安心空寂自然退散；復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哽流涕，深念實相體達本無，尋復消殞。強軟二緣，所不能動此皆天子魔所為之狀，此土諸師修行，少有能降天子魔者。。明星出時，見一神僧，謂之曰：

“制敵勝怨，乃可為勇。”此二句出《淨名經》。復為說法。師問曰：“大聖所說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以後，自行兼人，吾皆影響。”八年，師安居佛隴，歲偶失稔，眾皆隨意去住。師與慧綽種苴拾象苴者巨勝，胡麻也。象即橡斗子，釋樹子也。，安貧無戚。九年二月，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天台在六朝時，名始豐。調，徒弔反，稅賦也。，以充眾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於是眾復來集。十年五月，左僕射徐陵，以禪師創寺啟於朝，賜號修禪尚書毛喜題篆，今名大慈。，陳郡袁子雄、新野庾崇，二人登山，值講淨名，即專心齋戒連辰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映徹，山陰曲澗跨以虹橋，梵僧數十，皆手擎香鑪登橋入堂。雄以告崇，崇稱不見，雄因發心改造講堂。天台瀕海民業漁捕，師以身衣勸人贖篋一所為放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詡，請講《光明經》。漁者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篋梁六十三所，三百餘里俱成法池。詡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伏法，遙想禪師，冀垂一救。夜夢群魚巨億吐沫相濡，明旦有詔特原詡罪《百錄·放生碑》作計尚兒，恐是字。。師講經竟，乘舟出海口，望芙蓉山，眾峯峭聳橫石孤垂。師曰：“昔夢遊海上，正似於此。”一日見瑞雲五采，狀如月暈，遙蓋寺上，群雀嘈噴飛集欄宇。師曰：“江魚化為黃雀來謝恩耳。”至德元年陳少主，勅國子祭酒徐孝克樹碑為銘，以贊功德文載《百錄》。。二年，永陽王伯智，少主從弟。出鎮東陽《別傳》作甌越者，一路之總稱耳。，致書三請，師遂往赴。躬行方等，晝講夜禪，王與子謀、家人，咸稟淨戒。少主問群臣曰：“今之釋門，誰為名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禪德高邁，永陽王親承北面，願陛下詔還京都宣弘大法。”三年正月，前後三遣勅使，並辭以疾三勅具在《百錄》。。三月，更勅州郡為之勸請《百錄》有勅東陽文，時大師尚留東陽。。王勸師曰：“主上虛己思敬，願師時往。若一言有益，則四生永賴。”師不得已遂行。

既屆金陵，暫安靈曜。四月詔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及《仁王般若經》題，還寺就講。時百座居左諸高座法師也。，五等在右五爵：公侯伯子男也。。慧暉音亘、慧曠，慧辯，皆奉勅難問。天子臨筵聽法，百僚莫不盡敬。時僧尼類多無業，朝議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師諫之曰：“調達日誦萬言，未免淪墜《智論》調達誦得六萬法聚，與閻王共造五逆生入地獄，此大權設化。；槃特唯憶一偈，乃獲四果《法句喻經》槃特暗塞，佛授一偈：守而大師援此者，蓋方便護法之意也。；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豁然心開，得阿羅漢。篤論為道，豈關多誦？”少主大悅，即停搜簡。師以靈曜偏隘，欲

更求間靜。忽夢一人翌從嚴整，自稱冠達，請住三橋。師曰：“冠達乃梁武法名，三橋即光宅所在。”少主聞之，即迎師居之。復下詔曰：“國家舊講《仁王》，一年兩集。仰屈於太極殿，再演此經。”是月，帝幸光宅寺舍身大施，聽講《仁王》，躬禮三拜。皇后沈氏請立法名，師答以“海慧”。四年正月，皇太子請授菩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南史》名深，《百錄》請戒文名淵，恐因受戒，遂改此名。禎明元年，於光宅講《法華經》，時章安預聽次。《文句》題注：二十七歲，聽受金陵，六十九於丹丘添削。

二年正月，隋伐陳，國破，江南皆歸於隋。師以時方喪亂，遂杖策荆湘，杖上聲，扶也。去聲者，所扶之杖。今扶義。策者，竹杖也。漢鄧禹杖策追光武。荆州為湖北，湘州為湖南。路次益城，今江州地名湓浦。夢老僧謂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及往憩廬山，見永遠二師圖像，方悟其靈。俄而潯陽反叛，即江州也。寺宇焚毀，唯此山免於見侵，益知護像之驗。晉陶侃刺廣州，海上得金像文殊，送武昌寒溪寺。侃還荆州，欲載像行，船沒，送還本寺。遠法師造東林，執鑪向方祈之，飄然飛空而至。隋開皇十年正月，是年南北歸一方為正統。文帝下詔曰：“皇帝敬問光宅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惟重，往者周武毀棄佛法，朕曾發心立願必許獲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獎進僧倫，用光大道。”

言光宅者，存舊稱也。時秦孝王出鎮揚州，秦王楊俊，文帝子，晉王弟。李巡曰：“江南之氣輕揚。”據此義，字當從手。致書延屈，師謂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屢旬大風，祆賊競發，水陸俱阻，竟不成行。

十一年，晉王代為總管，晉王楊廣代秦王為揚州總管。遣使奉迎，師曰：“我與晉王深有緣契。”即束衣順流，不日而至。王製文請授菩薩戒，師三辭不免，乃立四願：一者雖好禪學行不稱法，願勿以禪法見欺；二者身閻庠序口拙暄涼，願不責其規矩；三者為法傳燈，願勿嫌其去就；四者若丘壑念起，願放飲啄，以終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時王方希淨戒，遂允其願。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總管金城殿設千僧齋授菩薩戒法。師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總持。”王贊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受戒後，諸書往來，皆稱弟子總持。授戒既畢，出居城外禪眾寺。即欲西上，王固請留。師曰：“先有明約，豈當相違。”王乃遣柳顧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別。

十二年二月，師奉書於王，請為東林、峯頂兩寺檀越，王復書許之。三月，師將啟行，王復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師不許，王命有司具裝發遣，師遂至止廬山。七月，王遣使往廬山參省。八月，師往衡山營建功德，酬師恩也。十一月，王遣書往潭州奉迎。十二月，師至荊州，旋鄉答地。將建福

庭，乃於當陽玉泉山<sup>此地</sup>在隋通為荊州，朱梁時，分置荊門軍。<sup>朱</sup>，創立精舍，及重修十住寺。道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餘人。

初至當陽，望沮漳山色堆藍，欲卜清溪以為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婆娑偃蓋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趺坐入定。一日天地晦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長十餘丈，張口內向，陰魔列陳砲矢如雨，經一七日了無懼色。師閔之曰：“汝所為者生死眾業，貪著餘福不自悲悔。”言訖眾妖俱滅。其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髯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前致敬曰：“予即關羽，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願哀閔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sup>蜀先主拜羽前將軍，率眾攻曹仁不克，孫權已據江陵，羽因遁走吳。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唐書》：羽生侍中興，其裔孫播相德宗。</sup>，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既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為平陟，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師領眾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願洗心易念求受戒品，永為菩提之本。”師即秉鑪授以五戒，於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sup>智者上玉泉圖，必應表聞神異，故晉王答</sup>

書有云：“當陽建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即當具奏嘉號。”章安撰《別傳》，略不及關王事，殊所未曉。若謂之無所聞知，則章安親在玉泉聽講矣。謂之不語神怪，則華頂安禪，強軟二魔，必言之矣。矧夫關氏事迹遠今神應，豈於當時有所遺逸邪？今據《玉泉碑》以補其闕，用彰吾祖之聖德若此。至若《別傳》敘事之際，尚多浮辭，今並刪略，務存簡實。至他所未錄者，今並收載，覽者宜知。十三年二月，晉王入朝行

次陝州，遣書往荊州奉迎。夏四月，於玉泉說《法華玄義》<sup>章安云：“次在江陵，奉蒙《玄義》”是也。</sup>

五月，遣智邃奉書晉王，上玉泉伽藍圖，并求撰衡禪師碑，因獻萬春樹皮袈裟<sup>梁武帝時，外國所貢。</sup>。王答曰：“奉旨於當陽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sup>詳此二句，正言關王建寺之事。</sup>，即當具奏嘉號。”時自春徂夏，天旱不雨，百姓咸謂龍怒。師至水發之源，

口呪手揮，風雨交集。民眾大喜歌詠滿道，荊州總管王積，入山致拜，戰汗不已。退謂人曰：“吾屢經軍陳臨危更勇，未嘗如今日之怖懼

<sup>《隋書》王世積後為涼州總管，謀反被誅。</sup>七月，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八月，荊州弟子陳子秀，

致疏請講《法華》。十四年夏四月，於玉泉說《摩訶止觀》，一夏敷揚，二時慈霑<sup>此早晚兩講之明據。</sup>。

是年過岳州，刺史王宣武請授大乘戒法，學士曇捷請講《金光明》。其

俗專業殺捕，及聞法感化，於是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殺業。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鎮，遣使奉迎。師乘流東下，止揚州禪眾寺。六月，王奉書求學禪慧，其辭曰：“戒為基趾昔年虔受，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未知可開化否？”師復書：“以本懷夙在天台舊居，禪定一門，懼乖深寄。更回神慮，別俟勝賢。”後三日，王復書云：“智者昔在陳朝，瓦官大集，榮公先被折角，兩瓊纔獲交綏小莊嚴寺慧榮，答難墮負，如折其角。《漢書》：“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兩瓊者，彭城寶瓊，建初寶瓊，並梁朝人。綏者，馬頰下纓也，戰則兩馬相觸。。今兩瓊與智者議論，纔交綏便怯走也。《左傳》：“交綏而退。”。前往荊州，舊學名僧莫不歸服。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止觀》引經云：“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弟子即日而不依請，如彼彌勒，今當問誰？”《法華經》：“彌勒作是念，今者世尊現神變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今當問誰？誰能答者？云云。”七月，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是月，師以荊州立玉泉及所修十住寺，請王為檀越，王即貽書達荊州總管嘗令檢校。復致書勸留棲霞，庶獲咨決，“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台之路，幸輟前懷。”師復書曰：“棲霞咫尺非關本誓，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故每屬弟子，一旦無常，願歸骨於天台。昔願創伽藍，故欲遣修葺，方乞寺名，屈作檀越。”王答皆許之。八月，蔣山棲霞寺沙門保恭，奉納本寺田園，請師來居，不赴。九月，王迎師入城，既入謁，懇辭東歸，王不敢留，遂行。

吳越之民掃巷以迎，沿道令牧幡華交侯。寺久荒蕪已十二載，人蹤斷絕竹木成林。將至半塗，一僧雪頂，駐錫當路，逡巡即沒，咸謂聖賢之見迎。師雅好林泉，負杖吟詠。嘗遊行而歡曰：“靜夜深山，澄神自照，豈不樂乎？”十七年四月，立《御眾制法》十條，付知堂上座慧諫見百錄。是月，王遣使入山參問，期以今秋迎覲江都。八月，會稽嘉祥寺沙門吉藏，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嘗於一夜皎月映床，獨坐說法如人問難。侍者智晞明旦啟曰：“未審夜來見何因緣？”師曰：“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見梵僧謂我曰：‘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風，三事備矣，化道乃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相告耳。’又見南岳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三智，最初面受。說竟，謂我曰：‘他方華整應是國名，未詳所在。，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稱諾。此死相現也。吾憶少時之夢，當終此地，所以每欣歸山，今奉冥告勢必不久。吾終後當藏屍於西南峯，累石周龕，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見者發菩提心。”

又經少時，語弟子曰：“商行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乃口授《觀心論》，隨語疏成。十月，王遣使入山奉迎。師即日散施什物，以與貧乏。標杙山下，以擬殿堂杙音弋，概也。。畫作圖形，以為模式。誡其徒曰：“後若造寺一用此法。”或疑山澗險峙，何能成寺？師曰：“此非小緣，乃是王家所辦。”眾不測其旨。

次日，隨使出山，行次石城，乃稱有疾。謂智越曰：“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前進。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衣鉢道具，一分奉彌勒，一分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臥。專念彌陀、觀音及般若名。晉王聞師在疾，遣醫往治。或請進藥，師曰：“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又請進齋，師曰：“非但步影為齋日影不過午。，能無緣無觀，即真齋也。”無所緣，無能觀，是為境觀俱亡。十一月二十一日，造《發願文》言：“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鄆縣阿育王塔寺，剡縣十丈彌勒，三處尊儀，用表三世。頽毀剝壞，願更莊嚴。付囑後人，使經營修立。”是日口授遺書，并手書四十六字唯此四十六字親筆。。其書略云：“蓮華香鑪，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遠聞，長保如意也。及以造寺圖式，并石像發願文，悉用仰囑。”書畢，命淨掃室內，索三衣鉢，令侍者唱二部經為最後聞思。聽《法華》竟，贊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能見，輟斤絕絃於今日矣。”鄆人輟斤，伯牙絕絃，並見莊子。聽《無量壽》竟，贊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當唱經時，吳郡侍官張達等五人，見石佛倍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唱經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涅槃經》商行寄金喻。。今我最後策觀談玄凡言策經、策試、策法，及今策觀，皆鞭策令進之義。，最後善寂，吾今當入。”善入寂滅。智朗請曰：“不審師入何位？沒此何生？誰可宗仰？”師曰：“汝等懶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告實何益？吾今當為破除汝疑，吾不領眾必淨六根，為他損



已，祇五品耳。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三昧，是汝明導。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為親，傳通佛燈，是為眷屬。”又誡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為期。云何身冷，方復聲磬？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為。”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實此月二十四日未時也，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安坐在外，經歷十日，道俗奔赴，號泣遶拜。入龕之後，流汗遍身。將舁歸佛隴，連雨不休，弟子呪願乞加神力，纔舉禪龕，應時開霽。乃於寺西南峯起墳奉藏，從先囑也。傳法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者不可稱數。梁肅《禪林寺碑》：“得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二人。”

師造寺三十六所，嘗曰：“予所造寺，棲霞、靈巖、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絕也。”又造大藏十五處，旃檀金銅畫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人。師於三十年唯著一納納非，冬夏未嘗釋體。有所受施，一果一縷悉以入眾，凡所弘通不畜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有大機感乃親著述。為晉王著《淨名義疏》二十八卷，為毛喜著《六妙門》，為兄陳鍼著《小止觀》，為學徒著《覺意三昧》、《法華三昧行儀》各一卷，《法界次第》三卷已上皆親製。常在高座云：“若說《次第禪門》，一年一遍，若著章疏，可五十卷慎禪師私記為三十卷，章安治定為十五卷。若說《法華玄義》、《圓頓止觀》，半年各一遍，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常時講授，章安一聞述以為疏。

十八年，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楊州。王遣使答遺旨：“以不獲親承《義疏》，為之悔恨。所囑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遵指畫。吳郡、鄞境、剡邑三處像塔及智者臥疾處，亦當嚴飾。”復遣使至佛隴，建千僧法會。王初覽遺書，對《淨名疏》而立願曰：“昔親奉師顏，未能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願示神通。”夜夢群僧集閣，王自說義，見智者飛空而至，寫七寶珊瑚於閣還復飛去。四月十六日，佛隴僧眾方就坐禪，上座道修見智者常服，按行堂內，少時方出。上座驚起瞻拜，眾共悲歎。十一月，王遣典籤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眾齋。二十年，立晉王為皇太子。仁壽元年正月，永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特至龕所旋遶千拜。一夕龕戶自開，光照林木，一寺奔馳，眾共瞻禮。十月，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智瓌，奉啟入京稱賀，并

謝造寺新成。王既鼎創藍宇，即登春宮，此皇太子寺基是也。王既為寺檀越，王弘實任經理，此王家造寺是也。陳齊俱滅，隋方代周，此三國成一也。寺成乞名，即從先記，此呼為國清是也。神僧之言至此俱驗。十二月，皇太子遣散騎侍郎張乾威送灌頂還山，設千僧齋，及為文致敬墳龕。開視舍利，見靈體不動，如在定中。四年七月，皇太子登位。十一月，寺遣僧使智瓌，奉啟稱賀。煬帝大業元年九月，車駕巡幸至楊州，寺遣智瓌詣行在所。十月，引對大牙殿賜坐。宣勅云：“師等並是行道之眾，勿容北僧，及私度出家，冒死相替。”瓌對曰：“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有常制，不敢容外客，及私度代死。”又勅云：“師還寺可更開靈龕，必當大異。弟子欲為先師造碑，當有行狀。”瓌對曰：“先師靈異非一，灌頂錄成一卷，當即貢上。”帝勅祕書監柳顧言曰：“朕欲為智者製碑，非卿文不得朕心。”碑成，勅於寺刻石。其要云：“約《仁王》、《瓔珞》、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其本宗<sub>云</sub>。”帝勅楊州五十僧立天台寺名，一表為禪門，一表為五淨居。僧使智瓌進曰：“昔陳朝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智者夢其靈曰：‘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當有大力勢人為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為國清寺。”帝曰：“此先師之靈瑞，即用為名。”遂取大牙殿榜，以雌黃大篆書之。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入山奉安寺額。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忌辰，度四十九僧，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嚩則數溢一人，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人同大眾開視靈龕，唯空床虛帳而已。使者反命，帝謂群臣曰：“智者是朕戒師，先多靈異。朕於仁壽元年，令張乾威往視，龕室儼然。今盧正方往，則靈體不可復見。既從變化，得道非虛。”

天鄉寺沙門慧延，昔遊光宅，曾霑法潤。忽聞遷化感咽無已，欲知智者生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冥示。潛思屢旬，忽夢智者從觀音西來，顧謂之曰：“疑心遣否？”邑人馬紹宗，刈稻百束以供寺眾，執役勞疾心念求護，夜夢智者趺坐床上，焚香如霧，慰紹宗曰：“家貧能施，何疑無福？”時兄及妻母，同夕感夢，香氣屢日。又張造者，年邁足蹶，登龕拜祝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以彈指，造再請曰：“願重賜神應。”即聞如初。老婦俞氏，年九十，患一脚短，凡十八年。專往龕所，殷勤設齋，

即覺短脚還申，步履平正。荊州玉泉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像，還至江津，像身流汗，拭已更出，識者謂師色身不異於此也。

錢忠懿王時，申請於朝，追諡法空寶覺尊者<sup>當時周世宗朝</sup>。本朝寧宗慶元三年，以荊門請，加諡靈慧大禪師<sup>雜出《百錄》、《別傳》、《高僧傳》、三部《疏記》、《南北史》、《玉泉碑》、《國清碑》諸文，及《關王祠堂記》。</sup>。

義神智曰：“吾佛出世，雖說諸經，而本懷得暢，唯在《法華》。自阿難結集之後，天親作論，雖曰通經，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略而已。至於斯經大事，教化始終，則晦而未明。暨羅什翻譯東傳此土，造疏消釋者，異論非一。唯我智者，靈山親承，大蘇證悟，發揮妙旨，幽贊上乘。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而又能以十章宣演明淨法門。於是解行俱陳，義觀兼舉，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豈震旦人師所能跂及<sup>云</sup>？”又設問曰：“《輔行》引九師相承，謂北齊已前非今所承，且北齊既用覺心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觀？但是一轍耳，將非智者斥於北齊耶？”答：“《妙玄》開演法華十妙，尚云莫以《中論》相比。”又云：“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蓋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之妙，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若無生宗旨，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稟南岳，師資相承，宛如宿契<sup>云</sup>。”又曰：“天台所談三諦三觀，出乎《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三德，本乎《涅槃》、《大品》；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為指南<sup>云</sup>。”

贊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遍弘，唯任己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挺出諸賢，盛演《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談，眾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猶夫粟散小王，妄自尊大<sup>《補注》：置粟盤中，各分位，以喻諸小王也。</sup>，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為纘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遂光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為萬世法。至於盛破光宅，則餘者望風，遍難四宗，則他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為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 五祖結集宗教章安尊者總持大禪師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字法雲<sup>其師以此子非凡，故以地住極位為立名字，將以進之也。</sup>，姓吳氏，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sup>陳文帝天嘉二年生。</sup>，能隨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子非凡。”因以為名。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不忘。

陳至德初<sup>陳後主</sup>，謁智者於修禪寺。稟受觀法，研繹既久，頓蒙印可，因為侍者。隨所住處，所說法門，悉能領解。禎明元年，隨智者止金陵光宅聽講《法華》<sup>《文句》注云：“二十七，聽受金陵。”</sup>。隋開皇十三年<sup>隋文帝</sup>夏，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sup>時年三十三，“次在江陵，奉蒙《玄義》”是也。</sup>。十四年夏，受《圓頓止觀》於玉泉<sup>“一夏敷揚，二時慈霑”是也。</sup>。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帙，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

十八年正月，師與普明奉智者遺書，自天台至揚州謁晉王，并奉《淨名義疏》。二月，王遣使王弘送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始用工造國清寺。仁壽元年，晉王為皇太子，師與智瑖，奉表至長安稱賀，并謝造寺。右庶子張衡，宣令問智者亡後靈異，對以五事<sup>備見《百錄》</sup>。皇太子悲喜交至，遣散騎常侍張乾威，入山設千僧齋。二年四月，遣揚州參軍張諧入山，宣令：“慧日道場道莊、法論二師<sup>隋改寺曰道場，此寺在東都，二師見唐《續僧傳》。</sup>，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文判釋，可令寺眾諳委《法華玄義》者，齋疏入京。”眾推師隨使應令。八月，遣使送師還山。煬帝大業十年<sup>時年四十五</sup>，著《涅槃玄義》二卷、《疏》二十卷。時隋末兵興寇盜群起，師自序云：“推度聖文，凡歷五載，何年不見兵火，何月不見干戈。菜食水齋，冰床雪被。”其勞苦有若此云。疏成，烈火焚之不爇。

師晚年於會稽稱心精舍講說法華，時人讚之有“跨朗籠基，超雲邁印”之語<sup>興皇朗師，齊山陰慧基撰《法華疏》，梁光宅法雲製疏講經，並見唐《續高僧傳》，印師未詳。</sup>。郡中有嘉祥吉藏，先曾疏解《法華》，聞章安之道，廢講散眾，投足請業，深悔前作之妄。唐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壽七十二，臘五十二。初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世尊入滅，多爇名香，其煙如雲。’汝今可多焚香，吾將去矣。”因委曲遺誡，辭理甚切。忽起合掌如有所敬，稱淨土佛菩薩名，奄然而化。

先是貞觀元年，同學智晞臨終曰：“吾生兜率，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空。彼天人曰：‘却後六年，頂法師來升此座。’”計歲論期，審晞不謬。是月九日，窆於寺之南山。

居國清日，有老父染疾，百藥不瘳，其子求救於師，即焚香轉《法華經》，病者聞香入鼻，其疾遂愈。仙居樂安嶺南曰安洲，溪流湍急，歲常溺人。師誓之曰：“若此溪坦平，當於此講經。”旬浹之間，白沙遍涌，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惠。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群盜突至，見寺門旌旗耀日，神兵執仗，皆長丈餘。賊眾大驚，奔走潰散，俗因稱為山兵寺。每誦經宴坐，常有天華飄墜其側。所著《八教大意》、《智者別傳》各一卷，《觀心論疏》二卷，《國清百錄》五卷，《涅槃玄義》二卷，《涅槃經疏》二十卷，《真觀法師傳》，《南岳記》各一卷。吳越王請諡為總持尊者出《百錄》、《九祖傳》、《高僧傳》、《三部疏記》。

贊曰：昔在智者，為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辨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遍記之才昔河南有一遍照，蒲州有不聽秦。，筆為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

## 六祖傳持教觀法華尊者圓達大禪師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姓蔣氏，處州縉雲人。母朱氏，家世業儒。年十八，為本郡堂長郡學之職。父母令歸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日重誓耶？”因示其五願曰：一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生，四願童真出家，五願不為流俗之僧。蓋前身為徐陵，聽智者講經，深有詣入，對智者親立此願。師聞願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為師。受具之後，咨受心要，定慧俱發，即證法華三昧。

唐上元元年高宗，欲卜勝地說法度人，執錫而誓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其錫自國清飛至蒼嶺普通山台發分界，可五百里。以隘狹不容廣眾，陵空再擲，至軒轅鍊丹山。師既戾止，翦棘刈茅，班荊為座，聚石為徒，晝講夜禪，手寫藏典，於是名其地曰法華。既而學者自來，習禪者三百人，聽講者

七百眾，常分為九處安居。師身長七尺，骨法古秀，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鳥雀旁止，有同家畜。眾苦乏水，浚一石井纔三尺深，日給千眾冬夏無竭。法華至仙居上阪仙居，台州屬邑。阪，坂同坡也，音反。，約八十里，師每日往反，齋粥禪講未嘗少違，咸謂有神足通。

永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趺坐禪堂而化，異香七日不歇自上元初建寺，至永隆初入滅，纔七年耳。。是日眾見坐逝於寺，而上阪之人見師赴檀越舍，至人起滅，其不可測識若此。傳法雖眾，唯天宮威師為之正嗣。師在太宗朝，名德升聞。召補朝散大夫，封四大師耆老相傳云：唐有四大師，謂引駕大師，護國大師，餘二闕聞。今詳考隋唐僧傳，但有引駕之名，其員有四。。吳越王請諡玄達尊者。

宋朝皇祐初元，仙居令伍秩，於傳道處重修殿庭奉安真像，是夜有虎繞殿三匝而去。元豐五年十三代孫忠法師，躬禮舍利增飾其塔，錄行實而記之曰：“師與天宮同時行化，俱受封官繼祖之位，若橫論祇成八世，豎分則有九代也。昔如來涅槃，阿難結集，出二弟子：一名商那，一名末田地。居國雖異，行化則同，故《付法藏》橫列二十三，豎分二十四。今智者示滅，章安結集，出二弟子，亦同其時。阿難結集之際，闍王送供一夏。章安結集之日，煬帝送供十年。挹流尋源，智者如東土一佛，章安有似阿難，二威亦猶商那、末田地，煬帝外護有同闍王，可不信哉。師平日坐禪舊址，至今不生春草。”

贊曰：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身得出家學道，證法華三昧嗣承祖位。今詳觀願辭，何期心未深，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同會，咸為得入，故能以自在力用，或現宰官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今法華，大權益物隨願出興，豈當以世間仕宦、因福受報者比量之耶？此意有權實二義，唯明教者知之。

### 七祖傳持教觀天宮尊者全真大禪師

七祖天宮尊者慧威，姓劉氏，婺州東陽人。總角之歲深厭勞生，遂入空門祝髮受具。聞法華大弘天台之道，即往受業，刻志禪法，晝夜惟勤，三觀法門，頓獲開悟。時人見其深入威師之室，遂以小威師稱之。後歸止東陽，深居山谷，罕交人事。自法華入滅之後，登門求道者不知其數，傳法之的唯

左溪耳。師於高宗朝，與法華同封朝散大夫四大師。吳越王請諡全真尊者。

贊曰：或見梁氏《統例》：“二威緘授，其道不行”之言，則便以為緘默無言，坐證而已。然梁氏此言，將以張皇荊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權為之重輕耳。要之，講經坐禪，未嘗不並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眾，天宮求道無數，為何事耶？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

## 八祖傳持教觀左溪尊者明覺大禪師

八祖左溪尊者玄朗<sup>與本朝聖祖諱上下字同。</sup>，字慧明，婺州東陽人，姓傅氏，雙林大士六世孫也。母葛氏，感異夢而有娠<sup>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生。</sup>。既產，未嘗作嬰兒啼，每見人則欣笑盈面。九歲<sup>高宗永徽二年</sup>，肄業清泰寺，受經日過七紙。唐武后如意二年，落髮得戒。聞天台盛弘止觀，即往求學。未幾，一家宗趣解悟無遺。常以十八種物行頭陀行。依憑巖穴，建立招提，面列翠峯，左縈碧澗，因自號曰左溪。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常宴居一室，自以為法界之寬。心不離定，口不嘗藥，耄耆之歲同於壯齡。揉紙而衣，掬溪而飲。洗鉢則群猿爭捧，誦經則眾禽交翔，幽棲林谷，深以為樂。一日有盲狗，至山長嗥伏地，師為行懺，不逾旬日雙目俱明。每翹跪祈請，願生兜率內院。斂念之頃，忽感舍利從空而下<sup>天寶中建塔奉藏，會昌廢毀，寺僧緘而闕之。至皇朝開寶六年，復建塔藏之本山東南隅。</sup>。開元十六年，州刺史王正容，屢屈入城冀親法喜，師不欲往教，辭之以疾。與永嘉真覺為同門友，嘗貽書招覺山居，覺復書千餘言，有“誼不在塵，寂不在山”之語<sup>今《永嘉集》有〈答友人書〉</sup>。近世有左溪住山，清穆刊二書於山中，而序之曰：“左溪永嘉，同道也。左溪之言非不知也，彼將有激云耳；永嘉之言非責也，彼將有說云耳。此常人所不能知也。反是而議者，惑也。”師所居蘭若坐非正陽，將移殿與像，用力實艱。杖策指揮，工人聽命，為日未久，舊制儼然。山水頻涸，眾以為患，舉杖刺之，巖泉涌出。嘗累成二塔，繪事悉煎香汁，不用牛膠<sup>此用觀音諸陀羅尼經畫像之法。</sup>。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呼門人謂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汝等師之。”即端坐長別，壽八十二，夏三十一。弟子有夢其居寶閣第四重者，寤以告隣，隣夢亦協。時以為表第四天慈氏內院也。荼毘已，門人分舍利為二分，一塔左溪之西原，遵像法之遺制；一塔東陽之東原，尉邑人之後思。司封李華，為之銘云：稟法十二人，的嗣曰荊溪。新羅傳道者，法融、理應、純英。撰《法華科文》二卷，及修治《法

華文句》。吳越王請諡明覺尊。

贊曰：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誨人無倦，講不待眾，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討尋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禮聖容，不虛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豪財。遂得遠域龍象，隣境耆耄，爭趨以前，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耄，徒結反，年八十也。

## 九祖天台記主荊溪尊者圓通大禪師

九祖荊溪尊者湛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荊溪，時人尊其道，因以為號。家本習儒，故幼學夙成，在兒童中超然有邁俗志。年十七睿宗景雲二年生，至玄宗開元十五年，當十七歲。，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時年二十。溪與之語，知為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中。”溪曰：“嘻！豈當以止觀二法度群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處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縫掖，著僧伽梨時年三十八，受業於宜興君山鄉淨樂寺。縫掖，儒士布衣。僧伽梨，翻為大衣，二十五條也。。尋詣會稽一律師博究律部，久之，演止觀於吳門。

開元，左溪既沒，師挈密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啟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著為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乘，初無單輪隻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衣鉢者，起於庾嶺；談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犖力角反，卓犖，超絕也。，名播九重，為帝王師範，故得侈大其學，自名一家。然而宗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唯尊我佛，讀唯識者不許他經，至於教外別傳，但任胸臆而已。師追援其說，辯而論之，曰《金錕》，曰《義例》。皆孟子尊孔道、闢楊墨之辭。識者謂：荊溪不生，則圓義將永沈矣！

天寶大歷間玄、肅、代三宗，朝廷三詔，並辭疾不起。師始居蘭陵，嘗與江淮名



僧四十人，同禮五臺。有不空三藏門人含光白師曰：“頃從不空遊歷天竺，見梵僧云：‘聞大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可能譯之至此土耶？’”師聞之歎曰：“可謂中國失法，求之四維。”

《左傳》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後漢《東夷傳·序》：“中國失禮，求之四夷。”

晚歸台嶺，大布而衣，一床而居，以身誨人，耆年不倦。大兵大饑之際，學徒愈蕃，瞻望堂室，以為依怙。建中三年<sup>德宗</sup>二月五日，示疾於佛隴。語門人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汝其志之。”言訖，隱几而化，壽七十二，夏四十三。門人奉全身塔於智者瑩域之西南隅。

所著《法華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止觀搜玄記》各十卷，《止觀文句》一卷，為司封李華說《止觀大意》一卷，《釋籤》別行《十不二門》、《金剛錍》、《止觀義例》、《三觀義》、《涅槃後分疏》、《觀心誦經記》、《授菩薩戒文》、《始終心要》各一卷，《略淨名疏》十卷，《記》三卷，《淨名廣疏記》六卷，治定《涅槃疏》十五卷，《文句科》、《止觀科》各六卷，《華嚴骨目》二卷，《法華三昧補助儀》、《觀心補助儀》各一卷，《方等懺補助儀》二卷。門人梁肅撰師碑銘，而論之曰：“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自智者以法付章安，安再世至於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九人，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史記·孔子世家》云：弟子蓋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今言受業身通，謂通教觀之道，有言：現身發通者。無義。吳越王請諡圓通尊者。

本朝元祐初，永嘉忠法師遣門人掃塔，草棘荒蕪不能辨。即案《梁氏碑》，去大師瑩兆百步尋識之，其龕已空，唯乳香一塊耳。夜夢玄弼山君謂曰：“昨者天神遣多人，取全身去也，不須猶豫。”於是即舊基建石塔以識之。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後旨義始歸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荊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惑

眾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歸？”誠然哉！寶訓也。本記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李三四人耳，惜哉！

## 十七祖四明法智尊者大法師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sup>世傳所居在郡城白塔巷。</sup>。父經以枝嗣未生，與妻李氏禱於佛，夢神僧携童子遺之。：“此佛子羅睺羅也。”因而有娠。暨生，遂以為名<sup>太祖受周禪，建隆元年庚申也。</sup>。神宇清粹，不與眾倫。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求出家，遂往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五具戒，專探律部。

太平興國四年<sup>太宗</sup>，從寶雲學教觀<sup>時年二十</sup>。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五年，其父夢師跪於寶雲之前，雲以瓶水注於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六年，常代寶雲講。雍熙元年，慈雲來自天台，始學於寶雲之門，師待以益友，義同手足。端拱元年，寶雲歸寂，師復夢貫寶雲之首，擲於左臂而行<sup>擲，音患，亦貫也。</sup>。即自解曰：“將非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sup>慈雲，撰《指要鈔·序》，采用法智自解之說也。</sup>

淳化二年，始受請主乾符，綿歷四載，諸子說隨。至道元年，以所居西偏小院，學徒戾止，盈十莫容，遂徙居城東南隅保恩院。二年，院主顯通舍為長講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三年，以院宇頹弊，與同學異聞始謀經理，既而丹丘覺圓來任役事。咸平三年<sup>真宗</sup>，郡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無應，當然一手供佛。懺未竟，雨已大澍<sup>《慈雲行業記》云：約三日不雨，自焚。如期果大雨，太守蘇，為刻石為記其事。</sup>。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

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門指要鈔》，成立別理真如有隨緣義。永嘉繼齊立《指濫》以難之<sup>梵天昭師門人</sup>，謂不變隨緣，是今家圓教之理，別理豈有隨緣？師乃垂二十問以祛其蔽。天台元穎復立《徵決》以代齊師之答，而嘉禾子玄亦立《隨緣撲》以助齊穎。時仁岳居座下述法智義，立十門折難總破三師，人謂淨覺禦務之功居多<sup>禦音語，務侮同，易外禦其務。</sup>。四年，遣門人本如、會稽什師，持《十

義書》、《觀心二百問》詣錢唐昭師室。初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錢唐恩師製《發揮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不須更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擅加耳。慈光門人奉先、清靈、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義。時寶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慈雲有寄石壁善信上人詩，有“曾同結社”之句，據此則知俱師寶雲。師亟辭之曰：“夫評是議非，近於爭競，矧二公，吾宗先達，其可率爾。”信復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師於是始作《扶宗記》，大明廣本附法觀心之義，謂恩師之廢觀心，是為有教而無觀。有梵天昭孤山圓，皆奉先門學，述辨訛以助略本，謂觀有事理，今十法始終皆以一法性而貫之，豈非純明理觀？師作《問疑》徵之云：“若謂十法是理觀者。應此玄文是上三三昧，略本既無揀境，且非約行理觀，則知昭師反成有觀而無教。”昭師復述《答疑書》，從容改轉，以為玄文直顯心性，義同理觀。師復作《詰難》責之云：“心性之名，《釋籤》定判在因，上人既以十法是果人所證，則全非直顯心性。又十法既不聞揀陰，將何義同理觀？”昭師又述《五義》云：“《止觀》約行觀心，乃立陰等為境，附法、託事皆不立陰。”意謂今所立理觀，是事法之例，不須立陰。又被詰之，後知心性在因，却潛改云直顯法性。昭師所立，謂之約行，則無揀境；謂之事法，則有執為理，進退兩失無所憑據。是為無觀復無教。師復作《問疑》責之曰：“詰難本徵直顯心性，純明理觀，何得將事法之觀答之，豈非義窮計盡耶？”此書既往，逾年不答。師復作《覆問》以促之，昭師徐為《釋問》：“以十乘妙理為所觀境。”師復責之云：“本立三障四魔為境界，今若以十乘妙理為所觀境，即以三障四魔為能觀智耶？”自《發揮》至今《釋問》，四番轉計，五回墮負，往復各五，綿歷七載。乃總結前後，為書二卷，斥昭師一不解能觀法，二不識所觀境，三不分內外二境，四不辨事理二造。凡十章，目為《十義書》，又設為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是論辯不可當。遽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

大中祥符二年，重建保恩院成，自興役至今凡十載。通守石待問為之記，三年乞，郡奏於朝。十月，賜額延慶。五年，與異聞作《戒誓辭》以授徒弟立誠，其略有曰：“吾始以十方之心受茲住處，逮乎改創安施棟宇，元為聚學，何敢自私？但吾宗有五德者，無擇邇遐，吾將授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

咸然。五德者：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浮偽，三曰戒德有聞正己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何哉？兼講則畔吾所囑，浮偽則誤於有傳，戒德則光乎化道，遠譽則固其至業，然後辯以暢義，導以得人。五者寧使有加？設若不及，去辯矣！”六年二月十五日，始建念佛施戒會，親為疏文以寓勸意，自此歲以為常。七年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旨。

天禧元年，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是，吾將捐身以警懈怠。”乃與異聞結十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焚身以供妙經遺身，苦行人之所難，十僧之名，惜乎失錄。。祕書監楊億字大年，官至翰林，諡文公。，遐仰道風。白丞相寇準奏賜紫服，復奉書為賀。及聞結懺遺身，乃致書勸請住世，謂方當台教復興之時，正賴傳持為世良導。往復數四，尚執前言。楊公乃貽書郡守李夷庚及天竺慈雲，俾同勸止。太守親率僚屬，勸請住世，說法利生，且密戒隣社，常保護之。會慈雲東下，力為勸諫。而駙馬李遵勗尚太宗女魏國公主，諡文和公。，亦亟書交勸。師以公私意勤，竟沮前志。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酬素願。

是年述《消伏三用章》。對孤山《闡義鈔》不知性惡是理毒義，有咸潤者述《籤疑》，以三種消伏俱約圓論。淨覺引疏義，歷四教十法界以除三障，述《止疑》以扶師義。

四年，駙馬李遵勗，奏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宣旨住世演教郡守錢希白，題塔院云：“內翰楊億為樞使馬知節，撰其父《神道碑》，不受潤筆，求奏薦四明師號，知節因奏之。上召問億，因言遺身事。上曰：‘但傳朕言，請師住世傳教。’於是賜號法智。”據《行業碑》《塔銘實錄》及法智往復書，皆言李遵勗論薦賜號，今詳希白之題，必當時問諸寺僧繆言之，復致繆題耳。。是年，京師譯經院證義簡長行肇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待制晁說之作序刻於石。。五年，上聞師為道勤至，遣內侍俞源清至寺，命修法華懺三日，為國祈福。源清欲知懺法旨趣，為述《修懺要旨》。

是歲撰《觀音別行玄記》、《觀經疏妙宗鈔》皆成。時梵天門人咸潤述《指瑕》以非《妙宗》，且固執獨頭之色不具三千等義，蓋昭圓之餘波也。淨覺為述《抉膜》以示色心不二之旨，且評他師昧於究竟蝮蠱六即之義。

一日，淨覺與廣智辨觀心觀佛求決於師，師示以約心觀佛之談，謂據乎心性，觀彼依正。淨覺不說而去。既而盡背所宗，述《三身壽量解》，并別立難辭，請潛修前鈔不使外聞。師慮其為後世異說之患，乃加《料簡十三科》

以斥之。淨覺時在天竺上《十諫書》，謂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師復作《解謗》，謂《十諫》乃成增減二謗。淨覺復述《雪謗》，謂錯用權實以判勝劣。師時在疾，令門人讀之，為之太息。既逼歸寂，遂不復辨。後有希最，即廣慈之子法智之孫，述《評謗》以辨之。淨覺時尚無恙，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自師時在疾，以下一節，並預敘後事。

天聖元年<sup>仁宗初元</sup>，撰《光明玄續遺記》成，試《開幃四十二章》，答泰禪師十問。時天童凝禪師貽書，論《指要鈔》揀示達磨門下三人得道淺深，往復不已。太守林請師融會其說，師不得已，略易數語<sup>《往復書》備在《教行錄》，忠法師為後序，略述其事。</sup>。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揚聖化，每於佛生日集眾作法，縱魚鳥為放生之業。是年郡以事聞，勅樞密劉筠撰文以示後人，太守曾會立碑於寺<sup>見《教行錄》</sup>。嘗一夕夢伽藍神曰：“翌日相公至。”已而曾公領其子公亮入寺，師以夢告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相忘。”<sup>下二句，預敘後事。今《教行錄》有曾府捨莊田帖。</sup>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sup>曾魯公，初生夢老僧披幃入慶。歷八年。以知制誥銜恤而歸里。僧元達，附舟至錢唐，聞天竺之勝，特往瞻禮。始至，見素衣女自寺門出，謂達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已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歷事三朝，贈太師中書令，諡宣靖，陪享英廟。蔡襄守錢唐，以大士靈異，上於朝，因賜號靈感云。</sup>。五年，製《光明文句記》，以迫歸寂，不及終帙，其後門人廣智續《讚佛》一品以成之。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為順寂之期，至五日，結跏趺坐，召大眾說法畢，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十四。露龕二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舌根不壞，若蓮華然。明道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於南城崇法院之左。稟法領徒者三十人，尚賢、本如、梵臻、則全、慧才、崇矩、覺琮等，入室四百八十人，升堂千人，手度立誠等七十人。

師自咸平二年後，專務講懺，常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謁盡遣。講《法華玄義》七遍，《文句》八遍，《止觀》八遍，《涅槃疏》一遍，《淨名疏》二遍，《光明玄義》十遍，《別行玄》七遍，《觀經疏》七遍，《金剛錘》、《止觀義例》、《大意》、《十不二門》、《始終心要》等，不復計數。修法華懺三七期五遍，光明懺七日期二十遍，彌陀懺七日期五十遍，請觀音懺七七期八遍，大悲懺三七期十遍，結十僧修法華懺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三年。然三指供佛。造彌陀、觀音、勢至、普賢、大悲、天台祖師像二十軀，印寫教乘滿一萬卷。所著《續遺記》三卷，《光明文句記》六卷，《妙宗鈔》

三卷，《別行玄記》四卷，《指要鈔》二卷，《扶宗記》二卷，《十義書》三卷，《觀心二百問》一卷，《解謗書》三卷，《金光明三昧儀》、《大悲懺儀》、《修懺要旨》各一卷。自餘如《融心解》、《義例境觀》、《起信融會章》、《別理隨緣二十問》、《消伏三用章》、《光明玄當體章問》、《答釋日本源信問》、《釋楊文公三問》、《絳幃問答》並載《教行錄》中。

師於《起信論》大有悟入，故平時著述多所援據，後人扁其堂曰起信，示不忘也。初受命服，神照以書賀，師答之曰：“三術寡修，致名達朝彥<sup>《止觀》</sup>安忍中云：“名譽、利養、眷屬，莫受莫著；推若不去，當縮德露珙；若遁迹不脫，當一舉萬里。若名利眷屬從外來破，憶此三術，齧齒忍耐，確乎難拔。若煩惱、業、定、見、慢等，從內來破者，亦憶三術，即空即假即中，設使屠析肌肉，心不動散，為辨大事彌須安忍。”《輔行》云：“外障是軟賊，謂名譽等；內障是強賊，謂煩惱等。內外用術不同。”尋蒙帝澤，令被紫服，有恥無榮，何勞致賀？”《指要》初成，雪竇顯禪師出山來訪，觀其書大加欽讚，即為設齋致慶，親揭茶榜，具美其事云。

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當是時，為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暨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恩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後，齊潤以他黨而外務<sup>侮同</sup>，淨覺以吾子而內畔<sup>叛同</sup>，皆足以溷亂法門，壅塞祖道<sup>溷，胡困反，濁也。</sup>。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sup>中，竹仲反，當也。</sup>，東征西伐，再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蝸蟻，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為駕御群雄之策，付託諸子之計。自荊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眾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稱為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今浙河東西<sup>浙</sup>，又音制，見《莊子》。，號為教鬻者<sup>音橫，學舍。</sup>，莫不一遵四明之道。回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噍類矣<sup>噍，才笑反，齧也。《漢書》：“項羽攻城，所過無噍類。”謂屠殺皆盡，無噍食之遺種也。</sup>。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 慈雲遵式法師

法師遵式，字知白，葉氏，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生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sup>太祖乾德元年，癸亥歲生。</sup>。稍長，不樂隨兄為

賈，潛往東山依義全師出家。全先夢有童子踞佛像之首，已而師至。年二十太平七年癸未。太宗，往禪林受具戒。明年，習律學於守初師。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道。

雍熙元年，來學四明年二十，道中夢老僧謂曰：“吾文殊和尚也。”及見寶雲，正所夢僧，即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曰，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端拱元年，寶雲入寂，師乃反天台。以苦學感疾，至於嘔血，毅然入大慈佛室，用消伏呪法。自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疾有瘳，不爾，則畢命於此。”至三七日，聞室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師益不懈。五七日，見死屍盈室，師踐之而行，其屍即沒。滿七七日，室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如寐，見一巨人，持金剛杵，以擬其口。又嘗親見觀音，垂手於師口，引出數蟲，復舒指注甘露於口，身心清涼宿疾頓愈。既而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若鴻鍾，肌如白玉。

淳化元年年二十八，眾請居寶雲，講《法華》、《維摩》、《涅槃》、《光明》，未嘗間歇。有施氏懷胎驢，日伏座下，若聽法狀，如是四旬，產已不復至。嘗往見法智，聞門外警欬，呼侍者曰：“適聞外聲，有若聖人然。”侍者亟出視，反報言：“慈雲至。”法智大驚曰：“吾兄轉報矣。”至道二年，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又自幸觀音幽贊，命匠刻旃檀像及自身頂戴之相，撰十四誓願納其腹。工有誤折所執楊枝者，師大懼，即手接之此像今在天竺懺殿。，不膠漆而合。咸正三年真宗，四明大旱，郡人請祈雨，師同法智異聞師，率眾行請觀音三昧，冥約三日不雨，當焚其軀，如期雨大至。太守蘇為建碑，以述靈異。

四年，寓慈溪大雷山，治定《請觀音消伏毒害懺儀》。五年師年四十，自淳化庚寅至咸平四年辛丑，凡十二年居四明。，歸天台主東掖。以徒屬之繁，即西隅益建精舍，率眾修念佛三昧。有白鶴廟居民甚神之，師與神授戒改祭為齋，神與民俱聽命，乃為著《野廟誌》以戒之。祥符四年，章郇公得象領那事，夏制之始，延師入景德講《止觀》。垂畢，有三沙門披納而至，請預盂蘭盆講席，揖其坐，忽不見。道經黃巖，有豕奔伏於前。推其來，乃逸於屠肆者，償其直而豢於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赤山寺瀕海而高，師遽謂人曰：“此宜建塔。”先是山巔有異光，中

有七層浮圖之形，光照海上周四十里。皆漁人之簷梁。或以語師，師喜其有先兆，遂建塔焉，於是居人感化不復為漁。時東山結懺會，天大旱，師卓錫石縫，泉即激涌<sup>今石眼泉</sup>。

七年，杭昭慶齊一，率眾致請。初杭人屢請西度，未之許，至是始見從。師嘗夢居母胎十二年，及出台入杭，果應其數。師至昭慶，大揚講說。杭俗好以酒肴會葬，師為說佛事之勝，卒變葷為齋，因為著戒酒肉慈慧法門。嘗夜施搏食於水濱，漁者聞眾鬼曰：“今夜雪甚，師不至矣。”一鬼曰：“師慈悲人，必不忘我。”須臾，師籠燈踏雪而至。

八年，蘇人以郡符迓師於開元建講，縑素畢集，不葷飲者傾市邑，屠酤不售，官監有失課之言。師辭其徒曰：“智者《遣晉王書》，有言六恨，其一謂以法集動眾妨官，為人所忌。余今德薄，安可久留。”遂幡然復杭<sup>智者《遣晉王書》云：“荊州法集，聽眾一千，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眾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五恨也。”</sup>。刺史薛顏，始以靈山命師居之，即隋真觀師所營天竺寺也。寺西有陳時所植檜，巢寇燎燬僅存枯枿。是年冬枝葉復生，因名重榮檜。賦詩刻石，以兆道場重建之瑞。治定《往生淨土懺儀》。

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詣京師，因盛稱師之道，始賜紫服。三月，天台郡人，以郡符請赴石梁壽昌講《法華》。八月過東掖，十月復歸天竺。天禧元年，侍郎馬亮守錢唐，雅尚淨業造師問道，師為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略傳》。職方郎中崔育才，問施食之道，師為觀想一篇<sup>見《金園集》</sup>。三年，丞相王文穆公撫杭<sup>名欽若，相真宗。</sup>，首率僚屬訪師山中，請講《法華》及心佛眾生三法如義。才辯清發，衣冠為之屬目。公對眾嗟賞曰：“此道未始聞，此人未始見也。”<sup>《別集》中有講題。</sup>師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陳於公。四年，公為奏賜天竺舊名，復其寺為教，而親為書額。復與秦國夫人施財六百萬以建大殿。公嘗致書問天台立教及解經義旨，與今古孰為優劣？師先答立教大義，次出諸子索車之文。錄古義一二，及慈恩破天台義，對智者正釋，並決是非。以為古今諸師，無一可取。公覽文識義，益加信喜<sup>文見《別集》</sup>。師以智者昔於天台江上護生事白於公，因奏請西湖為放生池，為主上祝壽。後文穆尹應天府，因微疾夢與師會，疾即除愈，遂奉書道其事。及移鎮江寧<sup>昇用</sup>，迓師府舍，朝夕問法，一留三月。



因為著《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心要偈》。會乾元即公以其道聞於上，乃賜慈雲之號。

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仁宗母華氏，錢塘人，其父仁德。以師熏修精進，遣使齎白金百兩，命於山中為國行懺。師為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奏天台教文，乞入大藏，事未行而公薨。天聖元年仁宗，內臣楊懷古降香入山，敬師道德復為奏之，明年始得旨入藏，賜白金百兩，飯千僧以為慶。師乃撰《教藏隨函目錄》，略述諸部文義。謂《玄義》，統明五時，廣辨八教，出世大意，蘊乎其中。《文句》者，謂以統句分節經文，荆溪各有記釋，猶五經之有《正義》也唐孔穎達為五經作《正義》。。《止觀》者，定慧之異名，即《法華》之行門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經有託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是智者說己心中所行法門，自行因果化他能所，無不具焉。又於〈普門品〉加別譯重頌，緇素皆遵誦之。

天聖四年，諫議胡則守郡，屢入山問道，欣領法要，為施金造山門廊宇。五年中秋月望之夕聖作望非，桂子降於殿庭，師取其實播種林下，乃作桂子之詩。六年正月，遣學徒往四明，致祭於法智，有祭文悼詩之作。始於寺東建日觀菴，送想西方為往生之業。九年，講《淨名經》，忽謂其徒曰：“昔在東掖講此經，夢荆溪授我經卷，及出室，視日已沒，今吾殆終此講乎？”因與眾訣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為意，今付講席，宜從吾志。”命弟子祖韻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鑪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遂作謝三緣詩，謂謝徒屬、絕賓友、焚筆硯也。是年八月，徙居東嶺之草堂。明道元年十月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以勉徒眾。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門人尚欲有禱以觀音至，師炷香瞻像祝之曰：“我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或扣其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坐逝。師嘗製龕，銘曰遐榻。既入斂，越七日，形貌如生。壽六十九，夏五十。逝之夕，山中人見大星殞於靈鷲峯，紅光赫然。稟法者，文昌等二十五人，登門學者以千數，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明年仲春四日，奉遐榻葬於寺東月桂峯下，與隋觀法師為之隣焉。

師幼善詞翰，有詩人之風，其詩集，曰《采遺》，曰《靈苑》，其雜著，

曰《金園》，曰《天竺別集》皆行於世。有貴官注《楞嚴》求師印可，師烹烈焰謂之曰：“閣下留心佛法，誠為希有。今先申三問，若答之契理，當為流通，若其不合當付此火。”官許之。師曰：“真精妙元性淨明心，不知如何注釋？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為是何義昔師注者云：“初變一為十，以三世四方互成十二；次變十為百，三世四方互成百二十；三變百為千，三世四方互成千二百，是為一根功德之數。總六根為七千二百，除眼鼻身三根，各虧四百，實得六千，為六根功德也。一為變生十百千為三疊，凡三番織成其數。”？二十五聖所證圓通，既云實無優劣，文殊何得獨取觀音？”其人罔措，師即舉付火中，於是楞嚴三關自茲而出。仁宗閱師所進《光明護國儀》，至“聖帝仁王慈臨無際”之文，撫几歎曰：“朕得此人，足以致治。”亟令宣召，則已入寂矣。

師始出家，郡校諸生，慕師才俊，勉回業儒，為詩答盧積，中有“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之句，人多誦之。常行三昧，以九十日為期，於行道四隅置鍤熾炭，遇困倦則漬手於鍤，十指唯存其三。其建光明懺殿，每架一椽一甍，輒誦大悲呪七遍，以示聖法加被不可沮壞之意。故建炎虜寇，積薪以焚，其屋儼然。暨方臘陳通之亂，三經寇火皆不能爇，至今異國相傳，目為燒不著寺。茲豈獨顯教門之神迹，誠有以彰國家之有道也。崇寧三年，賜號法寶大師。紹興三十年，特諡懺主禪慧法師，塔曰瑞光《行業曲記》、《修三昧記》、《天生諸集》、

《宗源記》。

# 三千有門頌

陳 瓘

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  
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  
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不可思議假。  
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  
一二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唯一空。  
門門一一為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  
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  
聞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  
若祇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  
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  
彼迷一心具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  
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  
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  
妙境元無空假中，而亦不離空假中。  
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  
色心絕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  
凡夫心具即佛具，取著不圓則不具。  
唯一具字顯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 天台傳佛心印記

元傳天台宗教興教大師虎谿沙門 懷則 述

“只一具字，彌顯今宗。以性具善，他師亦知；具惡緣、了，他皆莫測。”是知今家性具之功，功在性惡。若無性惡，必須破九界修惡，顯佛界性善。是為“緣理斷九”，非今所論。故《止觀》所明十乘妙觀，觀於陰等十境三障四魔，一一皆成圓妙三諦。此乃發心立行之體格，豈有圓頓更過於此？

初心修觀，必先內心，故於三科，揀却界、入，復於五陰，又除前四，的取識陰為所觀境，如去丈就尺，去尺就寸，是為總無明心。若就總明別，即第六識。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千枝百病，自然消殞。

若不入者，然後歷餘一心，例餘陰、入。乃至九境，待發方觀，不發不觀，莫不咸爾。方顯九界三道修惡，當體即是性惡法門。性惡融通，無法不趣，任運攝得佛界性善。修惡既即性惡，修惡無所破，性惡無所顯，是為全惡是惡，即義方成。

是則今家明即，永異諸師。以非二物相合，亦非背面相翻。直須當體全是，方名為即。何須斷除煩惱、生死，方顯佛界菩提、涅槃耶？

又應須了：此性善惡，在諸大乘，立名不同，廣略有異。

立名不同者：

《華嚴》云：能隨染淨緣，遂分十法界。迷則十界俱染，悟則十界俱淨。“十法界”，離合讀之，三因具足：三字合呼，九界為惡正因，佛界為善正因；“十”字獨呼，“法界”合呼，即了因；“十法”合呼，“界”字獨呼，即緣因。《法華》云“諸法實相”，不出權、實。“諸法”，是同體權中善惡緣了；“實相”，是同體實中善惡正因。九界十如即惡緣因，佛界十如即善緣因。三轉讀之，了正不缺。

《涅槃經》中，闍提、善人，二人俱有性善性惡，名為善惡緣因。三因既妙，言緣，必具了、正；言了，必具正、緣；言正，必具緣、了。一必具三，三即是一。毋得守語害圓，誣罔聖意。若爾，九界三因：性染了因、性

惡緣因、染惡不二是惡正因。豈唯局修佛界三因：性善緣因、性淨了因、善淨不二即善正因。

此性善惡，亦名性淨性穢，或名理明理暗，或名常無常雙寂之體。如《請觀音》，或單名“毒害”，毒害即性惡，皆一體之異名也。

隨機利鈍，廣略有異者：

略則十界，廣則三千。故知善惡不出十界；十界性融，互具成百；界界十如，則成千如；假名一千，五陰一千，國土一千。如此三千，現前一念修惡之心，本來具足，非造作而成，非相生而然，非相含而然。一念不在前，三千不在後；一念不少，三千不多。

須知情可破，法不可破，執法成病亦須破。是則善惡、淨穢，是法門理體，體本明淨，不斷纖毫。是則斷證迷悟，但約染淨而論。往人無擇法眼，情理不分，藥病不辨。纔聞“空、中名遮，一相不立”，便作斷滅而解；“假觀名照，三千宛然”，定謂三千立法。若三諦俱遮，又如何立法耶？迷情須破，故用即空、即假、即中，達此一念修惡之心，即是三千妙境。修惡既即性惡，是理具三千；而此修惡，便是妙事三千。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自然攝得事用三千。三千皆實，相相宛然。事理本融，非頭數法。不屬所破，寧非所顯？故曰：“諸佛不斷性惡，闡提不斷性善。”點此一意，眾滯自消。

問曰：闡提與佛，斷何等善惡？

答：闡提斷修善盡，修惡滿足；諸佛斷修惡盡，修善滿足。

問：修善、修惡既是妙事，乃屬所顯，何名所破？

答：修善惡即性善惡，無修善惡可論，斯是斷義，故諸佛斷修惡盡，闡提斷修善盡；修善惡既即性善惡，修善惡何嘗斷？斯不斷義。斷與不斷，妙在其中。

問：闡提不斷性善，修善得起；諸佛不斷性惡，還起修惡否？

答：闡提不達性善，為善所染，故修善得起，廣治諸惡；諸佛能達於惡，故於惡自在，惡不復起，廣用諸惡化度眾生，妙用無染，名惡法門。

雖無染礙之相，而有性具之相：博地但理；名字初聞；觀行未顯，驗體

仍迷；六根似發；初住分見；妙覺果成，究竟明顯。是則理須親證，其相方彰。如曹公相隱，解衣方見；事可比知，如孫、劉相顯，瞭然在目。又如全波為濕，全濕為波，波相易識，濕性難彰。

如此事理，宛有三用。只一事理三千，即空性了因，即假性緣因，即中性正因。三諦若不性具，即義何由可成？非但三千即三諦，亦乃三諦即三千。故云：“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三千即中，以中為主，即一而三，名為本有所觀妙境。以空、假即中，三皆屬性；中即空、假，還歸二修。三千即空，以空為主，名全性起修，是為因中能觀妙觀。以假、中皆空，三皆屬觀；空即假、中，還歸用、境。三千即假，以假為主，名為果上解脫大用。以中、空即假，三皆屬用；假即中、空，還歸境、觀。只一三法，各對二明，論乎三境、三觀、三用。不即不離，不縱不橫。即遮即照，二義同時。玄妙深絕，如三點伊，一不相混，三不相離，名大涅槃。

今就能觀論乎三觀，所觀即是三諦。

言三觀者：

以即空故，破染礙情，一相不立。顯此三千同一性故，一切即一，方能同居一念，派之彌合。故如眾珠咸趣一珠，畢竟清淨，非斷無空。以即假故，互具互攝，諸相宛然。顯此三千不失自體，一即一切，雖復同居一念，即之彌分。故如一珠影入眾珠，不可思議，非賴緣假。以即中故，顯此三千，非一非一切，非分非合。雙遮二邊，無有二相；雙照二諦，空、假宛然。豈同但中不具諸法？一空一切空，三觀皆空，總空觀；一假一切假，三觀皆假，總假觀；一中一切中，三觀皆中，總中觀。是則終日破相，諸法皆成；終日立法，纖塵必盡；終日絕待，二邊熾然。是為即破即立，即立即破，非破非立而破而立；亦名即遮即照，即照即遮，非遮非照而遮而照。說雖次第，行在一時。若爾，無理不立，無情不破。豈與斷無之空、賴緣之假、出二邊中同日而語耶？故曰：“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稻麻二乘，恒沙菩薩，並不能知斯義少分。

如此三千，通依諸部，的在《法華》。蓋由昔經，一有兼帶之過，二有

隔偏之失；今經非但純一無雜，復能開龕即妙，題稱妙法，良在茲焉！是知用此絕待妙法為觀體者，方譬日光不與暗共。此乃終窮究竟極說，是為佛祖正傳心印。

佛以是傳之於迦葉，迦葉以是傳之於阿難，乃至二十四代，傳之於師子比丘。師子遇難，不得其傳焉。是為金口祖承，皆見而知之者，出《付法傳》。或有前加六佛，後添四祖，說偈付法，拈華微笑，唱為教外別傳。經論無憑，人皆不許。

洎漢明夜夢，佛法流東。至北齊之間，有慧文師，因探《釋論》，悟一心三智，橫宗龍樹。推而上之，即二十四祖中第十三師。文師則聞而知之，以此授之南嶽。南嶽克證法華三昧，獲六根清淨，傳之於天台。天台靈嶽親承，大蘇妙悟，持因靜發，證不由他。故用《法華》妙旨，結成三千絕待妙觀，傳之於章安。章安結集法藏，傳之於二威。威傳左溪，左溪傳之於荊溪。荊溪廣作傳記，輔翼大義，昭如日星。復推而下之，皆見而知之者。

一家教觀，光被四海。始則安史作難，中因會昌廢除，後因五代兵火，教藏滅絕，幾至不傳。螺溪訪失舊聞，網羅天下，錢王遣使高麗、日本，教觀復還，再行江浙。傳至於四明，荊溪未記者記之，四三昧難行者悉行之，中興此道，如大明在天，不可掩也。此亦聞而知之者。

故翰林梁敬之謂之“抗折百家，超過諸說”，員外柳子厚謂之“去聖逾遠，異端並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二賢者，豈虛美而諂附之耶？

諸宗既不知性具惡法，若論九界，唯云“性起”。縱有說云“圓家以性具為宗”者，只知性具善也，不知性具惡故。雖云“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鼠啣、鳥空，有言無旨。必須翻九界修惡，證佛界性善。以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心是佛”等，乃指真心成佛，非指妄心。故有人云：即心是佛，真心耶？妄心耶？答：真心也。又有人云：“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此乃獨標清淨法身，以為“教外別傳”之宗。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然大功大用，非無報、化。若解通報、化，即滯染污，緣非護念，不能頓見法身。

是皆不出但中之義，尚未能知佛界但中性具三身，豈能知九界三身耶？

以善惡言之，偏屬性善；十界言之，偏屬佛界；真妄言之，偏屬於真；九識言之，偏屬真常淨識；四教言之，偏屬別教；陰等十境言之，屬菩薩境。未離三障四魔，何名圓頓心印？

故知諸師言即，指真即真，非指妄即真。是則合云“菩提即菩提，涅槃即涅槃”也。既非即陰而示，又無修發之相，偏指佛界真心，一破一立。若非別教緣理斷九，推與何耶？

又復不了性惡即佛性異名，煩惱心、生死色皆無佛性。煩惱心無佛性，故相宗謂定性二乘、極惡闡提不成佛；生死色無佛性，故彼性宗謂牆壁瓦礫不成佛。須破九界煩惱生死修惡，顯佛界性善佛性，故但知果地融通，不了因心本具。若爾，非但無情無性，有情亦無！何者？須約真如心說唯心，則成遮那有佛性；真常色說唯色，則成寂光有佛性。何關有情煩惱心、無情生死色耶？具如《金錘》中說。

問：有人云：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高僧所修四禪八定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頓同佛體。今此所明，何相反耶？

答：良由他人見今家立第六識為所觀陰境，乃謂權教所詮；觀第九識，方同佛體。如斯指斥，謬之甚矣！前雖已辨，今更評之。

若論境者，唯尚近要，即以第六識心以為所觀之境。知妙三識，未嘗暫離一見一思；雖唯一識，未嘗不以三識為觀，未嘗不以三識為境。若直以此心緣於佛界實相理者，如用藕絲懸山，徒增分別，絕念無由。何者？此第六識，既是見思熏起，能起忻厭分別，作善惡因，即是修惡；體此修惡，即是性惡。是為能觀觀法，復是所顯法門。故荊溪云：“忽都未聞性惡之名，安能信有性德之行？”以由修惡即性惡故，三觀十乘無惑可破、無理可顯，方名無作妙行；乃至果上普現色身，垂形九界，遊戲六道，全性惡起，得名無謀而應。若也翻惡為善，斷惡證善，因中行成有作，果上作意神通，何異外道？如此稱為頓同佛體，乃認魚目作明珠，指山鷄為鸞鳳，雖三尺童子亦知其謬！

若以性惡對乎性善，約十界次第迭論者：六界為惡，二乘為善；八界為



惡，菩薩為善；九界為惡，佛界為善。此之九一，乃是惡之際、善之極。故今所辨，蓋就極論。圓人性具善惡，故如君子不器，善惡俱能，體用不二；別人不具性惡，故如淳善人不能造惡，為無明所牽，方能造惡也。《釋論》云：“婬欲即是道，癡恚亦復然。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婬欲癡恚，修惡也；具一切佛法，即性惡也。又經曰：彈指散華、低頭合掌，皆成佛道。彈指等，修善也；皆成佛道者，即性善也。

夫如是，莫不咸使法界有情，復此本有自性而已矣！故得山林之下，草澤之士，精究佛乘，弘宣聖化。或於師門，耳提面命，見而知之；或於經疏，研幾索隱，聞而知之。見聞之間，兩心相照，玄領默契，名之為傳；我心本具，不從他得，名為不傳；心雖本具，點示方知，是為傳此不傳之妙。如印印心，是名心印。知此者，名妙解；行此者，名妙行；證此者，名妙果。如此，則能事畢矣！

如上所論，且在自行，未涉化他。何者？迦葉於譬說中，一聞即悟，不假修持，具領五時施化，故曰：“說法據此故，施開自在。”遂蒙如來述成、授記。故知迦葉傳此心印，的在《法華》。聞譬者，妙解也；悟入者，妙果也。故曰：“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迦葉既爾，餘可例然。金口既然，今師亦爾。北齊，一披其文，朗然大悟；南嶽，九旬乃證；天台，二七方克。故知從聞而思，思修而證，根性不同，證有遲速。

若論化他，名為付託，亦曰囑累。仍有通別：通該四眾，別在迦葉。如〈勸持〉讀誦，〈囑累〉流通，乃至“餘深法中示教利喜”，聲聞則具有八千，菩薩則無量無數。別則唯在迦葉，付囑不局一處。故《涅槃》中，雖不在會，欲令四眾咸知敬信有在，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以付摩訶迦葉。”又《付法傳》云：“化緣將畢，垂當滅度，告大弟子摩訶迦葉：‘如我今者，將般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若爾，經必有文，不盡度耳。所以獨付迦葉者，有三意故：一者，如來緣謝，迦葉緣興；二者，迦葉苦行，能令佛法久住；三者，附於小果，化導易行。例如淨明德佛付囑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廣令流布是也。蓋由緣不在彼，是以付託於斯。豈傳佛心印獨在迦葉，餘皆不了耶？世人昧此，欺罔聖

賢，妄生戲論，未能知此自行化他的傳之旨也！

嗚呼！是為一家古今絕唱，佛祖正傳。但白雪陽春，唱高和寡耳！

則幸逢嘉運，不辭鄙陋，輒憑紙墨，以廣見聞。効《法華》若田若里、《涅槃》若樹若石。或生謗毀，庶幾強毒。如獸渡河，豈敢顧於濡尾者也？

天台傳佛心印記終

##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

我聞如是：

釋迦牟尼佛悲門三昧觀眾生品本起經中說：佛從癸丑年七月七日入胎，至甲寅年四月八日生；至壬申年，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家；至癸未年，年三十，是臘月月八日得成道；至癸酉年，年八十，二月十五日方便入涅槃。

正法從甲戌年至癸巳年，足滿五百歲止住；像法從甲午年至癸酉年，足滿一千歲止住；末法從甲戌年至癸丑年，足滿一萬歲止住。入末法過九千八百年後，月光菩薩出真丹國，說法大度眾生，滿五十二年入涅槃，後《首楞嚴經》、《般舟三昧》先滅不現，餘經次第滅，《無量壽經》在後，得百年住，大度眾生，然後滅去，至大惡世。我今誓願持令不滅，教化眾生，至彌勒佛出。佛從癸酉年入涅槃後，至未來賢劫初，彌勒成佛時，有五十六億萬歲。我從末法初始，立大誓願，修習苦行，如是過五十六億萬歲，必願具足佛道功德，見彌勒佛，如願中說。入道之由，莫不行願。早修禪業，少習弘經，中間障難事緣非一，略記本源，兼發誓願及造金字二部經典。

稽首歸命十方諸佛。

稽首歸命十二部經。

稽首歸命諸大菩薩、四十二地諸賢聖僧。

稽首歸命一切緣覺、聲聞學無學眾。

又復稽首梵釋四王、天龍八部、冥空善神、護法大將。

慧思自惟：有此神識無始已來，不種無漏善根，是故恒為愛見所牽，無明覆蔽，致令虛妄生死日增，苦輪常轉，未曾休息，往來五道，橫使六識輪迴六趣，進不值釋迦出世，後復未蒙彌勒三會，居前後眾難之中。又藉往昔微善根力，釋迦末世得善人身，仰承聖教之所宣說。

釋迦牟尼說法住世八十餘年，導利眾生，化緣既訖，便取滅度。滅度之後，正法住世逕五百歲；正法滅已，像法住世逕一千歲；像法滅已，末法住世逕一萬年。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歲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生，至年十五出家修道，誦《法華經》及諸大乘，精

進苦行。

至年二十，見世無常，眾生多死，輒自思惟：此身無常、苦、空、無有我人，不得自在，生滅敗壞，眾苦不息，甚可怖畏。世法如雲，有為難信，其愛著者，即為煩惱大火所燒；若棄捨者，則至無為涅槃大樂。一切眾生迷失正道，永無出心。我為眾生及為我身求解脫故，發菩提心，立大誓願，欲求如來一切神通。若不自證，何能度人？先學己證，然後得行自求道果。為度十方無量眾生，為斷十方一切眾生諸煩惱故，為令十方無量眾生通達一切諸法門故，為欲成就十方無量一切眾生菩提道故，求無上道；為首楞嚴，遍歷齊國諸大禪師學摩訶衍，恒居林野，經行修禪。

年三十四時，在河南兗州界論義故，遭值諸惡比丘，以惡毒藥令慧思食，舉身爛壞，五臟亦爛，垂死之間，而更得活。初意欲渡河遍歷諸禪師，中路值此惡毒困藥，厭此言說，知其妨道，即持餘命還歸信州，不復渡河，心心專念，入深山中。欲去之間，是時信州刺史共諸守令苦苦留停，建立禪齋，說摩訶衍義，頻經三年，未曾休息。梁州許昌而復來請，又信州刺史復欲送啟，將歸鄴郡。慧思意決，不欲向北，心欲南行，即便捨眾，渡向淮南山中停住。從年二十至三十八，恒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覲供養諸大禪師，遊行諸州，非一處住。是時，國敕喚國內一切禪師入臺供養，慧思自量，愚無道德，不肯隨敕，方便捨避，渡淮南入山。

至年三十九，是末法一百二十年，淮南郢州刺史劉懷寶共遊郢州山中，喚出講摩訶衍義。是時，為義相答，故有諸法師起大瞋怒，有五人惡論師以生金藥置飲食中，令慧思食，所有餘殘，三人噉之，一日即死。慧思于時身懷極困，得停七日，氣命垂盡，臨死之際，一心合掌，向十方佛懺悔，念般若波羅蜜，作如是言：“不得他心智，不應說法。”如是念時，生金毒藥即得消除，還更得差。從是已後，數遭非一。

年至四十，是末法一百二十一年，在光州開岳寺，巴子立五百家共光州刺史請講摩訶衍《般若波羅蜜經》一遍。

至年四十一，是末法一百二十二年，在光州境大蘇山中講摩訶衍義一遍。

至年四十二，是末法一百二十三年，在光州城西觀邑寺上又講摩訶衍義

一遍。是時，多有眾惡論師競來惱亂，生嫉妒心，咸欲殺害，毀壞般若波羅蜜義。我於彼時起大悲心，念眾惡論師，即發誓願，作如是言：“誓造金字《摩訶般若》及諸大乘，琉璃寶函奉盛經卷，現無量身於十方國土講說是經，令一切眾惡論師咸得信心，住不退轉。”

至年四十三，是末法一百二十四年，在南定州，刺史請講摩訶衍義一遍。是時，多有眾惡論師競起惡心，作大惱亂，復作種種諸惡方便，斷諸檀越，不令送食。經五十日，唯遣弟子化得，以濟身命。于時發願：“我為是等及一切眾生，誓造金字摩訶衍《般若波羅蜜》一部，以淨琉璃七寶作函，奉盛經卷。眾寶高座，七寶帳蓋，珠交露幔，華香瓔珞，種種供具，供養《般若波羅蜜》。然後我當十方六道普現無量色身，不計劫數，至成菩提，當為十方一切眾生講說《般若波羅蜜經》。於是中間，若作法師，如曇無竭；若作求法弟子，如薩陀波崙。”發願之後，眾惡比丘皆悉退散。發此願已，即便教化，作如是言：“我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至年四十四，是末法一百二十五年，太歲戊寅，還於大蘇山光州境內唱告諸方：“我欲奉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須造經首，誰能造者？”時有一比丘，名曰僧合，而忽自來，作如是言：“我能造金字《般若》。”既得經首，即遍教化諸州刺史及土境人民白黑道俗，得諸財寶，持買金色，造作經用。從正月十五日教化至十一月十一日，於南光州光城都光城縣齊光寺，方得就手，報先心願，奉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部，并造琉璃寶函盛之。即於爾時發大誓願：願此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及七寶函，以大願故，一切眾魔諸惡災難不能沮壞。願於當來彌勒世尊出興于世，普為一切無量眾生說是《般若波羅蜜經》時，

以我誓願，金字威力，當令彌勒，莊嚴世界，六種震動。大眾生疑，稽首問佛：有何因緣，大地震動？唯願世尊，敷演說之！時彌勒佛，告諸弟子：汝等應當，一心合掌，諦聽諦信。過去有佛，號釋迦文，出現世間，說是般若，波羅蜜經，廣度眾生。彼佛世尊，滅度之後，正法像法，皆已過去，遺法住世，末法之中。是時世惡，五濁競興，人命短促，不滿百年，行十惡業，共相殺害。是時般若，波羅蜜經，

興于世間。時有比丘，名曰慧思，造此摩訶，波羅蜜經，黃金為字，琉璃寶函，盛此經典，發弘誓願：我當度脫，無量眾生，未來賢劫，彌勒出世，說是摩訶，般若經典，波羅蜜經。我以誓願，金經寶函，威神力故，當令彌勒，七寶世界，六種震動。大眾生疑，稽首問佛：唯願說此，地動因緣！時佛世尊，告諸大眾：汝等當知，是彼比丘，願力因緣，金經寶函，今欲出現。大眾白佛：唯願世尊，以神通力，令我得見，金經寶函！佛言汝等，應當一心，禮過去佛，釋迦牟尼，亦當一心，專念般若，波羅蜜經。佛說是時，大地以復，六種震動，出大光明，普照十方，無量世界，其香殊妙，超過栴檀，百千萬倍。眾生聞者，發菩提心，琉璃寶函，現大眾前，唯可眼見，無能開者。時諸大眾，踊躍歡喜，俱白佛言：唯然世尊！云何得見，般若經文？彌勒佛言：彼造經者，有大誓願，汝等應當，一心念彼，稱其名號，自當得見。說是語時，一切大眾，稱我名號：南無慧思！是時四方，從地涌出，遍滿虛空，身皆金色，三十二相，無量光明，悉是往昔，造經之人。以佛力故，寶函自開，出大音聲，震動十方，一切世界。于時金經，放大光明，無量眾色，猶如大雲，流滿十方，一切世界，種種音聲，普告眾生，復有妙香，悅可眾心。是時眾生，以我願力，及睹地動，又見光明，聞香聲告，得未曾有，身心悅樂。譬如比丘，入第三禪，即于是時，悉得具足，三乘聖道，乃至具足，一切種智。此願不滿，不取妙覺。又願十方，諸佛世尊，說此般若，波羅蜜處，一切皆如，彌勒大會。若使十方，無量諸佛，一時說法，亦願此經，一時皆得，普現於前。一一瑞相，諸佛大會，等度眾生。一一世尊，皆稱釋迦，及我名字，亦如彌勒，大會無量。若不爾者，不取妙覺。又願當來，十方國土，函及經卷，無量名字，隨諸國土，人量大小，人身大處，函及經卷，文字亦大；人身小處，函及經卷，文字亦小。隨其國土，眾寶中精，人所貴者，般若力故。函及經卷，文字變作，上妙珍寶，終不常為，琉璃金字。書經之紙，為金剛精，不可損壞。至於未來，不可思議，無量劫數，十方世界，有佛出世，說是般若，

波羅蜜處，亦復如是。若不爾者，不取妙覺。願於來世，十方國土，諸佛世界，皆稱釋迦，如來名號，金經寶函，及我名字，是故音聲，遍至十方，一切世界，眾生普聞，皆得入道。若有眾生，不入道者，種種方便，神足變化，而調伏之，必令得道。若不爾者，不取妙覺。又復發願：我今入山，懺悔一切，障道重罪，經行修禪，若得成就，五通神仙，及六神通，闍誦如來，十二部經，并誦三藏，一切外書，通佛法義，作無量身，飛行虛空，過色究竟，至非非想，聽采諸天，所說法門。我亦於彼，向諸天說，所持佛經，還下閻浮，為人廣說。復至三途，至金剛際，說所持法，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十方國土，亦復如是。供養諸佛，及化眾生，自在變化，一時俱行。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上妙栴檀為高座，眾彩雜色以莊嚴，上妙七寶為帳蓋，眾寶莊嚴放光明。閻浮檀金為經字，琉璃水精為經函，敬諸佛法好供養，然後說法化眾生。無前無後無中間，一念心中一時行，我今入山為學此，非為幻惑誑眾生。若有惡人障礙我，令其現世不吉祥，備受種種諸惡報，若不改心自中傷，死墮地獄入鑊湯，謗法罪報劫數長。願令彼發菩提心，持戒修善至道場。我為眾生行此願，令佛法藏得久住，惡人嫉妒橫惱亂，妨廢修行不得作。若得好人擁護我，諸天善神為佐助，令其護法得久住，後生淨土得佛道，令其修道速成就。我無二心發此願，願令眾生識果報。

又復發願：十方諸佛，自當證知，我今為此，摩訶般若，妙法蓮華，二部金字，大乘經故，欲於十方，廣說法故。三業無力，不得自在，不能十方，一時出現，調伏身心，及化眾生。今故入山，懺悔修禪，學五通仙，求無上道，願先成就，五通神仙，然後乃學，第六神通。受持釋迦，十二部經，及十方佛，所有法藏，并諸菩薩，所有論藏，辯說無礙，十方普現，供養諸佛。於惡世中，持釋迦法，令不斷絕；於十方佛，法欲盡處，願悉在彼，持令不滅。誓願此土，具足十地，種智圓滿，成就佛地，是故先作，長壽仙人，藉五通力，學菩薩道。自非神仙，不得久住，為法學仙，不貪壽命，誓以此身，未來賢劫，

見彌勒佛。若不爾者，不取妙覺。誠心發願：願我當來，賢劫之初，彌勒世尊，成佛道已，為大眾說，小品經時，我以今日，發誓願力，醜陋之形，卑小色陰，見彌勒佛。以誓願力，更立一身，色像無比，過於人天，無量辯才，神通變化，隨意自在，見彌勒佛。以此二身，一時見佛，以誓願力，卑小醜身，亦能變化，具足成就，無礙神通，諸波羅蜜。以造金字，誓願之力，在彌勒前，二身一時，普現變化，遍滿十方，廣說深法，摩訶般若，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及神通事。度眾生已，忽然不現。願彌勒佛，為諸大眾，說我今身，發願因緣。若不爾者，誓不成佛。又復發願：我今稽首，誠心懺悔，從無始劫，至于今身，多作冤對，惱他因緣，見他修善，為作障礙，壞他善事，不自覺知。自恃種姓，盛年放逸，以勢陵他。不思道理，信邪倒見，事外道師，於三寶中，多作留難。久積罪業，報在今身，是故稽首，誠心懺悔。十方諸佛，一切賢聖，梵釋四王，天龍八部，護法善神，冥空幽顯，願為證明，除障道罪，身心清淨。從今已後，所作吉祥，無諸障礙。願在深山，思惟佛道，願得甚深，諸禪解脫，得神通力，報諸佛恩，誓於此身，得不退智。若不爾者，誓不成佛。

又願一切十方國土，若有四眾比丘、比丘尼及餘智者受持讀誦《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若在山林曠野靜處、城邑聚落，為諸大眾敷揚解說，有諸魔眾競來惱亂破壞般若波羅蜜，是人若能一心合掌，稱我名字，即得無量神通。我於爾時亦作化人，在彼眾中現為眷屬，稱彼弟子，降伏眾魔，破諸外道，令彼智者大得名稱。

我時復為化作四眾，山林聚落，處處皆現，為作衛護，或作大力鬼神王像，或作沙門，或作居士，或作國王、大臣、宰相，敕令國內治罰一切破戒惡人。若有剛強不改心者，或令現入阿鼻地獄，種種逼切，必令改心，還令歸命彼說法者，叩頭求哀，為作弟子，乃可放耳，令諸惡事變為吉祥。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我從發心，所有福業盡施眾生，至於當來彌勒世尊出世之時，具足十地，入無垢位，於授記人中，最為第一。於未來世，過算數劫，得成佛道時，不



可思議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超殊十方嚴淨世界。過此之外所有穢土，以我願力，令諸眾生雖一處住，所見各異，調伏惡人，發菩提心。即發心已，見諸穢惡，悉皆當淨，七寶華果，應時具足，無有四時差別之異。所住國土，天人之類，同一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六神通，與佛無異，除佛智慧，無能知者。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皆悉發願來生我國，一切具足普賢之道。隨其本願，修短自在，色身相好，智慧神通，教化眾生，等無差別。飲食衣服，應念化現，不須造作。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字，持戒精進，修行六度，受持我願，稱我名字，願見我身，修行七日至三七日，即得見我，一切善願具足。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十方世界若有眾生具五逆罪，應墮地獄，臨命終時，值善知識，教稱我名，罪人聞已，合掌稱名，聲聲不絕，經十念頃，命欲終時，即得見我，迎其精神，來生我國，為說大乘。是人聞法，得無生忍，永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世界清淨，無三惡道，亦無女人。一切眾生，皆悉化生，三十二相，飛行自在。光明普照，無有日月，七寶國土，無諸穢惡。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在大地獄，聞我名字，即得解脫。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墮餓鬼中，百千萬劫，乃至不聞飲食之名，恒為熾然饑火所燒，受大苦惱，聞我名字，即得飽滿，得正念力，捨餓鬼身，生人天中，發菩提心，至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以惡業故，墮畜生中，受種種苦，聞我名字，眾苦永滅，即得人天端正之身，即聞正法，具足聖道。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牢獄繫閉，鞭撻楚毒，稱我名字，發菩提心，而得解脫，瘡癩亦滅，因是發心，住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眾生，橫被繫縛，遇大禍對，若有罪、若無罪，臨當刑戮，稱我名字，彼所執刀杖、杻械、枷鎖，皆悉摧碎，即得解脫，發菩提心，住不退轉。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一切十方無量眾生百千病苦及以業障，諸根不具，稱我名字，執持不忘，正念思惟，病苦消滅，諸根具足，即得平復。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比丘，在山林中讀誦《般若》及諸大乘，修學禪定及神通力，宿罪障故，修不能得。於日夜中，應各三時稱十方佛，持我名字，是人心願，種種所求，即得具足。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我得佛，十方世界六道眾生聞我名字，即發無上菩提之心，住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得佛時，無量光明常照一切。若諸四眾求佛道者聞我名字，修行我願，應時即得十地具足，入如來慧。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諸佛皆共稱揚，說我本願及佛功德，眾生聞者，即得受記。此願不滿，不取妙覺。

我未來世得成佛時，為大眾說般若波羅蜜，十方世界六種震動，金經寶函於前涌現，為大眾演說本願因緣，如諸佛會，等無有異。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如我所發上來諸願，求佛道故，不計劫數，勤修方便，學習種種微妙法門。為眾生故，起大悲心，常無懈倦，功德智慧皆悉滿足，如上諸願，必剋不虛。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誓於此生得大仙報，獲六神通，種種變化，十方六道，普現色身，一時說法，眾生聞者，得不退轉，速成菩提。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從此願後，金經文字，琉璃寶函，為說《般若》。七寶帳蓋，金銀鈴網，敷座寶物，及諸一切供養之具，若有惡人來欲偷劫此諸寶物，令此惡心時，心痛悶絕，或復顛狂亂語，自說其罪。手觸此物，手即碎折；惡眼視者，兩眼盲瞎；惡言毀謗，即令惡人口啞無舌。若惡心來，欲作惱亂，作諸障礙，兩腳雙折，或復病癩，或復生入阿鼻地獄，發大惡聲，交徹四方，令諸惡人皆見此事。令法久住，護正法故，化眾生故，發如是願。我無惡心，亦無嫉妒，十方賢聖自當證知。欲重宣願意，而說偈言：

願得身心證，般若波羅蜜，具足無量義，廣為眾生說。

願得身心證，般若波羅蜜，未來賢劫初，得見彌勒佛，  
於受記人中，名號最第一，具足諸禪定，神通波羅蜜。  
願我從此生，修一切苦行，為求佛道故，不顧於身命。  
過五十億萬，如是世數中，為道修苦行。復過六億萬，  
爾乃至賢劫，得見彌勒佛，具一切種智，受記最第一。  
決誓後賢劫，具六波羅蜜，自在神通力，等齊十方佛。  
誓在賢劫初，說法度眾生，以此誓願力，轉無上法輪，  
住壽無量劫，常住不涅槃，應化遍十方，忍苦為眾生。  
世界甚清淨，眾生皆化生，又無三惡道，亦無諸女人，  
天人同一類，相好如世尊，悉具如意通，智慧亦同然。  
生即能飛行，亦具足諸禪，等齊佛菩薩，無二乘聲聞。  
十方世界中，諸不淨穢土，三障惡眾生，不聞三寶名，  
以大誓願力，慈悲等化之，轉穢為淨土，眾生亦齊平，  
天人等無差，飛行放光明，女悉變為男，斷三惡道名。  
十方大地獄，我悉於中行，教化諸罪人，悉令生人天，  
應時齊菩薩，不作二乘人，畜生及餓鬼，轉報亦同然。  
十方世界中，若有一國土，眾生不如此，誓不成正覺。  
十方世界中，若有惡國土，眾生皆邪見，剛強無善心，  
我以誓願力，神通摧伏之，種種苦逼切，必令歸三寶，  
或先同其事，方便引導之，既悅可其心，轉令入佛道。  
十方世界中，剛強惡眾生，三途及八難，悉聞我名字，  
柔化及苦切，必令入佛道，或先隨其意，後令斷煩惱。  
十方世界中，若有刀兵劫，國國相殺害，人民皆饑饉，  
或現作猛將，降伏使安和，五穀悉豐熟，萬民心安寧；  
或復方便化，作天龍神鬼，方便治惡王，及其惡人民，  
遍歷惡國土，隨我本願行，降伏一闍提，悉發菩薩心。  
十方世界中，淨土諸如來，悉在大眾中，稱歎我名號。  
彼諸佛世尊，我悉到其所，供養及奉侍，無前後中間，

於一念心中，現一切色身，持一切供養，供養諸世尊。  
受持佛法藏，及以化眾生，供養諸菩薩，亦供養聲聞。  
以此方便力，願速成菩提，未來賢劫初，見彌勒世尊。  
誓願賢劫中，具三十七品，獲大神通力。在賢劫數中，  
我從初發心，乃至得菩提，於其兩中間，為道學苦行。  
捨名聞利養，捨一切眷屬，悉常在深山，懺悔障道罪。  
若得神通力，報十方佛恩，願持釋迦法，常住不滅盡，  
至彌勒出世，化眾生不絕。誓於此生作，長壽五通仙，  
修習諸禪定，學第六神通，具足諸法門，成就等覺地，  
妙覺常湛然，以此度眾生。諸佛無優劣，但隨本願行，  
隨諸佛方便，示現種種名。

我今入山修習苦行，懺悔破戒障道重罪，今身及先身，是罪悉懺悔。為護法故，求長壽命，不願生天及餘趣。願諸賢聖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療治眾病除饑渴，常得經行修諸禪。願得深山寂靜處，足神丹藥修此願，藉外丹力修內丹。欲安眾生先自安。己身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

以此求道誓願力，作長壽仙見彌勒，不貪身命發此願，既是凡夫未得道，脫恐捨命生異路，輪迴六趣妨修道。諸法性相雖空寂，善惡行業必有報，誓願入山學神仙，得長命力求佛道。若得此願入龍宮，受持七佛世尊經，過去未來今諸佛，所有經藏我悉持。一切十方世界中，若有佛法欲滅處，我願持讀令不滅，為彼國土人廣說。十方世界惡比丘，及以邪見惡俗人，見行法者競惱亂，我當作助摧伏之，令說法者得安隱，降伏惡人化眾生。稽首十方現在佛，菩薩緣覺及聲聞，梵王帝釋四天王，護法大將及金剛，五通神仙及地神，六齋使者及冥官，一切護法諸善神，我今懺悔障道罪，願為證明除癡愆。為求道故早成仙，宣暢廣說釋迦法，不計劫數報佛恩。為護正法發此願，故造金字般若經。為護眾生及己身，復造金字法華經。為大乘故入深山，願速成就大仙人，壽命長遠具神通，供養十方諸世尊。未來賢劫彌勒佛，為大眾說般若經，以我誓願神通力，金經寶函現其前，從地涌出住空中，大地震動放光明，遍照十方諸世界，種種妙音告眾生，

稱揚讚歎釋迦法，三途八難悉解脫。彌勒會前現此事，十方佛前亦復然，願諸世尊說我願，以此因緣度眾生！發大誓願修此行，願速成就大仙人！為護正法求此願，願佛哀愍令速成！諸佛世尊同證知，梵釋四王為證明，日月參辰及星宿，金剛大士及神仙，五嶽四海及名山，諸大聖王亦證明。願以慈悲擁護我，令此誓願速得成！

應常念本願，捨諸有為事，名聞及利養，乃至惡弟子，內外悉應捨，專求四如意，八種自在我，五眼及種智，為佛一切智，當發大精進，具足神通力，可化眾生耳。當念十方佛、海慧諸大士。世間所有道俗殷勤請講供養者，乃至強勸請令講經者，此等道俗皆非善知識，是惡知識耳。何以故？皆是惡魔所使。初即假作殷勤，似有好心，後即斗生忿怒。善惡二魔俱非好事，從今已後不應信此。所有學士亦復如是，皆不可信，如怨詐親。苦哉，苦哉！不可思議諸王刹利處皆亦復如是。擇！擇！擇！擇！

## 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

夫欲念誦，滅罪障，助菩提，應須發願。

先淨三業，十指合掌，面向諸佛，口陳辭句，作如是言：

弟子比丘某甲<sup>餘眾各准此稱名</sup>，稽首和南：一心歸命盡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尊法、般若、十二部經真淨妙法、諸大菩薩摩訶薩眾、諸賢聖僧、常住三寶。唯願神力慈哀護念，願當證知，以此念誦善根功德，專用莊嚴四恩三有，盡十方法界一切眾生。願共法界諸眾生等，從無始已來，至於今日，昏沈倒惑，六根三業造一切障道之罪，若麤若細，齊佛所知，一時消滅。生生世世永離地獄、餓鬼、畜生身，永離女人身，永離邊地下賤八難身。

願共法界諸眾生等，若於此生，若於餘生，常值善知識，常聞無上大乘正法，即於此身，悟解常住佛性大涅槃海，一切諸法本來寂滅，具大菩提，了達根塵能所，一念起心具一切法，百界三千空、假、中，即法界印，不可思議。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體權識實，發大菩提心。上求下化，拔生死苦，與究竟樂。修牢強精進，四種三昧，只不思議一觀三觀，觀不思議一諦三諦，觀諦冥一，即四魔三障，歷緣對境，以妙十法成圓乘。行解更資，心心明寂，發真中道，開佛知見，心心現前，所有慧身不由他悟，自然流入薩婆若海，住無生忍，具大智慧，成摩訶衍，通達漸頓諸教，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恒沙佛法一心中曉。覺佛慈悲，無諸慳吝，說於止觀，遍施一切，開門傾藏，捨如意珠，理即、名字、觀行、相似、分真、究竟，圓伊三點不縱不橫，正法大城，金剛寶藏，一切佛法，自行化他，一生有辦。設未明了，非因之因，從因感果；不果之果，獲勝果報。

願共法界諸眾生等，臨命終時，七日之前，自知時節，心不顛倒，心不錯亂，心不共念。身心無諸苦痛，跏趺正念，身心安樂，入深三昧，見十方佛。願彌陀世尊、三世諸佛、觀音、勢至諸大菩薩、一切聖眾，不捨本誓，悉現在前，同時放大光明，照觸身心，所有罪障一時消滅，諸根豁然，深入知見。以大神力攝受身心，授金色手，摩頂接引，歡喜踊躍，乘佛願力，坐金剛臺，隨從如來聖眾，於一念頃，上品上生西方阿彌陀佛極樂世界，金蓮

化生，悟入無生寂滅諸忍，超登上地，獲六神通，住首楞嚴，不動法性，於一念頃，遊歷十方，奉事三世一切諸佛，一一佛前，悉有我身修諸供養。聞法受記，一時普能受持三世如來甚深法海，即自明解，不由他悟。大願、大莊嚴、大智斷、大遍知、大道、大用、大權實、大利益、大無住，諸佛所有一切波羅蜜行，一時修習。與文殊、普賢等諸大士為伴侶，具足一切諸菩薩無量無邊廣行願，得諸大陀羅尼門、諸三昧門，普知諸佛刹，嚴淨佛國。於剎那頃，普於十方一切微塵道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度脫眾生。無緣慈悲，普覆法界，不動真際，普入三世，度脫一切眾生。或作佛身，施權實；或為九界像，對揚漸頓、請轉漸頓、弘通漸頓。三輪攝化，攝化無窮，同虛空遍界而作佛事。從本垂迹，攝迹還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自他行圓，常住秘藏，法界怨親，同斯願海。

## 普賢菩薩發願文

天台 智者大師 撰

稽首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願當證知某甲，諸佛所有一切波羅蜜行，我今然當如彼修學，唯願諸佛如來慈悲哀念我！願於菩提心，得大固力；於不可思議諸佛法中，得深信力；於多聞中，得不忘力；於往來生死中，得無疲倦力；於諸眾生中，得堅大悲力；於布施中，得堅捨力；於持戒中，得不壞力；於忍辱中，得堅受力；魔不能壞，得智慧力；於深法中，得信樂力。

一者、願我於一切生處、一切法中，常得供養十方一切諸佛，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二者、願我受持如來甚深法海，即自明解，不由他悟，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三者、諸佛坐道場處，願我於中作攝法上首，請轉法輪，度脫眾生，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四者、願我修行一切諸菩薩無邊廣大願，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五者、願我教化一切眾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悉皆令入無餘涅槃，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六者、願我生諸佛刹，如對目前，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七者、願我嚴淨諸佛如來甚深刹海，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八者、願我與一切諸菩薩同行，集諸善根，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九者、願我所有身口意業，眾生見聞，皆獲利益，如藥樹王，無空過者，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十者、願我於一切微塵道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度脫眾生，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佛子若能發此十大願者，百萬阿僧祇願門皆悉見發。願以此廣大誓願、種種善根迴向一切眾生，願皆永離三惡道苦，具足普賢菩薩行願。我又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不求世間二乘果報。我又以此善根迴向真如法界海，真如無滅、無漏無為，不可破壞，願我善根亦復如是。如三世諸佛迴向，我亦如是迴向。迴向已，歸命禮三寶。



##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門人灌頂撰

大師諱智顛，字德安，俗姓陳氏，潁川人也。高宗茂績，盛傳於譜史矣。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父起祖，學通經傳，談吐絕倫，而武策運籌偏多勇決。梁湘東王蕭繹之荊州，列為賓客，奉教入朝領軍。朱異見而歎曰：“若非經國之才，孰為英王之所重乎？”孝元即位，拜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縣開國侯。母徐氏，溫良恭儉，偏勤齋戒。夢香煙五彩，輕浮若霧，縈回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因覺體重。至於載誕，夜現神光，棟宇煥然，兼輝鄰室。鄰里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眼有重瞳，父母藏護，不欲人知，而人自知之矣。至年七歲，喜往伽藍，諸僧口授《普門品》，初啟一遍即得。而父母遏絕，不聽數往。每存理所誦，而惆悵未聞，奄忽自然通餘文句。後以經驗，無所遺失。鄉閭嗟異：“溫故知新，其若此乎！”

年十五，值孝元之敗，家國殄喪，親屬流徙。歎榮會之難久，痛凋離之易及。於長沙像前發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為己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宅庭，授金色手，從窗隙入，三遍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雖惟將順，而寢哺不安。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曉夜禮誦，念念相續。當拜佛時，舉身投地，恍焉如夢，見極高山，臨於大海，澄渟蔚鬱，更相顯映。山頂有僧，招手喚上，須臾申臂至於山麓，接引令登，入一伽藍。見所造像，在彼殿內。夢里悲泣，而陳所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不唐世間四事恩惠。”申臂僧舉手指像，而復語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既從寤已，方見己身對佛而伏，夢中之淚委地成流，悲喜交懷，精勤逾至。後遭二親殄喪，丁艱荼毒。逮於服訖，從兄求去。兄曰：“天已喪我親，汝重割我心。既孤更離，安可忍乎？”跪而對曰：“昔梁荆百萬，一朝僕妾。於時久役江湖之心，不能復處礪磊之內。

欲報恩酬德，當謀道為先，唐聚何益？銘肌刻骨，意不可移。”

時王琳據湘，從琳求去。琳以陳侯故舊，又嘉此志節，資給法具，深助隨喜。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後詣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義經》、《普賢觀經》，曆涉二旬，三部究竟。進修“方等懺”，心淨行勤，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妙飾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身在高座，足躡繩床，口誦《法華》，手正經像。是後心神融淨，爽利常日。逮受具足，律藏精通。先世萌動，而常樂禪悅，怏怏江東無足可問。

時有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名高嵩嶺，行深伊洛。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稀有能有，事彰別傳。昔在周室，預知佛法當禍，故背北遊南，意期衡嶽，以希棲遁，權止光州大蘇山。先師遙餐風德，如饑渴矣。其地乃是陳、齊邊境，兵刃所沖，而能輕於生，重於法，忽夕死，貴朝聞，涉險而去。初獲頂拜，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迫，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如教研心。於時但勇於求法，而貧於資供。切柏為香，柏盡則繼之以栗；卷簾進月，月沒則燎之以松。息不虛黠，言不妄出。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諸佛同贊：“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長風之遊太虛。將證白師，師更開演，大張教網，法目圓備。落景咨詳，連環達旦。自心所悟，及從師受，四夜進功，功逾百年。問一知十，何能為喻！觀慧無礙，禪門不壅，宿習開發，煥若華敷矣。思師歎曰：“非爾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群萬眾，尋汝之辯不可窮矣。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

時有慧邈禪師，行矯常倫，辯迷時聽。自謂門人曰：“我所敷弘，真獅子吼。他之所說，是野幹鳴。”心眼未開，誰不惑者？先師正引經文，傍宗擊節，研核考問，邈則失征。揚簸慧風，則糠秕可識；淘汰定水，故砂礫易明。於是迷徒知反，問津識濟。仍於是夜，夢見三層樓閣。邈立其下，已坐其上。又有一人攘臂怒目曰：“何忽邈耶？何疑法耶？宜當問我。”先師設

難數關，賓主往復，怒人辭窮理喪，結舌亡言。因誡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誡已，不復見邈，及與怒人。夕有聞者，謂為諂寤。旦詣思所，具陳是相，師曰：“汝觀《般若·不退品》，凡幾種行類相貌。《九十六道經》云：‘人若說法，神助怖之。’汝既晝折慢幢，夜驅惡黨。邪不幹正，法應爾也。”

思師造金字《大品經》竟，自開玄義，命令代講。是以智方日月，辯類懸河，卷舒稱會，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咨審，餘悉自裁。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贊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慧曠律師，亦來會坐。思謂曰：“老僧嘗聽賢子法耳。”答云：“禪師所生，非曠之子。”又曰：“思亦無功，《法華》力耳。”代講竟，思師誡曰：“吾久羨南衡，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甚適我願。吾解不謝汝，緣當相揖。今以付屬汝，汝可乘法逗緣，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也。”

既奉嚴訓，不得扈從衡嶽。素聞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孤付囑。仍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陳都。然上德不德，又知音者寡。有一老僧，厥名法濟，即何凱之從叔也。自矜禪學，倚臥問言：“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詮練無常，此何禪也？”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闖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疑。”濟驚起謝曰：“老僧身嘗得此定，向靈耀則公說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未聞，非直善知法相，亦乃懸見他心。”濟以告凱，凱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成蹊。

大忍法師，梁、陳擅德，養道開善，不交當世。時有義集，來會蔣山。雖有折角重席，忍無所容，與先師觀慧縱橫，聽者傾耳。眾咸彈指合掌，皆言聞所未聞。忍歎曰：“此非文疏所出，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緣。豐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慶餘暉之有幸，使老疾而忘疲。”先達稱詠，故頌聲溢道。於時長幹慧辯，延入定熙。天宮僧晃，請居佛窟。皆欲舍講習禪，緣差永恨。面而誓曰：“今身障隔不遂，稟承後世弘通，必希汲引。”

僕射徐陵，德優名重。夢其先門曰：“禪師是吾宿世宗範，汝宜一心事之。”既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序，拜不避泥水。若蒙書疏，則洗手

燒香，冠帶三禮，屏氣開封。對文伏讀，句句稱諾。若非微妙至德，豈使當世文雄屈意如此耶？

儀同沈君理，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敕一日停朝事，群公畢集。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朱輪動於路，玉佩喧於席，俱服戒香，同餐法味。小莊嚴寺慧榮，負水輕誕，其日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雙構巨難，難不稱捷。合掌歎曰：“非禪不智，今之法座乎？”法歲法師，爾日並坐，撫榮背而嘲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以何遮羞？”榮答云：“輕敵失勢，猶未可欺也。”興皇法朗，盛弘龍樹，更遣高足，構難累旬。磨鏡轉明，揩金足色，虛往既實，而忘反也。好勝者懷愧，不議而革新，斯之謂歟！建初，寶瓊相逢讓路曰：“少欲學禪，不值名匠。長雖有信，阻以講說。方秋遇賢，年又老矣。庶因渴仰，累世提攜。”白馬驚韶、定林法歲、禪眾智令、奉誠法安等，皆金陵上匠，德居僧首，舍指南之位，遵北面之禮。

其四方衿袖，萬里來者，不惜無貲之軀，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教，餐和妙道。唯禪唯慧，忘寢忘餐。先師善於將眾，調禦得所。停瓦官八載，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蒙語默之益者，略難稱紀。雖動靜合道，而能露疵藏寶，恩被一切，莫知我誰。昔浮頭、玄高，雙弘定慧。厥後沉喪，單輪只翼而已。逮南嶽挺振，至斯為盛者也。

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皆回車瓦官，傾舍山積，虔拜殷重。因而歎曰：“吾昨夜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間。”仍謝遣門人曰：“吾聞閻射則應於弦。無明是閻也，唇舌是弓也。心慮於弦，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若益一人，心弦則應。又法門如鏡，方圓如像。若緣牽心，轆轤無盡。若緣杜心，自然蹇澀。昔南嶽輪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弦數應。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減十人得法。其後徒眾轉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蔣山過近，非避喧之處。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白道猷所見者，信矣。《山賦》用比蓬萊，孫興公之言得矣。若息緣茲嶺，啄峰飲澗，展平生之願也。”陳宣帝有敕留連，

徐僕射潛涕請住。匪從物議，直指東川。

即陳太建七年秋九月初入天台，歷遊山水，吊道林之栢木，慶曇光之石龕，訪高察之山路，漱僧順之雲潭。數度石梁，屢降南門，荏苒淹流，未議卜居。常宿於石橋，見有三人皂幘絳衣，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舍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日，草舍尚難，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則清，當呼為國清寺。”於時三方鼎峙，車書未同。雖獲冥期，悠悠何日？且旋途出谷，見佛隴南峰，左右映帶，最為兼美，即徘徊留意。有定光禪師，居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多皆顯驗。其夕乃宿定光之草庵，咸聞鐘磬，寥亮山谷，從微至著，起盡成韻。問光：此聲疎數。光舞手長吟曰：“但聞鳴槌集僧，是得住之相。憶睹招手相引時否？”餘人莫解其言。仍於光所住之北峰，創立伽藍，樹植松巢，引流繞砌。瞻望寺所，全如昔夢，無毫差也。

寺北別峰，呼為華頂，登眺不見群山，暄涼永異餘處。先師舍眾，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動山。魑魅千群，一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口出星火，形如黑雲，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稱計。圖畫所寫“降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相復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之境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咽流涕。但深念實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復消滅。強、軟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現曰：“制敵勝怨，乃可為勇。能過斯難，無如汝者。”既安慰已，復為說法。說法之辭，可以意得，不可以文載，當於語下隨句明瞭。披雲飲泉，水日非喻。即便問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若自兼人，吾皆影響。”

頭陀既竟，旋歸佛隴。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深禪，內充愉樂。然佛隴艱阻，舟車不至。年既失稔，僧眾隨緣。師共慧綽，種苴拾橡，安貧無戚。俄而陳宣帝詔云：“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眾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眾因更聚，亦不為欣。

有陳郡袁子雄，奔林百里。又新野庾崇，斂民三課。兩人登山，值講《淨

名》，遂齋戒連辰，專心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映徹，山陰曲澗，琳琅布底，跨以虹橋，填以寶飾。梵僧數十，皆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溢目，香煙徹鼻。雄以告崇，崇稱不見。並席天乖，其在此矣。雄因發心改造講堂，此事非遠，堂今尚在。

但天台基壓巨海，黎民漁捕為業。為梁者斷溪，為篋者藩海。秋水一漲，巨細填梁。晝夜二潮，嗽岌滿篋。顛骨成嶽，蠅蛆若雷。非但水陸可悲，亦痛舟人濫殞。先師為此而運普悲，自捨身衣，並諸勸助，贖篋一所，永為放生之池。於時計詔臨郡，請講《金光明經》。濟物無偏，寶宜出窟。以慈修身，見者歡喜。以慈修口，聞聲發心。善誘殷勤，導達因果。合境漁人，改惡從善，好生去殺。湍潮綿亙三百餘里，江溪篋梁合六十三所，同時永舍，俱成法池。一日所濟，巨億萬數，何止十千而已哉！方舟江上，講〈流水品〉，又散粳糧，為財法二施。船出海口，望芙蓉山。聳峭叢起，若紅蓮之始開；橫石孤垂，似菱華之將落。師云：“昔夢遊海畔，正似於此。”沙門慧承、郡守錢玄智，皆著書嗟詠，文繁不載。詔後還都，別坐餘事，因繫廷尉。臨當伏法，遙想先師，願申一救。其夜夢群魚巨億，不可稱計，皆吐沫濡詔。明旦降敕，特原詔罪。當於午時，忽起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暈，凝於虛空，遙蓋寺頂。又黃雀群飛，翾動嘈囀，棲集簷宇，半日方去。師云：“江魚化為黃雀，來此謝恩耳。”師遣門人慧拔，金陵表聞。降陳宣帝敕云：“嚴禁采捕，永為放生之池。”陳東宮問徐陵曰：“天台功德，誰為制碑？”答云：“願神筆玉著。”會宣帝崩，不復得就。敕國子祭酒徐孝克，以樹高碑。碑今在山，覽者墮淚。

陳文皇太子永陽王，出撫甌越，累信殷勤。仍赴禹穴，躬行“方等”，眷屬同稟淨戒。晝餐講說，夜習坐禪。先師謂門人智越云：“吾欲勸王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稱寒熱。”師云：“息世譏嫌，亦復為善。”王后出遊，墜馬將絕。越乃感悔，憂愧若傷。先師躬自帥眾，作“觀音懺法”，整心專志。王覺小醒，憑機而坐。王見一梵僧，擎香爐直進，問王曰：“疾勢何如？”王汗流無答。僧乃繞王一匝，香氣徘徊右旋，即覺搭然痛惱都釋。戒慧先染其心，靈驗次悅其目，不欲生信，詎可得乎？其願文

云：“仰惟天台閣黎，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將墜，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弟子飄揚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騫，羲和之轡不停。月鏡回軒，嫦娥之影難駐。有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閣黎，恒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覲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

先師雖復懷寶窮岫，聲振都邑；藏形幽壑，德慧昭彰。陳少主顧問群臣：“釋門誰為名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鑿淵海。昔遠遊京邑，群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靄。永陽王北面親承。願陛下詔之，還都弘法，使道俗咸荷。”陳主初遣傳宣左右趙君卿，再遣主書朱雷，三傳遣詔，四遣道人法升，皆帝自手書，悉稱疾不當。陳主遂杖三使，更敕州敦請。永陽王諫曰：“主上虛己，朝廷思敬。一言利益，則四生有賴。若高讓深山，則慈悲有隔。弟子微弱，尚賜迂屈。不赴臺旨，將何自安？”答曰：“自省無德，出處又幽，過則身當，豈令枉濫？業緣如水，隆去窳留。志不可滿，任之而已。”仍出金陵。路逢兩使，初遣應敕左右黃吉寶，次遣主書陳建宗，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殷勤。立禪眾於靈耀，開《釋論》於太極。又講《仁王般若》，百座居左，五等在右，陳主親筵聽法。僧正慧暉、僧都慧曠、長幹慧辯，皆奉敕激揚。難似冬冰，峨峨共結；解猶夏日，赫赫能消。天子欣然，百僚盡敬。講竟，慧暉擎香爐賀席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理，謂得其門。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由來爭競不止，即座肅穆有餘，七夜恬靜，千枝華耀，皆法王之力也。”陳主於廣德殿謝云：“非但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陳世所檢僧尼無貫者萬人，朝議策經不合者休道。先師諫曰：“調達日誦萬言，不免地獄；槃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唯道，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揀。

然居靈耀，過為褊隘，更求閑靜，立眾安禪。忽夢一人，翼從嚴整，稱名“冠達”，請住三橋。師云：“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遂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捨身大施。又講《仁王般若》。敘經才訖，

陳主於大眾內，起禮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太子已下，並托舟航，咸宗戒範，以崇津導。先師虛己亡受，能安寵辱，故澹無驚喜。皇太子《請戒文》云：“淵和南。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人天。照燭光耀，托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秉。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從其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夜增長。今二月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為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奉迎。”云云。於時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既字為善萌，反言成晚。後大隋吞陳，方悟前旨。

金陵既敗，策杖荊湘，路次益城，忽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於是往憩匡山，見慧遠圖像，驗雁門法師之靈也。俄而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護像之功其在此矣。秦孝王聞風延屈，先師對使而言：“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王人催促，迫不得止。將欲解纜，忽值大風。累旬之間，妖賊卒起，水陸壅隔，遂不成行。

至尊昔管淮海，萬里廓清，慕義崇賢，歸身如舍。遣使招引，束鉢赴期。師云：“我與大王，深有因緣。”順水背風，不日而至。菩薩律儀，即從稟受。先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仍求四願：“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邁守繩床，撫臆論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身闍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擗節，一無可取。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願許為法勿嫌輕重。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承人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卒殘生。許此四心，乃赴優旨。”大王方希淨戒，故妙願唯諾。《請戒文》曰：“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彝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先基址。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本為和尚，



文殊冥作閻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侖罄髓於無竭，善財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從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明導。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成風。名稱遠聞，眾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消煩惱。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總管金城殿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師云：“大王紆遵聖禁，名曰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稱為智者。”所獲檀嘑，各六十種，一時回施悲敬兩田，使福德增多，以資家國。

香火事訖，泛舸衡峽。大王麾駕貴州，臨江奉送，供給隆重，轉倍於前。既值便風，朝發夕還。而渚宮道俗，延頸候望，扶老攜幼，相趨戒場。垂黑戴白，雲屯講座，聽眾五千餘人。旋鄉答地，荊襄未聞。既慧日已明，福庭將建，於當陽縣玉泉山，而立精舍。蒙敕賜額，號為“一音”，重改為“玉泉”。其地本來荒險，神獸蛇暴，諺云“三毒之藪”，踐者寒心。創寺其間，決無憂慮。是春夏旱，百姓咸謂神怒。故智者躬至泉源，滅此邪見。口自咒願，手又撝略。隨所指處，重雲礙礎，籠山而來；長虹煥爛，從泉而起。風雨沖溢，歌詠滿路。荊州總管上柱國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而言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荊人違覲，向方遙禮，臨岐望絕。

既而重履江淮，道俗再馳欣戴。大王尸波羅蜜先到彼岸，智波羅蜜今從稟受。請文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受，身雖疏漏，心護明珠。定品禪枝，屏散歸靜。荷國鎮藩，為臣為子，豈藉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實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斷，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否？師嚴道尊可降意否？宿世根淺可發萌否？菩薩應機可逗時否？《書》云：‘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談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歷素欵。成就事重，請棄飾辭。”答曰：“謬承人汎，擬迹師資。顧此膚疎，以非時許。況隆高

命，彌匪克當。徒欲沉吟，必乖深寄。”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措心有在。仰惟宿植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記荊，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斯事。於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大集，眾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才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稀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眾咸瞻仰。承前荊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甚有階差。譬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復使柳顧言，稽首虔拜。”云云。智者頻辭不免，乃著《淨名經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陵，並才華族胄，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

今王入朝，辭歸東嶺。吳民、越俗，掃巷淘溝。沿道令牧，旛華交候。寺舊所荒廢，凡一十二載，人蹤久斷，竹樹成林。還屆半山，忽見沙門，眉發皓然，秉錫當路，眾共咸睹。行次漸近，逡巡韜秘。聖猶尚候，況人情乎！智者雅好泉石，負杖閑遊，若吟歎曰：“雖在人間，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靜夜，澄神自照，豈不樂哉！”

後時一夜，皎月映床。獨坐說法，連綿良久，如人問難。侍者智晞，明旦啟曰：“未審昨夜見何因緣？”答曰：“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梵僧謂我云：‘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風，三種備矣，化道即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來相告耳。’又見南嶽師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三智，最初面受。’而便說。說竟，謂我云：‘他方華整，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稱諾。此死相現也。吾憶小時之夢，當終此地，所以每欣歸山。今奉冥告，勢當不久。死後安厝西南峰所指之地，累石周屍，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人見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云：“商行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語疏成，不加點潤。《論》在別本。

其冬十月，皇上歸蕃，遣行參高孝信，入山奉迎。因散什物，用施貧無。標杙山下，處擬殿堂。又畫作寺圖，以為式樣。誠囑僧眾：“如此基陛，儼

我目前。棟宇成就在我死後，我必不睹，汝等見之。後若造寺，一依此法。”弟子疑曰：“此處山澗險峙，有何緣力，能得成寺？”答云：“此非小緣，乃是王家所辦。”合眾同聞，互相推測。或言是姓王之王，或言是天王之王，或言是國王之王，喧喧成論，竟不能決。今事已驗，方知先旨乃說帝王之王。

標寺基已，隨信出山。行至石城，乃云有疾。謂智越云：“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而來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前也。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衣鉢道具分為兩分，一分奉彌勒，一分充羯磨。”語已，右脅西向而臥，專稱彌陀、般若、觀音。奉請進藥，即云：“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紛紜醫藥，擾累於他。”又請進齋飯，報云：“非但步影為齋，能無緣無觀即真齋也。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即口授遺書，並手書四十六字：“蓮華香爐、犀角如意，留別大王。願芳香不窮，永保如意。”書具別本。

封竟，索三衣鉢，命淨掃灑，唱二部經，為最後聞思。聽《法華》竟，贊云：“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明了，餘人所不見，輟斤絕弦於今日矣。”聽《無量壽》竟，贊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改悔者，尚復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梵音聲相，實不誑人。”當唱經時，吳州侍官張達等伴五人，自見大佛倍大石尊，光明滿山，直入房內。諸僧或得瑞夢，或見奇相，雖復異處而同是此時。

唱經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今我最後策觀談玄，最後善寂吾今當入。”智朗請云：“伏願慈留，賜釋餘疑。不審何位？歿此何生？誰可宗仰？”報曰：“汝等懶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告實何益？由諸慵悞故，喜怒呵贊，既不自省，倒見譏嫌。吾今不久，當為此輩破除疑謗。《觀心論》已解，今更報汝。吾不領眾，必淨六根。為他損己，只是五品位耳。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問

誰可宗仰，豈不曾聞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三昧是汝明導。教汝舍重擔，教汝降三毒，教汝治四大，教汝解業縛，教汝破魔軍，教汝調禪味，教汝折慢幢，教汝遠邪濟，教汝出無為坑，教汝離大悲難。唯此大師，能作依止。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為親，傳習佛燈，是為眷屬。若不能者，傳習魔燈，非吾徒也。” 誠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為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為。” 言訖跏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以大隋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入滅，春秋六十，僧夏四十。至於子時，頂上猶暖。雖復不許哀號，門人哽戀，心沒憂悔，不能自喻。日隱舟沉，永無憑仰。

跏趺安坐在外十日，道俗奔赴，燒香散華，號繞泣拜。過十日已，殮入禪龕之內。則流汗遍身，綿帛掩拭，沾濡若浣。既而歸佛隴，而連雨不休。弟子咒願，願賜威神。才動泥洹之輿，應手雲開。風噪松悲，泉奔水咽。道俗弟子，侍從靈儀，還遺囑之地。龕墳雖掩，妙迹常通。謹書十條，繼於狀末：

其一，敕昔在蕃，寅覽別書，感對潛塞。向《淨名疏》而咒願曰：“昔親奉師顏，未敢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願示神通。” 夜仍感夢，群僧集閣，王自說義，釋難如流。見智者飛空而至，瀉七寶珊瑚於閣內，還更飛去。王後《答遺旨文》並《功德疏》、《慰山眾文》，並在別本。送經一藏，銅鐘二口，香旛委積，衣物豐華。王人降寺，歲月相望，每至忌辰，結齋不絕。司馬王弘，依圖造寺，山寺秀麗，方之釋宮。創寺已後，即登春坊，故知皇太子寺基，此瑞驗矣；王家造寺，斯又驗矣；三國成一，斯又驗矣；寺名國清，此又驗矣。靈瑞殷勤，聯翩四驗，古今可以為例焉。

其二，朱方天香寺沙門慧延，彼土名達。昔遊光宅，早沾法潤。忽聞遷化，感咽彌辰。奉慕尊靈，為生何處？因寫《法華經》，以期冥示。潛思累旬，夢見觀音，高七層塔，光焰赫奕，過經所稱。智者身從觀音，從西來至。延夢里作禮。乃謂延曰：“疑心遣否？” 延密懷此相，口未曾言。後見灌頂，始知臨終觀音引導。事驗懸契，欣嗟無已。

其三，土人馬紹宗，居貧好施，刈稻百束，以供寺僧。執役疲勞，身如

有疾。心作是念：“我由施故，而感斯患。未測幽冥，當有報否？”困極寢臥，夢見智者跏趺坐一床，燒香如霧，安慰紹宗：“汝家貧好施，何疑無福？”種種勸喻，辭繁不載。爾夜，宗兄及宗妻、母三人共夢，晨朝各說，異口同言。香氣盈家，經日不歇。宗親感歎，冥聖不遙。

其四，開皇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佛隴僧眾方就坐禪，師現常形進堂按行，上座道修，良久瞻奉。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海州連水縣人丘彪，晝發誓於龕。夜見僧排戶，彪即起禮拜。云：“勿拜，安隱無慮也。”繞寺一匝。彪隨後奉尋，出門數步，奄然便失。當其月十二日，有海州沐陽縣人房伯奴、衛伯玉，於智者舊室，而見其形床事相如在。

其五，開皇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土人張造，年邁腳蹶，曳疾登龕，拜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度脫。”仍聞龕內應聲，又聞彈指。造再請云：“若是冥力，重賜神異。”即復如初。造泣而拜，戀慕忘返。

其六，仁壽元年正月十九日，永嘉縣僧法曉，生聞勝德，歿傳妙瑞，悔不早親，追恨疚心。故來墳所，旋千匝，禮千拜。於昏夕間，龕戶自開，光明流出，照諸樹木，枝葉炳然。合寺奔馳，所共瞻禮。

其七，仁壽二年八月十三日，沂州臨沂縣人孫抱長，午前於龕所奉見，信心殷重。後限滿被替，獨到龕所辭別，灑淚向僧說如此。

其八，大業元年二月二十日，土人張子達母俞氏，年登九十，患一腳短，凡十八年。自悲已老，到墳奉別，設齋專至。即覺短腳還申，行步平正，宛如少時。此嫗悲喜，見人即述。遙禮天台，以為常則。

其九，荊州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影像。還至江津，像身流汗，拭已更出。道俗瞻禮，如平生，汗痕尚在。

其十，荊州玉泉寺造石碑，未得鐫刻。智者像至，而碑上自然生脈成文曰：“天地玄用出生。”或有磨刮，其辭彌亮。一境觀讀，三日方失。

智者弘法三十餘年，不畜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間所伏。有大機感，乃為著文。奉敕撰《淨名經疏》，至《佛道品》，為二十八卷。《覺意三昧》一卷。《六妙門》一卷。《法界次第》章門三百科，始著六十科，為三卷。《小止觀》一卷。《法華三昧行法》一卷。又常在高座

云：“若說《次第禪門》，一年一遍。若著章疏，可五十卷。若說《法華玄義》，並《圓頓止觀》，半年各一遍。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皆無文疏，講授而已。大莊嚴寺法慎，私記《禪門》初分，得三十卷。尚未刪定，而法慎終。國清寺灌頂，私記《法華玄》初分，得十卷。《止觀》初分，得十卷。方希再聽，畢其首尾。會智者涅槃，鑽仰無所。仿佛龍章，未經要妙，深識者自尋得其門也。

學士法喜，凡事十七禪師。年登耳順，方逢智者。陳尚書毛喜，嘲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答云：“所事者德，豈在於年？”又問曰：“何者為德？”答云：“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除障即是優波鞠多。”毛喜自善其辭，談之朝野，常為口實。又常行“方等懺”，雉來索命，神王遮曰：“法喜當往西方，次生得道，豈償汝命耶？”仍於瓦官寺，端坐入滅。建業咸睹，天地共知。

又有慧瑫因聽法而發定，道勢因領語而觀開。淨辯強記，有瀉瓶之德，於佛隴燒身。慧普修懺，象王便現。法慎學禪，微發持力。此二三子不幸早亡。門人行解兼善，堪為後進師者多矣，皆內秘珍寶，不令人識。今略書見聞如上。

梁晉安王中兵參軍陳鍼，即智者之長兄也。年在知命，張果相之，死在晦朔。師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牌門：“此是陳鍼之堂，過十五年當生此地。”遂延十五年壽。果後見鍼，驚問：“君服何藥？”答：“但修懺耳。”果云：“若非道力，安能超死耶？”

梁方茂從師習坐，忽發身通，微能輕舉。智者呵云：“汝帶妻子，何須學此？宜急去之。”大中大夫蔣添玫、儀同公吳明徹，皆稟息法，腳氣獲除。法雲遠覃，例皆如此。

灌頂多幸，謬逢嘉運，濫齒輪下十有三年，戴天履地，不測高深。以開皇二十一年，遇見開府柳顧言，賜訪智者俗家桑梓、入道緣由，皆不能識。克心自責，微知醒悟。仍問遠祖於故老，即詢受業於先達。瓦官前事，或親承音旨。天台後瑞，隨分憶持。然深禪博慧，妙本靈迹，皆非淺短能知。但戀慕玄風，無所宗仰，輒編聞見，若奉慈顏。披尋首軸，涕泗俱下。謹狀。

銑法師云：大師所造有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經》十五藏，親手度僧一萬四千餘人，造栴檀、金、銅、素畫像八十萬軀，傳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不可稱數。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終

# 國清百錄

隋 沙門灌頂 撰



## 國清百錄序

隋 沙門灌頂 撰

先師以陳太建七年（575）歲次乙未，初隱天台，所止之峰，舊名佛隴。詢訪土人云：遊其山者，多見佛像，故相傳因而成稱。至太建十年（578）歲在戊戌，降陳宣帝敕名修禪寺，吏部尚書毛喜題篆榜，送安寺門。到大隋開皇十八年（598）其歲戊午，太尉晉王於山下為先師創寺，因山為稱，是曰天台。王登尊極，以大業元年（605）龍集乙丑，敕江陽名僧云：昔為智者創寺，權因山稱，今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諸僧表兩名：一云禪門，一云五淨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瓌啟國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即用！敕取江都宮大牙殿榜，填以雌黃，書以大篆，遣兼內史通事舍人盧政力送安寺門，國清之稱，從而為始。先師神光而生，結跏而滅，處證妙法，出作帝師，備是渚宮法論、會稽智果、國清灌頂等三傳所載。又沙門智寂，編集先師遺迎信命，搜訪未周而智寂身故，筆墨之功與氣俱棄。余覽其草本，續更撰次諸經方法等，合得一百條，呼為《國清百錄》，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

## 國清百錄序

丹丘沙門有嚴述

夫事無鴻纖，但有補於見聞，使人驚寤而趨善道者，則不可以不錄而貽諸後也。昔我祖智者禪師，本靈山聖眾之一人也。陳隋朝出現世間，代佛宣祕，為人天眼目，六十餘州，直指人心，具佛知見，加修圓行則妙果不遠。復其所談教法外，餘事委積，章安尊者撮其可錄者，凡一百條，以國清為目。天聖（宋仁宗年號；1023～1032）年中，伏蒙聖朝編入大藏。既緘以函帙，故世人罕得而見之。禪師自開皇十七年（597）丁巳入滅，至（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足五百歲。明年春，四明陳宗逸始謀鏤版印行，果冠冕法俗，因得以讀之，有以知禪師釋部中豪傑之士也。雖不得而見其面，讀其文亦得以見其心，見心愈於見面也。奉命序述，以冠首云。

## 國清百錄卷第一

隋沙門灌頂纂

### 立制法第一 并序

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以縷；宿植淳善，不可加之以罰。吾初在浮度，中處金陵，前入天台，諸來法徒，各集道業，尚不須軟語勸進，況立制肅之？後入天台，觀乎晚學，如新猿馬，若不控鎖，日甚月增。為成就故，失二治一，蒲鞭示恥，非吾苦之。今訓諸學者，略示十條，後若妨起，應須增損，眾共裁之。

第一，夫根性不同，或獨行得道，或依眾解脫。若依眾者，當修三行：一、依堂坐禪，二別場懺悔，三知僧事。此三行人，三衣六物，道具具足，隨有一行則可容受。若衣物有缺，都無一行，則不同止。

第二，依堂之僧，本以四時坐禪，六時禮佛，此為恒務。禪禮十時，一不可缺。其別行僧，行法竟，三日外，即應依眾十時。若禮佛不及一時，罰三禮，對眾懺。若全失一時，罰十禮，對眾懺。若全失六時，罰一次維那。四時坐禪，亦如是，除疾礙，先白知事，則不罰。

第三，六時禮佛，大僧應被入眾衣。衣無鱗隴，若縵衣，悉不得。三下鐘，早集，敷坐，執香鑪胡跪。未唱誦不得誦，未隨意不散語話。叩頭彈指，頓曳屣履，起伏參差，悉罰十禮，對眾懺。

第四，別行之意，以在眾為緩，故精進勤修四種三昧。而假託道場，不稱別行之意，檢校得實，罰一次維那。

第五，其知事之僧，本為安立利益，反作損耗，割眾潤己，自任恩情。若非理侵一毫，雖是眾用而不開白，檢校得實，不同止。

第六，其二時食者，若身無病、病不頓臥、病已瘥，皆須出堂，不得請食入眾。食器聽用鐵、瓦，薰油二器，甌碗匙筋，悉不得以骨、角、竹、木、瓢、漆、皮、蚌，悉不得上堂。又不得蹠觸己鉢，吸啜等聲，含食語話；自為求索，私將醬菜，眾中獨噉。犯者，罰三禮，對眾懺。

第七，其大僧小戒，近行遠行，寺內寺外，悉不得盜噉魚肉辛酒，非時而食。察得實，不同止；除病危篤、瞻病用、醫語，出寺外投治，則不罰。

第八，僧名和合，柔忍故和，義讓故合。不得諍計高聲、醜言動色。兩競者，各罰三十拜，對眾懺。不應對者，不罰。身手互相加者，不問輕重，皆不同止；不動手者，不罰。

第九，若犯重者，依律治。若橫相誣，被誣者不罰，作誣者不同止。若學未入眾時過，眾主不受，學眾未攝故，彼自言比丘故入眾來犯重、誣他者，治罰如前。

第十，依經立方，見病處藥，非於方，吐於藥，有何益乎？若上來九制聽懺者，屢懺無慚愧心，不能自新，此是吐藥之人，宜令出眾。若能改革，後亦聽還。若犯諸制，捍不肯懺，此是非方之人，不從眾網，則不同止。

## 敬禮法第二 并序

此法正依龍樹《毘婆沙》，傍潤諸經意，於一日一夜，存略適時。朝、午略敬禮，用所為三；晡用敬禮，略所為；初夜全用午時十佛代，中夜、後夜普禮。

一心敬禮常住三寶，嚴持香華，如法供養。願此香華雲，遍滿十方界，一一諸佛土，無量香莊嚴，具足菩薩道，成就如來香。供養已，如法行道。行道竟，敬禮常住三寶，歎佛咒願。咒願云：

色如閻浮金，面逾淨滿月，身光智慧明，所照無邊際。

摧破魔怨眾，善化諸人天，乘彼八正船，能度難度者。

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

歎佛功德，三界天龍，皇國七廟，師僧父母，

造寺檀越，一切怨親，等會真如，共成佛果。

上座當用智力自在說。

敬禮常寂光土毘盧遮那遍法界諸佛。

敬禮蓮華藏海盧舍那遍法界諸佛。

敬禮娑婆世界釋迦牟尼遍法界諸佛。

敬禮東方無憂世界善德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南方歡喜世界旃檀德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西方名善世界無量明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北方無動世界相德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東南方月明世界無憂德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西南方眾相世界寶施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西北方眾音世界華德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東北方安隱世界三乘行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下方廣大世界明德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上方眾月世界廣眾德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無憂道樹下毘婆尸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邠陀利樹下尸棄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娑羅道樹下毘首尸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尸利沙樹下迦求村馱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優曇鉢樹下迦那含牟尼佛遍法界諸佛。

敬禮拘樓陀樹下迦葉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那迦道樹下彌勒如來遍法界諸佛。

敬禮舍利形像支提寶塔。

敬禮十二部經清淨妙法。

敬禮三乘得道一切賢聖僧。

為梵釋四王、八部官屬、持國護法、諸天神等，願威權自在，顯揚佛事，敬禮常住諸佛。

為諸龍王等，願風雨順時，含生蒙潤，敬禮常住諸佛。

為天台山王、王及眷屬、峰麓林野一切幽祇，願冥祐伽藍，作大利益，敬禮常住諸佛。

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七廟聖靈，願神遊淨國，位入法雲，敬禮常住諸佛。

為至尊聖御，願寶曆遐長，天祚永久，慈臨萬國，拯濟四生，敬禮常

住諸佛。

為皇后尊體，願百福莊嚴，千聖擁護，敬禮常住諸佛。

為皇太子殿下，願保國安民，福延萬世，敬禮常住諸佛。

為在朝群臣、百司五等，願翼贊皇家，務盡臣節，敬禮常住諸佛。

為經生父母、歷世師僧、四輩檀越、財法二恩，願早超苦海，永出愛河，敬禮常住諸佛。

為基業施主、命過檀越、往化諸僧等，願六度早圓，七財具足，敬禮常住諸佛。

為州牧使君、六曹參佐、此縣鎮將、五鄉士女，願風祥雨順，闔境豐寧，敬禮常住諸佛。

為創寺已來，開治墾伐，田園廚庾，行住運動，凡所侵傷，願命過歸真，將來無對，敬禮常住諸佛。

為法界怨親，識性平等，斷除三障，誠心悔罪，至心懺悔：

十方無量佛，所知無不盡，我今悉於前，發露諸黑惡。

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起，今身若先身，是罪悉懺悔。

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於今身償，不入惡道受。

懺悔已，禮諸佛。

至心勸請：

十方一切佛，現在得道者，今請轉法輪，安樂諸群生。

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頭面禮，勸請令久住。

勸請已，禮諸佛。

至心隨喜：

所有布施福，持戒修禪行，從身口意生，去來今所有，

習學三乘人，成就三乘者，一切凡夫福，皆隨而歡喜。

隨喜已，禮諸佛。

至心迴向：

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合，為諸眾生故，正迴向佛道。

罪應如是懺，勸請隨喜福，迴向於菩提。

迴向已，禮諸佛。

至心發願：

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

復願諸眾生，永破諸煩惱，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

發願已，歸命禮諸佛。

一切普誦，誦已當梵，梵已懺悔。懺悔已，禮佛恭敬：

自歸於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和合無礙。

願諸眾生，三業清淨，奉持尊教，和南佛、法、賢聖僧。

次依時說偈竟，唱隨意。

### 普禮法第三 恭敬、咒願等，悉如前。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寂滅道場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普光法堂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忉利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炎摩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兜率陀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他化自在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重會普光法堂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祇洹林間善財童子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七處九會圓滿頓教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戒藏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定藏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慧藏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佛得菩提善心常不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法薩婆若入大總持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僧息諍論入大和合海盧舍那佛。

願諸眾生，三業清淨，奉持尊教，和南佛法賢聖僧。

**請觀世音懺法第四** 直錄其事，觀  
慧別出餘文。

經云：三七日、七七日，悉應六齋。建首當嚴飾道場，香泥塗地，懸諸幡蓋，安佛像南向，觀世音像別東向，日別楊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十人已還，當西向席地。地若卑濕，置低腳床。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著淨服。當日日盡力供養，若不能辦，初日不可無施。安畢，各執香鑪，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云：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世尊。

一心頂禮七佛世尊。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一心頂禮消伏毒害陀羅尼、破惡業障陀羅尼、六字章句陀羅尼。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尊法。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聲聞緣覺賢聖僧。

禮竟燒香散華，而作是言：

是諸眾等，各各互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供養十方法界三寶。

念想竟，口發誠言：

願此香華雲，遍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諸菩薩，

無量聲聞眾。以起光明臺，過於無邊界，無邊佛土中，

受用作佛事。普熏諸眾生，皆發菩提心。

供養訖，當向於西方結跏趺坐，繫念數息，令心不散，勿數風、喘、氣。為眾生故，經十念頃。成十念已，次念十方佛，及七佛世尊，色身、實相妙身，猶如虛空。又當慈念，念一切眾生。作此念時，如一上禪。久運念已，安詳徐覺。一人裝香火，各各互跪召請：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 三遍。奉請前所禮三寶。

召請竟云：

我今已具楊枝淨水，唯願大悲哀憐攝受 三說。

次三稱三寶名、觀世音名；次合掌說偈：“願救我苦厄”去，訖偈後四長行經文。次誦消伏毒害咒，說咒後七行經文 或三遍或七遍。次更稱三寶名，誦《破惡業障陀羅尼咒》。次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咒》竟，自以智力，披陳懺悔，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蕩除糞穢，還得清淨。次當發願。懺願竟，一心作禮，禮上來所請三寶。禮竟，如法行道，或三或七。旋竟，三自歸。自歸竟，令一人登高座，唱誦《請觀音經》。午前、初夜，施上方法；餘時，坐禪禮佛，依常法。是為一日一夜規矩。至第二乃至第七七日，亦復如是。

### 金光明懺法第五 直錄其事，觀慧別出餘文。

莊嚴道場，別安唱經座，列幡華等如上法。安功德天座在佛座左；道場若寬，更安大辯座、四天王座在右。諸座各燒香散華，盡力營果菜，又別釘一盤雜果菜，擬散洒諸方。當日日洗浴，著新淨衣。經云：七日七夜，應用六齋。建首初日午時，各執香鑪，一人唱言：

一切恭敬

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一切三寶。是諸眾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

心默供養訖，口說是言：

願此香華雲，遍滿十方界。

如上法。作是說已，當召請。

一心奉請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心奉請東方阿閼佛。

一心奉請南方寶相佛。

一心奉請西方無量壽佛。

一心奉請北方微妙聲佛。

一心奉請寶華琉璃世尊。



一心奉請寶勝佛。

一心奉請無垢熾寶光明王相佛。

一心奉請金炎光明佛。

一心奉請金百光明照藏佛。

一心奉請金山寶蓋佛。

一心奉請金華炎光相佛。

一心奉請大炬佛。

一心奉請寶相佛。

一心奉請《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一心奉請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

一心奉請信相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光明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常悲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法上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舍利弗一切聲聞緣覺賢聖僧。

一心奉請大梵尊天、三十三天、護世四王、金剛密迹、散脂、大辯、功德、訶利帝南、鬼子母等五百徒黨，一切皆是大菩薩。亦請此處地分鬼神三遍召請。

復述心建懺之意，隨智力所陳自在說。說竟，三稱寶華琉璃世尊、金光明經、功德天。三稱竟，以雜盤食灑諸方，當說“波利富婁那”以去，至“今我所求，皆得吉祥”。若竟，唱一切恭敬，還一一禮上來所請三寶。禮竟，三遍旋。旋竟，三自歸。自歸竟，方共坐食。此是午前方法，餘時如常，唯專唱誦《金光明經》也。

### 方等懺法第六 略出五意，觀慧出餘文。

勸修第一。經言：我去世後，此方等典在閻浮提，猶如日月照明世間，

眾生遭恩，得見四方。言闍浮提者，無明域也。聞方等經深識因果，如見日月鑑覽四方。故知深經妙法，能示世間相，所謂示是道是非道。非道即世間苦集，道即出世道滅。如是四法，皆由方等照了分明。經又言：是方等經無量勢力，能令一切人、天、脩羅、地獄、餓鬼，悉至道場。如是章句，甚為希有，能滅一切大罪業報者，豈非示世間因果？所以者何？既舉五道，即是明苦。復云滅罪業，豈非是集？經又言：若能修行得全分寶，但能讀誦得中分寶，華香供養得下分寶。乃至二乘受記成佛，豈非示出世因果？解通四諦，事理分明，已如上說。行轉三障，今當說。經云：若犯三自歸，乃至六重菩薩二十四戒，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等戒，能至心懺，若不還生，無有是處。當知方等能滅一切惡業罪障，必無疑也。又云：地獄、餓鬼，極惡報處，以經威力，聞即悟道，改醜陋形。又云：身有白癩，一心懺悔，若不除瘡，亦無是處。當知此經能轉一切重惡報障，金口誠言，決無虛也。若行此實法，初華聚觀世音來，次寶王釋迦佛來，乃至第七日諸佛大眾皆來，量根說法。發菩提心而不退轉者，當知此經能破煩惱障。明文在茲，孰當不信！是故行者以寂滅相行六波羅蜜，無所求中，吾故求之佛實法。隨意往生妙樂世界，及諸佛前，破諸煩惱，出無明殼，長與苦別，具足聖道，上菩薩位，度脫一切眾生。廣為三界而作父母者，若非方等慈力莫由。譬如日月，欲除闇暝，生長萬物。此經亦爾，能滅非道，顯示正路，是大法王良藥、無價寶珠、豐樂國。若聞此經，如囚聞赦，如病得醫，如貧得寶，如行到家，歡喜踊躍亦復如是。為法故，尚不吝惜身之與命，況復其餘？若聞此經，當知不從小功德來。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除彼不肖人，癡冥無智者。故云：辯若文殊，於一劫中，教化一切，令登補處。格其功德，不及下分寶者，況上分耶？又一切聲聞、辟支佛、十信補處如恒河沙，同入深禪思惟，功德不如一分。又四天下寶奉施如來，不如有人施持經者一食充軀。何唯疑審如是否，七佛即現，證實不虛。三世如來，皆由此法得成佛道。

方便第二。行者既聞方等有大勢力，令我增壽，法中生心，譬如死已還生，亦可為母。豈不發心建勇猛意？傷已昏沈，無量劫來不修出要，慚愧悔責。若犯嚴刑，一心悚慄，如履冰谷。念此毒箭要急當拔，煩惱重病勤加救

治。若能至心，則事無難者。念是事已，歸依十二夢王，求乞瑞夢。若不感者，徒行無益，倍加懇到，餐啜無忘，隨見一王，即是聽許。見是事已，辦諸供具。既不能碎骨賣身，亦須破慳竭力。若先有道場，更應光淨。若其無者，當須營立。便利、湯火、燥浴等處，皆令穩便。辦好華香、燈油、果菜，不限廣狹。若不能日日，初後叵無。自力不能，當求外護，委以經紀。須新淨衣一通，無新浣故。依一明解內外律師，發露受二十四戒。受咒預誦，使誦十佛、十法王子、十二夢王名，憶持勿忘。棄捨一切色聲香味觸等，深生厭惡，知色如熱金，聲如毒鼓，香如惡風，味如沸蜜，觸如虺蛇，皆不可著，著則傷害。又斷莫一切世間緣務：生活、人事、技能、作作，勿使經懷，盡其根源，莫令惱亂。又捨貪、瞋、癡等不善覺觀，無餘思念求世福樂，唯志無上清淨菩提，心心相續，入善境界。

方法第三。前諸方便弄引淳熟，渴仰顛顛，不惜身命，剋日定時。道場行法，初入之始，月有二日，道伴多少，十人已還。香泥泥地，散誕圓壇，彩畫莊嚴，擬於淨土。燒香散華，懸五色蓋，及諸繒幡。請二十四軀像，設百味食。一日三時洗浴，著新衣。手執香鑪，一心一意，散禮一拜。胡跪運念，念此香雲遍覆十方，普雨一切寶、一切味，衣服、臥具。樓閣殿堂，絃出法聲，上供諸聖，下施眾生，承佛神力，廣作佛事，利益一切，皆入佛道，與虛空法界等。作是念已，當奉請三寶，使聲聲運念，淚流于臉，如向死地，求於大力。

一心奉請南無寶王佛 乃至十佛，具出經文。

一心奉請南無摩訶袒持陀羅尼方等父母。

一心奉請十法王子華聚雷音。

一心奉請舍利弗等一切聲聞緣覺。

一心奉請梵釋十二夢王 凡三遍召請。

次歎佛：

世尊智慧如虛空，悉睹眾生去來相，

十方一切悉見聞，我當稽首禮法王。

次一一禮十佛、十王子等竟，互跪發露披陳，哀泣雨淚，首悔三寶，具

實志誠，不諛不諂，不致覆藏，隨行者智力自在說。次發願：願共法界怨親，改革洗滌，熏修清淨。次百二十匝旋，誦百二十遍咒，一匝一咒，聲不羸不細，遲疾允當。旋誦訖，當禮十佛、十王子，更略披陳發願。然後卻坐思惟，觀一實相，觀法出餘文。思惟竟，更起整服，禮佛一拜。更旋百二十匝，誦百二十遍咒。咒旋訖，禮三寶，自陳罪咎，還坐思惟。如是作已，周而復始。唯第二日略去召請，餘事終竟七日也。

逆順心第四。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尸，依小乘經，如斷多羅樹，畢竟不生，無懺悔。此依大乘經，聽許洗滌，如咒枯生果，如死者還生。雖有此法，要須至心。但理無逆順，事有違從。

就惡論者，違於涅槃，順於生死，略為十：一、無明醉惑，觸境生著；二、內心既醉，外為惡友所迷，耽惑非法，惡心轉熾；三、內外緣具，自破己善，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喜心；四、既不修善，唯惡是從，縱恣三業，無惡不作；五、所造惡事雖復未廣，而惡心遍布，欲奪一切樂，與一切苦；六、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初無暫停；七、隱覆瑕疵，諱藏罪過，內懷姦詐，外現賢善；八、邪健保常，增上作罪，不畏惡道；九、魯扈抵突，無慚愧心，了不羞恥；十、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法，作一闡提。如是十心，無明為本，增加添足，極至闡提。順入生死，從閻入閻，織作結業，無解脫期，是為生死違順也。

既識無明始終，今欲懺悔，修善改惡，須違生死，順於涅槃，運十種心以為對治。一、正信因果，為善得善，為惡得惡，雖無現行華報，當來果報不失。雖念念滅，而善惡之業，終不敗亡。信為功德之母，信為入道初門。順於涅槃，翻破不信闡提心也。二、當慚愧我此罪不預人流，慚愧我此罪不蒙天護，慚愧悔過是為白法，亦是三乘行出世白法，是為慚愧，翻破無慚黑法也。三、怖畏無常，命如山水，亦如假借，一息不還，隨業流轉。冥冥獨往，誰訪是非，唯憑福善，為險資糧。當競泡沫，食息無暇，是為觀於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四、發露懺悔，罪即消滅，如露樹根，枝葉彫悴，是為發露，翻破覆藏。五、斷相續心，畢竟捨惡，果決雄猛，猶若剛刀，是為決定翻破相續。六、發菩提心，普與一切樂，願救一切苦，橫豎周遍，翻破遍

惡心也。七、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是為修功翻破三業無事作惡也。八、守護正法，不令外道惡魔毀壞佛法，誓欲光顯，是為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九、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願加護我，是為念佛翻破念惡友心。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罪云何有？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字之心，名為罪福；名字即空，還源返本，畢竟清淨，是為觀罪性空翻破無明顛倒執著。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出世因果。分明得見四方，此之謂也。

表法第五。行者既識十心逆順，以正觀心歷眾事，一一緣中皆表勝法，心心相續觀道無間，入不二門。言方等咒者，觀實相理，理不可說，而無不說，赴四機緣作四方法，說於實相，故名為方；雖作是說，說即無說，無說即空，空故不見說與不說，無邊無中名之為等；又復逗機有說，說於此咒，咒於三障，能咒之法既不可說，所咒之罪亦不可說，無罪故無生死，無咒故無涅槃，畢竟清淨，故名方等咒也。香泥塗地采畫莊嚴者，地表法性，香表福德，畫表智慧，福慧二種莊嚴法身也。五色蓋者，表於五陰不即佛性，不離佛性，起無緣慈，普覆一切也。二十四形像者，表十二因緣逆順觀也。凡二十四支，順觀十二覺三佛性，逆觀十二覺三佛性，所謂無明、愛、取是了因佛性，行、有是緣因佛性，識、名色等是正因佛性。覺二十四支，即二十四佛也。百味食者，表一切法中皆有中道法喜禪悅味也。一日三時洗浴者，即表緣一實修三三昧，遣蕩無明、塵沙、見思垢膩，顯淨法身也。著新衣者，表寂滅忍，覆二邊醜陋也。遶百二十匝者，即表十二因緣，凡十種觀，有百二十支。束而言之，但是三道：愛、取是煩惱道，行、有是業道，識、名色等是苦道。循環三道，常為觀境，故遶百二十匝也。一咒對破一支，即破三道；三道破，即是三障破。經云：發菩提心而得不退，即證破煩惱障也；若犯諸戒，若不還生，無有是處，證破業障；白癩除瘡，即證破報障也。觀誦咒聲，聲不可得，如空谷響無我。觀遶旋足，足不可得，如雲如影，不來不去。若坐思惟，思惟一念之心，不從意根生，非外塵合生，非離生；又非前念生故生，亦非前念滅故生，亦非前念生滅合共生，亦非前念非生非滅生；

又非生生，亦非不生，亦非生不生，亦非不生不生。畢竟無一念，不知從何生，但有生名字，名字非內外中間，名無名故。觀心既爾，從心所生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觀一切法悉與修多羅合。如是觀時，何者是我？我作何事？何者是罪？何者是福？以觀力故，豁然開悟，空慧明徹。如水性冷，飲者乃知，唯獨明了，餘人不見。所得智慧、禪定功德，皆不可說。如此悟時，自識遮障，不俟分別。若未階此位，止獲事功德者，應當護口，勿向人言。若陳說者，得障道罪，青盲虺瞎，白癩頑癡。又復行者，本誓七日，中途懈退，亦得障道罪。何以故？欺本心，欺諸佛，欺一切眾生。深須慎之！其間諸相，不能自了，當向方等師面決也。

### 訓知事人第七

吾少嬰勤苦，備歷艱關，遊學荆、揚、雍、豫，唯著一納，三十餘年，冬夏不釋體。上至天子，下至士民，雖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縷，入眾已後，尚不希念，況故侵之！所以然者？眾寶尊重，若能增益，名甘露苑；若有減損，即蒺藜園。自飽自傷，因倒因起，可以意得，何俟多言！

夫人發心隨有所作為，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供養捨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止者，違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處，留難即起，修業不成。今生現障，後彌障道。此行人大忌，應須竭力，善始令終。業既坦然，報亦圓滿，此亦可意得。

昔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講，時不虛棄。有淨人竊聽說法，聞已用心，每揚簸洩汰，繫念存習，謂以淨心揚簸不善，以禪淨水洩汰不淨。隨有所作，念念用心。一時執爨，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蹲踞竈前，寂然入定，火滅湯冷。維那懼廢眾粥，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眾宜忍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覺，往上座所，具陳所證。敘法轉深，上座止曰：爾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而顧問：頗知宿命不？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為賤？何福易悟？答云：此賤身者，前世之時，乃是今日徒眾老者之師，亦是少者之祖師。徒眾所學，皆昔所訓。爾時多有私客，恒制約，不敢侵眾。忽有急客，輒取少菜，忘不

陪備，由此譴責，今為眾奴。前習未久，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眾聞此，悲不能勝。鑑鏡若斯，豈可不慎！

同學照禪師，於南嶽眾中，苦行禪定最為第一，輒用眾一撮鹽作齋飲，所侵無幾，不以為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急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眾。此事非久，亦非傳聞，宜以為規，莫令後悔。

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而隔剡嶺，難為徒步，老病出入，多以眾驢迎送，此是吾客，私計功酬直，令彼此無咎。吾是眾主，驢亦我得，既捨入眾，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舉此一條，餘事皆爾。

### 陳宣帝敕留不許入天台第八

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宜停訓物，豈遑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

### 太建九年宣帝敕施物第九

智顛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眾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主者施行。二月六日，臣景歷。

### 太建十年宣帝敕給寺名第十

具左僕射徐陵啟：智顛禪師，創立天台，宴坐名嶽，宜號修禪寺也。五月一日臣景歷。

### 至德三年陳少主敕迎第十一 凡五敕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弊？都下法事恒興，希相助弘闡。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遲能即出也。正月十一日，臣徵，神筆。一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

#### 少主第二敕：

得使人趙君卿啟，并省來答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巖壑高深，乃幽人之節，佛法示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

醫藥，在疾彌是所宜。故遣前主書朱宙迎接，想便相隨出都，唯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二月八日，臣徵，神筆。朱宙口述一二。

**少主第三敕：**

前雖遣兩使，殊未委悉，意存三寶，故有相迎。今復遣龍宮寺道昇，並令面陳一二也。二月二十八日，臣徵。

**少主敕東陽州刺史永陽王：**

聞王在州迎顓禪師大弘法事，甚會朕心。今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正月十日，臣徵。

**路次迎陵，敕書迎候：**

近得永陽王啟，知禪師遂能屈德，隨朕使出都，甚有欣遲。當稍次近，路涉險道，殊足為勞。今遣敕左右黃吉寶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寺，想示使人，仍令前還，即勒所由料理房舍也。遲近會言，此未委悉。三月二十四日，臣徵。

**至開陽門舍人陳建宗等宣少主口敕第十二** 凡十二敕

禪師舟渚日久，固勞道德，今遣主書陳建宗齋輿往，必希上至敬寺。三月二十六日。

**在至敬宣口敕：**

仰延略成勞動，但禪靜必依空閑，今葺靈曜寺，權充宴坐。敕主書羅闡相送。四月。

**在靈曜寺宣口敕：**

護國之力，莫過數演、仰屈於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還寺就講。今遣舍人施文慶往論。相開法施也。

**在靈曜寺主書羅闡宣口敕：**

送真金像一軀<sup>光跌五寸</sup>，《釋論》一部，闕寶縷[片\*令]案一面，山羊[髟+曷]麈尾一柄<sup>并匣</sup>，虎面香鑪一面<sup>并合</sup>。東田口二。

**羅闡又宣口敕：**

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

**羅闡宣口敕：**



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細蕉五端，絹布各十匹，綿十觔，黃屑二斗。扶月白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隨，由扶月送。學士三人，弟子三十人，人各給夏服。扶月供，依舊式。

**羅闡宣口敕：**

不許讓扶月供，扶月薄少，無所致讓。受已捨施，彌會功德之心。

**羅闡宣口敕：**

不許讓覲衣物，法施無盡，財物有竭，所送不多，忘懷納受。九月二十四日。

**羅闡宣口敕：**

施檳榔二千子，節子一百枚，椰席一領。

**羅闡宣口敕請講：**

國家一年，舊有仁王兩集，仰屈於太極殿開講。法式處分，一聽指撝。今遣主書羅闡取意。

**口敕於光宅寺講《仁王經》：**

今欲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敬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遣後閣舍人李善慶往，達知一二。

**口敕治光宅寺：**

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敕繕量，隨由就功一二。羅闡取來意。

國清百錄卷第一

## 國清百錄卷第二

隋沙門灌頂纂

### 少主后沈手令書第十三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藉熏修菩提眷屬。謹和南。答：令名海慧菩薩。

沈后扶月供：熏陸、沈檀各十觔，黃屑一斗，細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澗米五石，錢一千文。

右件，月月供光宅寺。三月十二日。

### 少主皇太子請戒疏第十四

淵和南：仰惟化道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人；昭觸光輝，託迹朋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七淨，渴仰四依，庶三自之歸可弘，五戒之法永固。竊尋內外兩教，大小二乘，重道尊師，由來尚矣！伏希俯從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月十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為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略申誠款，殊未宣悉。弟子淵和南。正月十三日。

皇太子扶月供：熏陸香一合，檀香三十觔，中藤紙一垛，乳酥一斗，錢二千文。

右牒，月月供光宅寺。

### 陳永陽王手自書第十五 凡三書

秋氣淒冷，願安樂行耳。弟子寡末，未能治道，願欲延屈，方憑開導。今遣左右陳文強往，悉其一二。弟子陳伯智和南。八月十日。

#### 王第二書：

弟子少奉正真，長而彌篤，州中事隙，時得用心。但至止以來，實有欽睭。前書要師出鎮講說，未辱還告。良以鬱陶佇聽之情不忘瞬息。重遣今信，

必望翻然。學徒多少，並希攜帶。故前有白，尋勒人船，所遲來儀，會言在促。弟子陳伯智和南。

### 王第三書：

使人山返，仰具高懷，域誠不果，更深為恨。本知山水得性，為物忘懷，復須安忍，今遣迎接，佇望光臨。弟子陳伯智和南。高麗昆布、人參等送去，是物陋返仄。

### 永陽王解講疏第十六

菩薩戒弟子陳靜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寶，幽顯冥空，現前凡聖。伏惟法王法力，憫三界之顛愚；無漏無為，開一乘之奧典。深宗絕稱，仰蓮華以立名；實智難思，借寶珠而喻理。殷勤弘接，始則大事因緣；指掌言提，終令小乘解悟。接須彌，擲世界，未是為難；開祕密，導蒼生，斯為勿易。天台顛闍黎，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仰屈來儀，闡揚極教。高軒層殿，廣闢齊宮，聖眾雲集，仙群霧委，俱奉傳燈之曜，共把懸河之流。法侶忻慶，神祇踊躍。弟子飄蕩業風，沈淪愛水，雖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輪馳騖，曦和之轡不留；月鏡迴軒，嫦娥之影難駐。適啟金函，便收寶軸，法輪輟軫，鷲嶺之說何期；清梵停音，漁山之唱方息。有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謹於今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并度人出家。又觀音菩薩法身大士，拯危拔難，利益人天，奉造靈儀，即日鎔鑄。用斯福善，上資清廟聖靈。又奉為即日至尊，願御膳勝常安，德宮太后菩薩寢興納豫，皇太子起居萬福，諸王諸主咸保嘉慶。未及弟子自身，并息諶等內外眷屬，一切因緣，壽命長遠，身心快樂。唯願顯揚三寶，通達五乘，戒與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潔。生生世世，與闍黎及講眾黑白，見聞覺知，恒結善友，恒將濟度，還同智積奉智勝如來，便似藥王觀雷音種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處兜率天宮，俱蕩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薩為等侶，恒沙國土為佛事，得法自在，得心自在，同修七覺分，同趣三菩提。虛空有邊，此願無盡。仰希幽顯證明，法界怨親，同入願海，迴向薩雲若，為無所得故。

永陽王手書屬真觀惠裴二法師第十七

裴是東王蕭釋門師，觀出梁湘，浙江永陽王嘗師事之。

靜惠和南：更雪寒重，願禮懺不迺仰疲。弟子眩恍無理，真觀法師願得入山攝慮禪寂，今以彼書仰呈裴公。又正束裝，待小晴適，便當就路。但觀公非唯義解，又誦《法華》，既朗慧燈，方澄定水。仰惟闍黎，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於將墜，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餘光，用拯澆俗。兼孔山陰捨良田以供耕墾，姚寶女捨淨財以給菹菜。禪堂行就修緝，糧廩不慮闕無。諸善因緣，亦各隨喜。弟子劣薄，竭誠供養，願勿以資待繼意徒眾為憂，憑茲福業，庶遣煩勞，藉此熏修，冀荷冥祐。弟子陳靜惠和南。

王送經像入天台，金銅坐像一軀，《涅槃經》一部，燭一百挺，大幡二十張，絹一百匹，淨人白石，淨人阿甘。右牒。

陳義同公沈君理請疏第十八

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題，一夏內，仍就剖釋。道俗咸瞻，延佇嘉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耳。謹和南。

陳左僕射徐陵書第十九

陵書最多，門人競持去，追尋止得三紙，并願書。

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眾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聞，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璪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唯遲拔

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陳徐陵五願上智者禪師。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 陳吏部尚書毛喜書第二十 凡五書

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於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為恨轉積。南嶽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嶽嶺，徒眾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迴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歆懣敬德。信人今返，白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

弟子諸弟及兒等，悉蒙平安。第二任鄱陽郡，第三為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廷卿，第五入閣任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為中書舍人。仰蒙垂顧，以大善知識大同學，輒復遠諮。

喜次書：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閑，轉有困爾。仰承移往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俱深。仰惟本以曠濟為業，獨守空巖，更恐違菩薩普被之旨。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詳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於彼我！京師彌可言師一二。因拔師口具其間，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

喜次書：適奉南嶽信，山眾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牋香二片，熏陸香二觔，檳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勿責也。弟子毛喜和南。

喜又書慶講：今者仰餐敷說，訓往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

## 天台山修禪寺智顓禪師放生碑文第二十一

陳 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東海 徐孝克 撰

夫太易無體，品類所以咸亨；太一無名，至人於是設教。仰觀俯法，遠取旁求，兼三以才，吹萬維物。建官台鉉，則五嶽作鎮；辨方伯牧，故四瀆分流。闢伊闕、覽八紘，鑿龍門、陂九澤。播厥習險，因之以利民；相生卜洛，樹之以君長。坎之時用大矣哉！

我皇帝作聖凝神，乘圖御籙，無為無欲，道契汾陽；垂拱垂衣，德隆至治。辰象貞明，管灰合序，方外無虞，海內有截。被風雅於華戎，盛雍熙於曩代，巍巍乎難得而稱者也！

至如光啟法式，榮敷道樹，化彰十善，弘濟四生。天台修禪寺智顓禪師，蔬練自居，苦節行矣，奉揚皇風，總持像季。禪師俗姓陳氏，潁川人也，乃有媯之後焉。四友驚座，遜聽多美，六奇列爵，世載其賢。祖詮早世。父起祖。梁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縣開國侯。禪師童真出家，聰敏易悟。寓居荊峽，遊化幽、并，自北徂南，兼行禪智。禹穴勝探，台山是卜。白雞路出，青髓巖開；攀桂結宇，蕭然憩止。林交五柳，既馥梅檀之氛；塔現三層，終縣水精之色。雲崖天樂，不鼓自鳴；石室金容，無形留影。秀嶺嶽崑，浪波浩瀚；洪濤蜃氣，冒遠苞空。巨壑喬松，干雲翳日；翔集飛走，叢育珍怪。地中藏玉，觀曲杖而易辨；淵內沈珠，見圓流而可別。神通開士，如意桑門，振錫咒泉，騰空舞鉢。受丹仙容，汎急水而時來；避官真人，乘迴風而迴至。厥土宏麗，靈識斯在。

禪師福慧鎡基，聲光利益。宣猛將軍、臨海內史計尚兒，子勳之胄，世顯方術，賣藥登仙，聞于昔漢，剖符作守。即此明時，請轉法輪，講《金光明經》一部。前雲騎將軍、臨海內史陳思展，及其猶子陳要卿等，即土人也。戎章衣繡，優秩家邦，奉屈禪師，次講《法華》經典。白牙團扇，初開律藏之門；玉柄塵尾，旁闡經王之偈。繫珠始訓，親友醉除；夢鼓將鳴，梵魔疑遣。因迺雙明誠勸，廣辯殃福。尚兒仍獎諭窟主嚴續祖、羊公賀等群賢，凡百君子，信誓斯立。丹誠恪勤，白業諧辯。嗟如棠之往累，歎釣濮之來緣，

各捨簞業及魚梁等，合六十三所。二緣樹下，懸唱善哉；五旬座上，遙聞彈指。巨海無際，一時清謐；眾生無邊，同荷安快。掌擎世界，未粵難思；手把虛空，非名希有。桂陽王殿下，皇枝之貴，思懋問平，情崇孔釋。吐懸河之旨，擊節證明；示半月之形，深心隨喜。五侯三傑，曾不聞然；黃髮青衿，咸同踊躍。藏諸篆素，青編落簡；樹以貞碑，芳聲靡絕。假令山止海運，惠施之美猶傳；龜吉筮凶，鐫勒之功無毀。

孝克才慚十倍，學墮三餘，春蒐秋獮，久捐染截，書紳畫地，曾何圖寫。雖復張池並黑，寧擬妙辭；峴石徒刊，非能墮淚。仰熏心之上善，羨山水之清音，寸志片言，乃為銘曰：

設位觀像，剖極開渾；蕩蕩為大，蒼蒼以尊。  
 膏川淚瀆，地脈河源；導疏咨禹，蓋取維軒。  
 嗟乎坎德，至矣坤元；淳風樂土，君臨御寓。  
 明明孝治，穆穆聖主；道冠當今，功高前古。  
 慶協嘉瑞，美均擊拊；仁沾動植，澤及遐宇。  
 釋種高族，身資瓢菽；匪慕分圭，歸心染服。  
 辭彼緣慮，言施幽谷；志託松筠，形隨槁木。  
 七覺善誘，五禪清肅；無遠弗屆，無思不服。  
 將軍邦宰，肩印銷罪；淑女良夫，民業珍賄。  
 靡宏十明，寧迫百倍；不見所欲，忘懷無待。  
 各捨貨泉，同成佛海；泱泱冥蒙，瞻眺唯空。  
 屏師送雨，列子揚風；鯤鱗以北，極外之東。  
 遠水銜日，曾波駕蓬；地上之比，山下之蒙。  
 涇清渭濁，朝宗會同；天台維節，林泉搔屑。  
 頂列三辰，峰危九折；瀑布高瀉，神狀姝潔。  
 響若奔雷，皎如素雪；隆冬不凝，炎旱無竭。  
 石橋杳邈，晨暉映徹；仰止青霄，俯臨丹穴。  
 鳥路雲通，人途徑絕；渤澥難邊，含情泝沿。  
 嗷嗷岌岌，萬萬千千；鼓鰓掉尾，相望自然。

壁網無挂，任鉤不牽；歌舫靜拽，響俎停羶。  
行滿業大，弘生為最；斷樹誠規，翳樊斯誠。

增參靈鶴，敬康神蔡；隨感明珠，于期軒蓋。  
嘉會信徵，潛騰是賴；逝矣虞淵，波瀾易遷。  
高岸深谷，蓬海桑田；石餘幾拂，芥盡何年。  
大地將隕，須彌洞然；風傾金際，火及初禪。  
猗歟水性，報轉常圓。

### 隋高祖文皇帝敕書第二十二

皇帝敬問光宅寺智顛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眾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為民除害。吳越之地，今得廓清，道俗又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獎進僧伍，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為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仰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

開皇十年（590）正月十六日，內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 秦孝王書第二十三 凡二書

冬暮寒切，道體何如？法務勤辛，有以勞念。安州方等寺，奉為皇帝修立，屈法師向彼行道。甚不可言，已令所司發遣供給。願以熏修為懷，不憚利涉也。道深敬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十二月十七日。

次書：傾仰每深，甚熱，禪師道體何如？修習不乃勞心也。未由有展，企結良深，願珍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五月十九日。奉施沈香等如別，至願檢領。沈香十觔，賤香十觔，熏陸少許。右牒，薄伸供養。



## 晉王初迎書第二十四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休和，安樂行不？法師抗志名山，棲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修。籍甚徽猷，久承音德，欽風已積，味道為勞。冀託舟航，用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輕舉，以沃虛襟。佇望來儀，不乖眷意也。弟子楊廣和南。

## 王治禪眾寺書第二十五

深具謙挹之旨，但高人遊處，觸地是安。然法宇僧坊，須盡嚴正。經云：四事供養，一不可虧。已勒有司修葺，願忘懷受施也。弟子楊廣和南。

## 王受菩薩戒疏第二十六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楊州總管諸軍事、楊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飛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為籌，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啟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為方便。如彼眾流，咸宗大海。

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逕，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因基址，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揆庸憊，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吾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為和尚，文殊師利冥作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為臆說？深信佛語，聿遵明導。

天台智顛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盛風，名稱普聞，眾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日種羅睺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為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眾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

王嚬戒師衣物等：聖種納袈裟一緣，黃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南布袈裟一緣，黃絲布襪一具，絹四十匹，鬱泥絲布偏袒一領，黃紬臥褥一領，布三十禪，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蚊幃一張，紙二百張，鬱泥絲布裙一腰，紫縵靴一量，錢五十貫，鬱泥雲龍綾被一緣，龍鬚席一領，蠟燭十挺，鬱泥羅頭帽一領，須彌氈一領，銅硯一面，高麗青坐布一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絲布背褙一領，南榴枕一枚，和香一合，鐵錫杖一柄見在，象牙管一管，麈尾一柄，烏油鐵鉢一口并袋，斑竹筆二管，銅七筋一具，犀角如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一枚，銅重碗三口，鉅石香鑪一具，山水繩床一張，銅搔勞一口，銅香火七筋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澡灌一口，楠榴夾膝一枚，桃竹蠅拂一柄，鐵剪刀一口，菴移文木案并褥，犀裝爪刀一口，鐵剃刀一口，黃絲布隱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鐵鑷子一具，白瓦唾壺一口并籠中，柿心筆格一枚，銅燭擎一具，鉅石裝柿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白團扇一柄，師嚴教尊右四字，喜捨供養右四字，習惱餘氣右四字，緣覺侵斷右四字，咸登常樂右四字，豈如菩薩右四字，能施所受右四字，聲聞是證右四字，戒定慧滿右四字，苦集滅道右四字，穀皮屏風一具爪篆、龍魚、科斗、飛白、垂露、倒薤等書，淨人善心年十一。

右牒，開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王稟戒，名總持菩薩，書疏即用法諱，弟子總持和南。

## 王謝書第二十七

柳顧言還，奉旨垂示，六種捨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嚫，猶以陋薄，不稱宿心。來旨既以轉施，功德彌為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非蔽識，所能周見。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以不多，願恒留受用，故遣報諮。謹和南。

## 王參書第二十八

弟子總持和南：履長戒辰，在俗咸慶。伏惟吐納禪慧，與時休和。弟子稟受以來，粗堪靜攝，謹遣參承。謹和南。

## 王請留書第二十九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來誨，須往荆楚，辭致首尾，仰具高懷。但祇稟淨戒，事成甫爾，宿昔凝滯，匪遑諮決。闍梨和尚，經稱勝田，種子雖投，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永伸供養，庶憑善誘，日灑塵勞。凡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天竺？菩薩應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虛受物，遲延展禮，面當諮遜。謹和南。

開府柳顧言宣口教云：智者為當長去，更有還期。弟子意不欲相去遼遠，脫能旋迴，不敢留停，鎮下近山，隨樂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鎮，仍共至棲霞履行，於彼送別。

## 王重留書第三十

弟子總持和南：逮旨。須取明二日垂別，修復未周，便深傾歆。弟子前昨晝夜熟更惟忖：智者至止以來，未經一夏，兼荆潭路遠，安居將促，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去此處，又不至前所，半途結夏，投止亦難。又按經律，一夏供養安居僧，福田無量，況乎師道，及大眾力？凡夫淺薄，本資勝緣；菩薩大慈，須受應供。暮春行謝，首夏向臻，九旬忽違，四事虛棄。修心與理，於情匪安。今欲仰留度夏發遣，冀不半途飄露，脫疑邑下喧湫。須依林壑，安居攝山，亦當為便。若法歲將滿，預勒蔣州裝船，南出石頭，西浮彌

易。既乘爽節，因得順風，去留之宜，事理咸會。此間彼處，仰聽擇一。意不可盡，辭豈多宣？謹和南。三月一日。

### 王許行書第三十一

弟子總持和南：復逮今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緣，豈敢違忤？謹遵宿願，即命所司發遣。發日離晨，仰聽詳擇。庶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求期，必當無爽。用茲歡喜，以蠲悲歎。謹和南。

### 蔣州僧論毀寺書第三十二

奉誠寺慧文、龍光寺法令、光宅寺智勝等稽首和南：伏見使人齋符，壞諸空寺。若如即目所睹，全之與破，及有僧無僧，毀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薩植信嵩明，興建三尊，慈仁化物，豈不弘護佛法留心塔寺？但此處僧徒，忽見毀廢，咸懷憂恐。大王雖照同朝日，而聖德高遠，眾情傾仰，無因簡徹。伏惟智者禪師，道俗歸止，有所言勸，悉善為先。文等不揆庸微，馳來奉告。必願運大慈悲，垂為申達，異未壞之寺，庶得安全。敢藉護持，輒此祈仰。謹和南。開皇十二年（592）二月八日。

### 述蔣州僧書第三十三

今獲蔣州奉誠寺慧文律師書，敬呈如別。仰惟匡持三寶，行菩薩慈。近年寇賊交橫，寺塔燒燼，仰乘大力，建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賴，收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銜恩滿路。昔居戎在陳，尚得存心，況息武興文，方應光顯。至如慧文所述，擄剔伽藍，必由所官人多生僻解，致令外僧惶惑，憂懼不寧。貧道常念無堪，謬當知識，若論愛惜形命，豈敢言忤公門？特是佛法相關，亦由香火事大，意之所為，唯憂冥道，寧忘即日之身，必存未來之議。若不述愚心，則虛當四事，復乖三稔香火。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唯悕事辦，豈慮因果將來善惡耶？當願聖德尊嚴，履萬安之路，福祿隆重，高而不危。修菩薩行，棟梁佛法，牆塹三寶，澤覃四海，風芳萬代。若謂寺多州少，國或不聽，方便善權，仰由安立。若須營造治葺

城隍，江南竹木之鄉，採伐彌易。仰希弘紹，提拔將沈，故寺若存，新福更長。冀蒙矜允，幽顯沾恩，法事仰干，追深愧錯。沙門某敬白，三月十一日。

### 王答蔣州事第三十四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高旨，騰蔣州僧所及。竊以僧居望刹，食惟分衛，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專征，弔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內又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亡殷頑民，不慚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鉢略成空返，僧眾無依，實可傷歎！彼地福盡，方成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唯虛廊檐宇，會當倒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權借築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為府廡。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勒所司，具條孔目，無慮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誣。必願言提，冥諸其掌，猥延滿軌，戀側良深。謹和南。

### 述匡山寺書第三十五

江州匡山東林寺者，東晉雁門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天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真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遠內閑半滿，外善三玄，德布遐方，聲高霄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師，頭陀其下。若說若默，修西方觀。末於林右，建立伽藍，因以為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宇，即日宛然。峰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山人延請，因棲其峰。次梁慧歸，在後登躡，方建伽藍。峰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咒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於泥洹日。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峰頂，以歲為日，羨翫忘勞。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為兩寺檀越，庶藉影響，眾得安心，禮誦虔誠，用酬洪澤。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門某敬白。

### 王答匡山書第三十六

弟子總持和南：垂誨述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峰頂寺，須令弟子並為檀越主。山嶺盤秀，下屬江湖，香鑪層峰，上虧雲日，仙人之所戾止，隱倫於焉不歸。況乎慧遠法師，勝依結構；謝客梁元，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峰頂；智者憩歷，踵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藉熏修，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偏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頒下。謹和南。三月一日。

### 王與匡山三寺書第三十七

極暄，法師道體何如？眾內咸宜也！雁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朔野，棲息南山。自斯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令為寺檀越，顧修寡薄，非敢克當。獎導既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 與禪閣寺書：

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眾清善？匡山佛寺，興自慧遠法師。法師師於彌天道安，安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為最。江東龍藏，悉本雁門。雁門上人，創迹廬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晚澆漓，別生禪閣，僧徒好異，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聞。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 與峰頂寺書：

暮春暄和，寺眾清勝，禪悅法喜，致足恬懷。鑪峰香氣，煙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為在總內，令為檀越，誠深隨喜，更追厚愧，善當敬勗。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 王謝法門書第三十八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今日齋竟，即事登舟，睽阻方遙，彌以傾歎。垂示法相，雖文旨淵曠，源本難尋，而教門方便，開悟易益。恭承善誘，永以受持，庶藉津梁，得無退轉。自服膺至道，每沾弘護，將事遵途，復降良藥。沐浴慈被，伏用悽荷。謹和南。

### 王遣使往匡山參書第三十九

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傳中詵還，逮去月朔告。用慰延結，熱猶熾，願道體休和。仰承經過攝山鍾岫，寺塔安善，徒眾和肅。仍留二十僧，權停開善，進至匡嶽，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為一寺，峰頂精舍，復皆隨喜。敬緣勸發，獲此熏修，用耨身田，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喜荷彌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二十九日來石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違心，馳情彭蠡，以日為歲，無時暫忘。願未解夏前，預整裝束，法歲若滿，即事西浮。彼間酬願，務令在促。非但弟子蔽識，希護周爰；深恐禪慧學徒，咸思鑽仰。宣尼在陳致歎，自衛便歸，屈道紆情，事非為己。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祇承，并貢別牒，用忘存省，敢略繁辭。謹和南，七月一日。

法衣六件，鹽一百斛，米一百斛。

右件，其鹽米，悉出江州正倉。王灌齋合魚開送。

### 王重遣匡山參書第四十

弟子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誨，用慰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稍久。法緣若竟，願即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還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來旨勗以法事，實用慚悚。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即建深善，輒以諮知。仰承相次，為營功德，深荷扶助，難用遠陳。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請僧料，云何能得相資？前施鹽米，其米迴入東林，鹽以上路，盈長之外，乃可別營功德。今山僧返路行用，仰酬尋別，遣使迎延，願預整歸計。江山遼復，豈盡誠曲？謹和南。十月十日。

### 王遣使潭州迎書第四十一

弟子總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重，禪悅經行，願常安樂。弟子頃來，每多勞疾，但睽覲稍久，唯用傾結。仰度所營功德，已當究竟。今遣左親信

伏達奉迎，願便事沿流，延遲諮具。謹和南，十一月十五日。

### 王遣使荊州迎書第四十二

弟子總持和南：暄和，道體勝念。仰揆衡嶽法事，久當圓滿；江陵功德，復應成就。隨喜之至，難用勝言。弟子今入朝覲，行次陝州，馳仰之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便進道。來月下旬，唯遲祇接。路首匆促，豈復委宣？謹和南。二月二十二日。

### 王入朝遣使參書第四十三 凡六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移歲，馳誠載勞，兼事入朝，彌增延屬。武關雖阻，荊近於吳。是以暫停陝州，遣使承接。行人返命，具奉覲縷。非唯年尊疾動，又以結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須停止。弟子還鎮非久，便願沿流，仰會江都，庶應旦夕。將聖德果，亦復差機。因緣多端，請不勞慮。謹和南。九月十日。

弟子總持和南：僧使智邃來，奉五月二日誨，用慰馳結。仰承衡嶽功德圓滿，便致荊巫，履涉虧和，深以傾悚。弟子於江都入朝，至陝關眩瞶，停岐陽，腹內又不調適。去月末，還京輦，如欲相承，猶自羸。爾未即祇覲，望雲延願珍納。行人今返，辭豈宣具？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於荊州當陽縣境玉泉山陞，為建造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伏以布金遍地，買園建立，奉置三尊，永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算數所不能量。孰意輕微，頓蒙創造，循復來旨，爽然失厝。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無容違拒，苟作形迹。即具聞奏，嘉號乃覃，名符天冠道場，聲滿恒沙世界。福報仰歸，遜辭難涉。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垂旨令撰衡嶽禪師碑文。郭有道之無愧辭，高德逾此；陸士衡之披文想質，弟子多慚。既蒙獎成，不無剋勵。邯鄲絕妙，深恐難工。還鎮病瘳，庶或勉強。循覽行狀，用難思議。佛澄、道安，寧復過是？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垂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述是梁武帝時外國唯獻四領，今餘一而是建初烏瓊法師所披。謹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



譬之辭。永服周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豈唯元日？著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率施別牒，五彩旛、錦香鑪、檀等十種，示表微誠，薄申是貺，尠陋追悚。謹和南。

五色四十九尺旛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絹五十匹，錦香鑪檀十張，熏陸香二觔，剃刀十口，鴟納袈裟一領，油鐵鉢十口，雄黃七觔，青須彌氈五領。右牒。

#### 文皇帝敕給荊州玉泉寺額書第四十四

皇帝敬問修禪寺智顓禪師：省書具至。意孟秋餘熱，道體何如？熏修禪悅，有以怡慰。所須寺名額，今依來請。智邃師還，指宣往意。

開皇十三年（593）七月二十三日，兼內史令蜀王臣秀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慘，奉內史舍人長坦男臣鄭子良行。

#### 王在京遣書第四十五 凡二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已久，馳係實深。獻歲非遙，傾遲虔禮，暮春屆節，當遣奉候。謹和南。九月二十四日。

#### 王在京重遣：

弟子總持和南：適逮近旨，用尉馳情。春暄，願道體康勝。玉泉創立，道場嚴整，禪眾歸集，靜慧日新。隨喜之深，難以辭論。弟子始服三石散竟，調息勞心。秋仲歸蕃，請夏訖沿下，在於拜覲，差當匪奢。其間珍德，今遣統軍魯子譽往祇承。謹和南。

#### 王從駕東嶽於路遣書第四十六 凡二書

弟子總持和南：仲秋轉冷，仰惟道體康愈。弟子即日粗可行，未由虔禮，但增延結。願珍德，謹遣修承。謹和南。

#### 於路次書：

總持和南：寒氣漸嚴，仰惟康豫，動寂怡神，興居安悅。弟子陪奉鑾駕，

旅次長奉，遠憑勝力，行往安隱。瞻言祇覲，庶或匪遙。願珍重，此不宣具。謹和南。十月十九日。

### 王還鎮遣迎書第四十七

弟子總持和南：獻歲春明，仰惟道體勝豫。禪悅法喜，眾咸集業，功歸有在，悉由明導。敬憶江都，暫欲西上，先到衡嶽，用賽師恩；次往渚宮，以報生處。虔承此旨，衛送大江；陽子臨流，具申來請。即蒙開許，還至觀濤。年來歲往，寒暑屢變，恭聞功德圓滿，遠難讚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過庭所聞，匪直詩禮，轉輪斯奉，實惟日暮。今者陪扈鑾輿，發自京師，言停洛陽，又止歷下。柴望之禮，本自《虞書》；巡會之聲，盛於姬典。至尊憲章先古，允協人神，相風指南，奉朝東岱。以今月十一日吉辰，宗事云畢。于時天地載廓，日月增華，休氣神光。燭近被遠，靈芝競吐，山谷連木，並秀宮壇。瘖聾矇瞍之徒，無鑿而自愈；扶老攜幼之侶，不謀而同到。臣子殫見，事非虛飾；一物得所，萬里斯應。師資至重，敢不稍聞？弟子從便蕃，即辭行所，夾鍾將末，必屆楊州。今遣奉迎，便願沿下。餘春未盡，必希拜覲。其間珍德，續復祇承。謹和南。正月二十日。

### 王謝天冠并請義書第四十八

總持和南：前揆菩薩天冠率，爾式之樣，深嫌不工，即用呈簡。爰逮今製，思出神衿，圖比目連，妙逾郢匠。開士五明，此居其一；金剛種智，茲焉標萬。是智因地化物，不可思議，接引隨方，奚能盡達。冠尊於身，端嚴稱首，跪承頂戴，覽鏡徘徊，有飾陋容，增華改觀。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觸仰勝緣，度脫舟航，何慮不果？但戒為基址，信實行先，保解毘尼，昔年虔受。身雖疏漏，心護明珠，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猥以凡薄，荷國鎮蕃，為子為臣，難虧難怠。豈藉四緣，能入三昧？此非臆斷，實荷誠說。經稱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定解相資，能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膺智斷，率先名教，永汎法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

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若未堪敷化，且暫息緣，如可津梁，便開祕藏。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瀝素款，成就事重，請棄飾辭。謹和南。六月二十一日。

### 讓請義書第四十九

答：爰逮累翰，殷勤至法。匹夫行善，止度一身；仁王弘道，含生荷賴。蓋登地菩薩應生大家，所以發心興隆大道，曷可量也！孰可比哉！貧道山僧，本懷夙至，於天台舊居，言念無捨。庶因世境安樂，更得寄趾幽林，仰為行道，非唯城邑。近歲謬承人汎，擬迹師資，顧此疏蔽，似非時許。況聖澤日隆，復垂今命！省諸庸鄙，彌匪克堪。貧道稟承師教，禪慧頗持，耳去眼流，如華上水。採聽經論，其功既淺，賴荷禪門，憑定修習。比於專學，數論區分，理乃弗違，業乖至熟。自非如來明達，種智高圓，擅材殊能，誰肯雙揖？況乎去聖滋遠，曉悟甚微！徒欲承恩，懼乖深寄，有招幽譴，兼虧聖德。特願更迴神慮，別俟勝賢，妙果芳因，使無斷絕。經稱一句染神，歷劫不朽。大智慧海，信為能入。固知深解大乘，佛法久住，功德易滿，智慧最高。守質抱愚，仰希聽覽，徒申庸俚，終不自宣。沙門某白。

### 王重請義書第五十

弟子總持和南：仰逮還旨，猶乘謙尊，循復久之，恍如自失。切以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緣，厝心有在。若習《毘曇》，則滯有情著；若修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兼舉，猶帶小乘；《釋論》、《地持》，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遍修，僧家尚難盡備，況居俗而欲兼善？當今數論法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因禪發，多起諍心。達者無違，求那明偈。仰惟厚習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禪師，親所記荊，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已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式，瓦官大集，眾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獲交綏。忍師讚歎，唯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便事勝集，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聽聞，眾咸瞻仰。適承前往荆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

故知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弟子即日，而不依請，譬彼彌勒，今當問誰？唯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無窮，法施無盡。復使顧言，稽首虔拜。謹和南。六月二十五日。

國清百錄卷第二

## 國清百錄卷第三

隋沙門灌頂纂

### 王謝義疏書第五十一

弟子總持和南：逮旨送初卷《義疏》，跪承法寶，粗覽綱宗，悉檀內外，耳未曾聞。故知龍樹代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眼未睹明闇。謹復研尋，遲此覲接。謹和南。

### 王論荊州諸寺書第五十二

弟子總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近既賜令檢校，今須書及江陵總管，當勒所由，終聽僧使奢促。弟子仰蒙淨戒，宿世因緣，稍希義理，智波羅蜜，爰降開許，始制《義疏》，方憑啟沃，向入慧門。昔年仰請棲霞，時往觀行，政為密邇，朝發暮到，應可諮決，不異邑居。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台之路，幸願輟情。屈己為人，菩薩有賜，於專契弗敢違。前都未知淨人善心，已墮僧數，濟度無隔，唯用隨喜。謹和南。七月二十七日。

### 重述還天台書第五十三

前所諮天台山事，本聽後期；爰逮報示，不然夙志。棲霞乃言咫尺。非關本誓之心；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囑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充禽鳥，焚燒餘骨，送往天台。願得次生，還棲山谷，修業成辦，乃可利人。但仰赴義門，多慚芻淺，發心既重，輒課庸微，去聽慈恩，庶無匆促。政言天台營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為己。昔年修葺，願創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絕，故欲遣修葺，冀憑方便。同途校具，淨人得蒙勝舉。并祈一旨，事並前諮，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懼多煩沓，未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彌大。玉泉、十住，許垂恩為，唯待教旨，即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遙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仰聞頻煩，言何能謝。沙門某白。三月二十日。

### 王答書第五十四

總持和南：復垂誨旨，益具仁慈。開士虛懷，隨感必應，本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日淺，未堪違遠，深憑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勝功，能得建立。方須影響，永至金剛。江陵書及會稽教下，並勒所司，以時發遣。謹和南。七月二十九日。

### 王與上柱國蘄郡公荊州總管達奚儒書第五十五

智者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授淨戒。今修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徂玉泉寺，並見請為檀越。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師今遣僧使志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璨、道慧法師，十住寺道臻法師經理，想加心影響，獎成妙業。公私覃福，幽顯同賴。法事遠白，不復暄涼也。楊廣呈。八月二日。

### 答度人出家書第五十六

切以今月嘉辰，菩薩應世，奉為至尊、皇后，報恩功德，鎔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為弟子，輒當恭旨，作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為作依止。並賜法衣，即於眾前，歡喜頂戴。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九日。

### 答放徒流書第五十七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日清淨圓滿，恩放徒流，矜免鞭罰。上開府潘惠達、儀同張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斟酌。謹即依事詢詳。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淳善御俗，仰屬輪王。案此經云：若犯王法，繫縛枷鎖，諸苦惱等，悉令解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赦屈厄之人，徒鎖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安樂。教旨符應經文，豈非宿植德本？慈善根力，謬以多幸，忝此大緣，率勵僧徒。清齋洗滌，龍王注雨，甘澤並周，爰開獄門。杻械解脫，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稱恩感戴。加復送以勝幡，仍懸寶塔，登高散華，燒香朗燭，並留供設，說

法開示，咸令向善。其僧法運等，雖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穢道流。思乃上來，戰深下恥，白大眾，留七日。晨夜訓責，暫依擯黜，使慚誠獎耳。沙門某敬白。十月十六日。

### 答施物書第五十八

開府柳顧言宣教，以法歲圓滿，爰降勞問。并施金色新製香鑪奩一具，法衣一通，綿絹百段，燭三十挺，紙二千張，上廚果食等。剎那不住，節序相催，老至易悲，觀心難諦。幸憑弘建正法，省無戒慧，實懼難銷。香鑪起峰，蓮華奪豔，忍辱離塵，安行履躡。經稱受用，無作恒住，燭俟夜燦，紙擬淨名。當機要施，法事忘謝，果食縑綺，道場同沾。歸福有在，辭略言外。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五日。

### 王迎入城礙雨移日書第五十九

總持和南：方要仰延，雨乃暫阻。明間若晴，別當遣信。謹和南。七月二十六日。

### 王迎入城書第六十

總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來甫爾，未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候接，異近祇覲。謹和南。九月十六日。

### 王遣使入天台參書第六十一

總持和南：麥序氣清，道體和適，福慧莊嚴，與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粗復可行。近頻降兩書，爰垂示功德，《玄義》刪削，《文句》入初。其舊維新，從麤至妙，會須披接，方豁煙雲。春律已謝，夏坐方結，敢違經教，涉暑出迎。白露宵團，秋風葉下，必預舟楫，迎覲江陽。然仰勞著述，已涉數載，般若多障，近願成功。日就月將，庶方啟沃，率貢別牒，示表虔誠。在敬無文，仰揆弘亮。其間珍德，續事音語。謹和南。

納袈裟十領，龍鬚席二領，須彌氈二領，貓牛酥三瓶，熏陸香一合。

## 王遣使入天台迎書第六十二

總持和南：霜氣已緊，蚊熱久祛，方恐洞沍，預取調適。今遣奉迎，祇禮非奢。謹和南。九月二十二日。

## 王參病書第六十三

總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剡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薩示疾，在疾亦愈，但於翹誠，交用悚灼。今遣醫李膺往處治，小得康損，願徐進路，遲禮覲無遠。謹和南。

## 發願疏文第六十四

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修復。鄞縣阿育王塔寺頽毀，願更修治。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右三處功德乞修，沙門某敬白。

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不毀，人眾見燒。滄瀆浮來，靈塔地涌；剡山天樂，通夢陸咸。三處尊儀，表代三世，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年深歲曩，聖迹凌遲。諸佛影像若淪，眾生善根無寄。某宿世有幸，忝預法門，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為道俗所知。顧影羞躬，無以自處。上慚三寶，無興顯之能；下愧群生，少提拔之力。刻骨刻肌，將何所補？幸值明時，棟梁佛日。願賴皇風，又承眾力，將勸有緣，修治三處。先為興顯三世佛法，次為擁護大隋國土，下為法界一切眾生。若塔像莊嚴，則紹隆不絕，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則報至尊水土之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

但久域此心，緣障未果。此際赴期西出，氣疾增動，毒器坏瓶，固非保惜。先以身命，奉給三寶，謹聽威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污佛法者，伏聽使乞早除差，行願速圓。若命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污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灰滅。滅後，以諸誓願，付囑後人，使經紀修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道場，已發此願。今重於石尊，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一日。



## 遺書與晉王第六十五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召虛譽。學徒強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為虧，應得不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

然聖法既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缺，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

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與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於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

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荊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眾，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

於荊州法集，聽眾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眾，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五恨也。

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揆闇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麾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眾。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

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為三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末，慮有追呼，束裝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比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遍自治，皆未搜簡經論，僻謬尚多，不堪流布。既為王造，寧羞其拙？囑弟子抄寫後本仰簡。

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願一遍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

貧道灰壤雖謝，願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深窮佛教，治道益明，遍行遍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著述延歲，文義不同，悵然自慚。生來所以周章者，皆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為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火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為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不可得。唯當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華香鑪，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遐遠，長保如意也。

南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教許自制，願不忘此旨。南嶽師於潭州立大明寺，彌天道安於荊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護，願光飾先德，為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嘗作有為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又香火施重，近於荊州，仰為造玉泉寺，修治十住寺，並蒙教囑彼總管蘄郡公達奚儒。僧齋教書至夏口，而蘄公亡，書未及付，慈恩已足。願為玉泉作檀越主。今天台頂寺茅菴稍整，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為立一伽藍，始剪木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冥目為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移荊州玉泉寺貫十僧，住天台寺，乞廢寺田，為天台基業。寺圖并石像、發願疏，悉留仰簡。

泰平聖世，皇風整肅，菩薩淨土，不可思議。切見諸州迭送租米，車腳皆三五倍，於公斂不多，私費為重，典章處分，別有深規。貧道不閑，忽言國式。輒謂無米之州，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輪送，則無此私費。管窺未見，理若於式有妨，請不須論；於事有益，願為諮奏，使蒼生慶賴。然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撫育黎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乎？

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儻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

貫帳時或隨緣聽學，或山林修道，不及帳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首貫，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眾，熾然佛法，得無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軌，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末法眾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挾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逢機會，奄成遺囑。亦是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賽。臨命口授，言盡力窮，期迫戀多，知復分說。大善知識，菩提為期。沙門某白，開皇十七年（597）十一月。

### 王答遺旨文第六十六

菩薩戒弟子總持稽首和南：先師天台智者內弟子灌頂、普明至，奉接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紙，手迹四十六字，并《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華香鑪等，跪對修讀，摧振于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在。迦葉狼迹，身證遙追，曇光天台，安禪近躡。誠復如來雙林，四部號慟，而涅槃遺教，法更殷重。況乎五百歲後，四依拯溺，深順佛旨，居世同凡。將欲泥洹，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皎然。彌陀觀音，親來接引。去德茲永，乃增悲戀。追悟今生，還慶夙稟。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由冀尋研，用補咎悔。追惟障惱，現機未發，逖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滅度後，得聖巨多，道耀他方，冥來曉示。再思即世，忽奉大師，良由宿緣，積曾親近，愛覃來命，必垂影響。不捨本誓，筆迹具存，是用歸誠，憑靈戒懇。跪受經疏、如意、香鑪，虔禮西方，心口相誓，手探卷軸，最後殷勤。即於今月十八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已降舟航。唯願即日在寶池，遙開蓮華，今居淨域，近溉濁心。世世生生，師資不闕，革凡登聖，給侍無虧。但義府鉤深，遺文淵博，雖加策駘，終畏面牆。特希溉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暗井，即顯真金。然後仰藉神通，俯厲精力，別詢名僧，奉揚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則弗違提獎，同登彼岸，最勝最上，就此為尊。

灌頂所送最後《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謹即裝治，繕書

習讀。逮旨爾前《玄義》及入文解釋，付弟子焚之，即付還使，遣對燒蕩。犀角如意，蓮華香鑪，遠以垂別，輒當服之無斃，永充法事。今奉施瓷瓦香鑪，供養龕室。遺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好，垂為造寺，始得開剪林木，位置基階。今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陀，並各仍舊。使移荊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內現前之眾，多是渚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張散，豈直十僧而已？所求廢寺水田，以充基業，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擁護。當年別資給行，送經一藏，依法為先師別供養具，鍾幡香等。又施錢直，且充日費。鄮境靈塔，吳內石像，剡縣彌勒尊儀，臥疾之處，並使裝飾，亦不仰異。荊州玉泉寺，既是為造，理當異餘道場。其潭州大明寺，荊州十住、上明寺等，先以敬許為檀越，無容復乖。今誨使製南嶽師碑，即命開府學士柳顧言為序，自撰銘頌。所囑僧有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槃》羯磨，經有誠文，正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墜失。又令加修慈心，撫育民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蓋聞外書為教，仁尚恕物，內典居宗，大慈為首。在文雖異，詣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為國；不有菩薩，豈濟含生？又以僧未貫籍，許其出首，適奉詔書，冥符來及，見機而作，所謂後天而奉天時。糧運轉輸，深關軍國，前已表聞，所司未報，終當方便，必期諧果。及承寄囑，斯復能照他心。前來仰答，無違意旨，庶藉熏修，福祐國家。灌頂、普明，面引詢訪，具述遺形，宴坐宛若平生。轉恨失時，不重餐義味。仰揆定力，如須彌峙，法臘云竟，切願輿迎。一到江陽，還入禪眾，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龕，庶藉瞻仰，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請。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而實宜加護，實須酬仰。二僧今返，輕奉報書，遠拜靈儀，心載嗚咽。謹和南。開皇十八年（598）正月二十日。

### 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願文第六十七

菩薩戒弟子總持和南：十方三世諸佛，一切尊法，三乘聖眾，上界天仙龍神，他心道眼，護持應現，罽塞虛空，無量幽顯。切聞諸佛菩薩不捨本誓，為天人師，拔濟含識。次令和尚闍黎，代作宗範，引接後來，與佛無異。資

敬之重，具在經律。不有明導，豈濟苦海？匪報厚德，豈收福田？遺行可追，謹依佛語。菩薩戒先師天台智者，來踰剡嶺，遷化石城。初聞訊至，哀情摧匴。敬惟勝行，逾滿熙連。佛許臨終自說所得，今開侍者所書，巨有異相。稱我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華》，十住信心，誠文具《瓔珞》。於是空聲異響，遍滿山房。索披大衣，云觀音來至。驗知入決定聚，面睹彌陀。靜攝遷神，安坐身證，及移晦朔，容相儼然。斯蓋無量劫來，檀慧具足，深護佛法，發起群生。非夫顯誨出沒，其孰能於此歟？有始有終者，其唯聖人乎！設以辯才，千萬億偈，讚師福慧，終不能盡。夏初遣信到山，期法歲竟迎接。僧臘既滿，尚疑谿谷毒厲；意取氣交霜雪，杯渡鏡水。及屆剡下，便承臥痾，豈言信次，騰神淨域。遂不獲重睹音容，再諮法味；《維摩義疏》，蘊而莫宣。良由宿障根深，致違心契。已誨於前，須補于後。近於此州禪眾舊居，雖仰為設會，并就天台指畫之地，創造寺塔。而於彼山頭陀之處，未獲熏修。今夤覽別書，囑寄佛法不思議事，感歎銘矜，無已之誠。今遣往於佛隴、峰頂，集眾結齋，願承三寶之力，速達西方。智者證知淨土記莚，生生世世長為大師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脫，不棄緣感，弘到菩提。并乞眾力，為弟子懺悔。自從無明住地以來，至于今日，恒沙惑障，煩惱迷昏，五蓋十纏，輪迴界內，八萬四千，塵勞增長。願憑積慶，及茲功德，眾罪霜露，慧日消除；眾善普會，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藹皇家，寶祚靈長，覃被億兆。開皇十八年（598）正月二十九日。

### 王弔大眾文第六十八

正月二十九日總持和南白：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諸佛及緣覺，尚捨無常身。大師智者，移應遷神，哀摧抽惱，不能自勝。念當戀慕，追慟難忍，永矣奈何，當復奈何。侍者灌頂、普明二人，齋送別書、《觀心論》、《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華香鑪，并智越法師一眾啟，見對增哽，德音若存。即遣條流，移神靈迹，祥瑞炳著，自述分明。舍利全身，于今安坐，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薩大位。素聞得法華三昧，方驗不退法輪。面睹彌陀、觀音、大勢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部弟子，豈不努力？自揆寡薄，無以申報，

唯當敬依付囑，不敢弭忘。應建伽藍，指畫區域。須達引繩，天宮即應，至金剛際。既有要道，當建繕造，一遵本意。昔宣尼亡歿，弟子守墓三年，子貢之徒乃至六載，況乎方置精舍，永樹福基？彼現前僧，慎勿張散，但使謀道，何患無食？期取來生，西方非遠；必若懈退，寶池極遙。今遣使人。於佛隴、峰頂，虔誠懺禮，修福建齋。具如願文，略申鄙意。二僧今返，特此慰書。楊廣白。十一月五日。

### 天台山眾謝啟第六十九

天台沙門智越一眾啟：司馬王弘至，僧使灌頂、普明還，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賜垂慰問，并宣口教，優訪殷勤。謹對龕門，焚香跪讀，言理哀切，痛絕魂心。遺囑累從，亡存載荷。師在之日，常有誨云：今得寺基，為王創造，非爾小僧所辦，別有大力勢人，後當成就，恨吾不見寺成。爾時莫測所由，今蒙繕造，方醒前記。冥相符合，不可思議。經藏法寶，出世舟航，諸佛所師，眾生津導，永鎮佛隴，依止受持。鍾幡香等，施安供養。法鼓警悟，利益人神。千僧法會。功德圓滿。伏想幽靈，慈悲遠鑑。謹於齋日，披讀願文。法席悚心，求入願海。蒙賚齋糧，恩給田地，基業無盡，施命無窮。有待多煩，隆恩難答。教旨維是現前僧，不令張散。伏惟弘護事重，精舍將圓，同學門人，方憑依止。龕室儼然，何心違離？況垂嚴教，益懼丹誠！謹當克厲，倍加心力。但一眾失廕，永遠慈願，追慶夙緣，還蒙覆護。欣悲交至，臨啟涕零。謹啟。開皇十八年（598）二月十五日。

### 王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第七十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遷化，已將一周，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慕感慟，何堪自居。今遣典籤吳景賢，往彼設齋，奉為亡日追福。遲知一二。楊廣和南。開皇十八年（598）。

### 天台山眾謝功德啟第七十一

天台沙門智越一眾啟：典籤吳景賢至，奉教為先師亡日設齋，僧眾五百，

一時雲集。冥途雖隔，感應道通。越等不能灰滅，奄及諱晨，追慕慈顏，悲哽稽首，拉淚銜餐，不勝荷戴。謹啟謝聞。謹啟。

### 天台眾賀啟第七十二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啟：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儲副，生民慶賴，萬國歡寧。凡在道俗，莫不舞抃。況復越等，早蒙覆護，曲奉慈惠，不任悅豫之誠！謹遣僧使灌頂、智璨等，奉啟以聞。謹啟。

### 天台眾謝造寺成啟第七十三

仁壽元年（601）十月三日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啟：伏聞龍樹遷化。天竺為立伽藍；寶誌云亡。梁國盛修開善。良由菩薩本誓，互相顯發，凡是聲聞，但知稱讚。伏惟亡故和尚，具難思之德，作天人之師。安禪涅槃，示希有事。披按經律，千載一聞。妙德昭彰，興於聖世。伏惟尊師重道，爰繕伽藍。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師嘗言：其地必待良緣。追尋此記，彌會今日。即寺居五峰之內，夾兩澗之流，堂殿華敞，房宇嚴祕，方之淨土，用集神仙。成就已來，先師恒垂影迹。聖境雖遙，有感斯應。既興塔廟，故現靈奇，爰示諸佛，咸同攝受。越等庸薄，謬齒門徒，仰慚棟宇，俯勵心力。常於寺內，別修齋懺，恒專禪禮，庶藉熏修。奉酬聖澤，不任喜荷！謹遣使灌頂、智璨，奉啟謝聞。謹啟。

### 僧使對皇太子問答第七十四

仁壽元年（601）十一月初三日，右庶子張衡宣，令僧使灌頂智、璨進內齋。令旨自問：先師亡後有何靈異？對云：先師以開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四日，結跏趺坐，遷神入滅，到十八年四月十六日，眾於初夜，各就繩床，方欲攝念，僧名道修，見先師服本衣裳，手提竹杖，從西戶入，倚望少時，從東戶出。道修驚起奉拜，拜訖隱形。闔眾問修：何意搔擾？修具說因緣，眾共悲歎。

令旨云：大異！大異！更有不？對云：到十八年（598）十一月二日午

時，有海州沐陽縣須仁鄉義全里軍人房伯奴，徐州釗縣睢陵鄉東釗里軍人衛伯生二人，於先師舊房階治地，此房門簾先卷，忽見一僧入房，手自下簾。二人疑是神異，進房尋覓，了復不見。驚駭報僧，說如上事。

令旨云：大異！大異！更有不？對云：到其月八日，海州連水縣人於丘彪，在山頂鋸木，暮旦拜龕，求乞平安，日日如此。即於亥時，始欲就臥，忽見一僧執杖排戶而進，彪匡攘欲起，已到床前，語云：好努力，當得平安。彪應爾爾，而又致拜。拜起，見出戶，遶修禪寺一匝，面向佛殿，舉杖指搗。搗竟出門，行二十步，隱不復見。彪從後行，委悉瞻視。旦向僧說，僧問：披服何衣？答：披鴟納。僧引入香床，示生平本納。彪云：色狀正爾。

令旨云：大異！更有不？對云：到十九年（597）十一月二十六日，土人張造拜龕云：本蒙香火，願世世度脫。即聞彈指，四顧無人。重咒願：審是靈，願更彈指。即復重聞。造具向陳敘此瑞。

令旨云：大異！更有不？對云：到今元年（601）三月十九日，永嘉縣僧皎，生聞聲德，歿聞靈異，故詣龕所懺悔。遶龕千匝。仍禮千拜。於亥時，龕外門扉豁然自開，光從龕出，遍照左右，林谷洞明，樹木枝葉了了睹見。一眾不知何光，競出推尋。皎亦奔還報眾，對共悲喜頂禮。光久久乃闔，人人不復相見。

令旨云：大異！弟子欲開龕墳，經論有開法不？對云：灌頂闍短，未知餘經論。伏聞《法華經》說：釋迦如來，自以右手，開多寶塔戶，八部睹見全身。令旨欲開龕墳，深會經教。門人違離既久，又睹奇特瑞相，此乃顛顛，如饑如渴。若蒙開顯，重拜尊靈，畢命何恨？因流淚嗚咽。

令旨云：可與使人還山，設齋開竟，兩師還更來，勿辭辛苦。對云：爾！開皇二十一年（601），改為仁壽元年，以晉王受皇太子。

### 皇太子敬靈龕文第七十五

維隋仁壽元年（601）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丙寅，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和南：敬告天台山寺先師智者全身舍利靈龕之座曰：竊聞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皆資聖範，能遂賢功。顏回不值宣尼，豈鄰殆庶；尹喜不逢老氏，



安致長齡？況乎乘般若之舟，望菩提之岸，弗有明導。豈至寶所？復因信使，俱次法城。所謂自利利他，人我兼利，師及弟子，智斷具足。抑又聞曰：疏傅告老，太子贈以黃金；桓師退辭，家庭陳於喪服。斯並有為方內，少用報恩，豈臻無際空表，盡酬師力？

弟子宿植德本，早承道教，身戒心慧，蒙瑩明珠，早穗寒菱，盡沾甘露。雖復時流歲永，生滅不追；行住坐臥，伏膺如在。爰以景昧，謬齒元良；守器非才，昇離多懼。復奉明詔，曩經作伯，暫輟監撫，還省宸方。瞻望天台，有如地踊。僧使續來，龕瑞重疊。多寶妙塔，如意分身。玉毫金光，分宵破闇；應念彈指，自室空聲。有一於此，已稱顯應；四者難并，豈非希有？自曇光坐滅之後，道猷身證已來，興公飛錫所不能稱，靈運山居未有斯事。盛矣哉！是我大師證道之基址也。至矣哉！是我良田之報歲也。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經稱知恩報恩，諸佛皆爾。近年雖遵誠約，修構祇桓，多慚布金，止因山宇。庶同心淨域，勝土莊嚴。幸僧眾無虧，熏練不輟，冥力深扶，人功多愧。

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送僧使灌頂等還山，於寺設會。稽首接足，十方三世一切三寶，無量幽顯，現前大眾。以此功德，仰資先師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現，已生安養；頃來留瑞，久現彌陀。踵武觀音，連衡大勢。迴眸東視，不捨娑婆，轉睇南閩，彌憐震旦。滄溟巨海，尚不讓於涓流；嵩華峻極，安苟排於微壻？敢陳薄供，願垂攝受。當使無邊法身，盡承甘露；無量化影，咸進醍醐。涅槃餐之不可窮，般若味之而不竭。盡我念力，遵我師道，銷我煩惱，滿我誓願。現在未來，長惠提拔；家國眷屬，俱入大乘。密往潛來，恒垂影響；塵勞障累，銷除隱塞。究竟等虛空，圓滿如法界。斯則大師勝力，諸佛荷擔。弟子銜慈，出如來藏，無離文字，以求解脫。文字之性，即解脫也。

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

## 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文第七十六

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三世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身。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僧常。世間皆空而實不空，諸佛妙有而實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樂。凡情弊報，皆生極苦。迷之者則生盲皓首，得之者則罔像玄珠。

弟子幸憑勝緣，微因宿種，方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有八王子日月燈明之恩，十六沙彌大通智勝之勗。加以昔蒞淮海，欽尚釋門。先師天台智者顛禪師，膺請江都授菩薩戒，由是開悟，歸憑有在。而夢楹託諷，梁木先頽，合掌安禪，端坐示滅。于今數載，儼然若思。適現儀形，續放光焰，彈指之聲，震于龕室。僧使報述，遐邇聳踊。皆由佛法僧力，感應相關，汲引含靈，故現斯瑞。肅奉明詔，暫輟監國，巡慰淮海，銜籲毘黎，思報佛恩，少酬師道。

以今大隋仁壽元年（601）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員外散騎侍郎通事舍人張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設蔬飯。雖調八水，多慚百味。庶同純陀之末供，有如淨名之遙請。色香細軟，遍滿十方。歡喜甘餐，寧唯百億？天仙龍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盡望星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稱信為能入，智為能度。願銷甘露咸濟苦海，應變穢土通同淨國。天覆地載長轉金輪，七廟六宗永安玉座，本支百世紹隆萬紀。男女緇素皆染大乘，水陸空行咸知佛性。須彌入於芥子，未足成難；食頃猶如巨劫，曷以為怪？井蛙不識江海，蚊睫安知鵬翼？以我今懺，並乞冰銷；以我今誠，皆入願海。發菩提心，遍在諸物。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下度眾生，上求佛果。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無所得，即菩提心。無所得，即是得無所得。稽首歸命十方三寶。

## 皇太子令書與天台山眾第七十七

僧使灌頂、智瓌至，覽十一月三日書，并陳靈龕應迹，現形放光，彈指流音，應念傳響。斯實不思議力，變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慎終追

遠，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寶獨塔，俟時涌現。爰在狼迹，迦葉分身；乃至鷲山，迦文留影。眉毫散彩，指端震室，豈非像教能度無邊？是大因緣，聞善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德音盈耳。神光在目。方憑靈瑞，係踵菩提，肅承靈誥，宣慰南服。山眾法徒，同志為友，會成等侶，方共舟航。歲暮凝寒，念皆道勝。天台名嶽，海岸所推，修建大林，多慚重閣。三時設供，四事不周，想甘禪悅，以同法喜。其間敬德，信次相聞。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於舊所設供，庶同甘露，能變羸澀，亦憑香積，證道融鎖。書不盡言，反此無悉。楊廣和南。

僧使灌頂等，所領今施物目。仁壽元年（601）十二月十七日白。

石香鑪一具<sup>并香合三枚</sup>，大銅鐘一口，鴟納袈裟一領，鴟納褊袒二領，四十九尺幡七口，黃綾裙一腰，氈二百領，絲布祇支二領，小幡一百口，和香二合，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奈麩一合，石鹽一合，酥六瓶。

### 天台眾謝啟第七十八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啟：使人兼通事舍人張乾威至，謹領前件物等，並皆完淨。仍即陳羅先師舍利龕前，具宣來令，并唱施物，又千僧法齋。伏惟弘護殷勤，慈澤周至。香鑪微妙，天匠莊嚴；洪鐘和雅，震集凡聖。勝旛舒旆，疑懸梵宮；酥麩鹽桃，請同香積。法衣淨飾，無著離塵；氈物豐多，驚眩視聽。千僧雲集，布滿山庭；爰降王人，光顯林谷。奉對靈龕，必神通攝受；標擬眾聖，冀願海莊嚴。越等凡微，謬當恩沐，慈潤重沓，難可克勝。合眾虔虔，如履冰刃。不任戴荷之至！謹啟謝聞，謹啟。仁壽二年（602）正月六日。

### 皇太子重令書第七十九

灌頂、智瓌等至，枉寺眾來書，財施為輕，法門標重。檀波羅蜜，般若尊成，不具兩緣，寧俱解脫？施受咸共忘言，理至迹指，寧復辭弗？楊廣和南。

右庶子王弘宣令施天台物目：飛龍綾法衣一百六十領，幡一百五十張，

光明鹽一石，酥五瓶。

### 天台眾謝啟第八十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啟：慈澤隆重，喜捨頻煩。僧使後還，復垂恩賚。雜彩勝幡，莊嚴殿宇；綾羅法服，光洽眾僧。貓酥五瓶，充身去患；光明一斛，藥食兼濃。越等山野，糞掃分衛，今則被服溫華，食味珍甘，不自度量，彌增戰懼。不任敬悚！謹啟謝聞，謹啟。仁壽二年（602）四月十五日。

### 皇太子弘淨名疏書第八十一

右庶子張衡宣令，慧日道場僧慧莊、法論二師，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判釋經文，一日兩時，躬親臨聽。令楊州總管府遣參軍張諧到天台，有諳委智者法華義者一人，仍齋疏入京。使到寺，寺差灌頂隨使應令。疏到，付司繕寫。寫竟，付灌頂校勘。勘訖，入宮受持。

右庶子張衡宣令，引灌頂入辭面奉。仁壽二年（602）八月十八日令旨云：弟子重先師法門，故相勞苦。師亦須為法，勿以為辭。今遣大都督段智興送師還寺，為和南大眾，好依先師法用行道，勿損風望也。好去。并有布施：飛龍綾法衣三百二十領，貓牛酥兩瓶，光明鹽一斛。右庶子張衡宣令別賜灌頂物：金縷成彌勒像，并夾侍菩薩，聖僧周匝五十三佛，織成經壇七張，織成經袋二口，熏陸香一百斤，酥合和香一斤。

又令書一函與眾。又遣楊州司功參軍蔡恪到，為智者設千僧齋。

### 仁壽四年皇太子登極天台眾賀至尊第八十二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眾啟：竊聞金輪紺寶，奕世相傳；重離少陽，時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薩，聖業平成，纂臨洪祚，四海萬邦，道俗稱幸。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謹遣僧使智璨，奉啟以聞。謹啟。仁壽四年（604）十一年三日，括州臨海縣天台寺僧智越等啟。

### 至尊敕第八十三

皇帝敬問括州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餘寒，道體如宜也。僧使智瓌至，得書具意。大業元年（605）正月十三日，柱國、內史令、莒國公臣未上，大都督、兼內史侍郎臣虞世基，兼內史舍人臣封德彝，舍人封德彝宣敕僧使智瓌云：師能如此遠來，在道寒苦，好去還寺，宣朕意向：大眾好行道，勿損先師風望。右僕射蘇宣敕：賜天台寺物五百段，至揚州庫參軍向德元送物到寺。

### 天台眾謝啟第八十四

天台寺沙門智越等啟：使智瓌還，奉宣正月十三日敕旨，并施物五百段，謹即集眾佛前，敬對使人，如法咒願。越等有幸，喜逢聖世。伏蒙慈敕，喜懼已隆，復領厚賚，恩賜彌重。竊惟輪王地水，已覺難消；況天府妙物，寧恭受用？庶藉敕慈，又承佛力。罄竭心膂，導師遺訓，專修禮誦，上答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使奉謝以聞。謹啟。大業元年（605）三月十七日。

### 輿駕巡江都宮寺眾參啟第八十五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眾啟：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萬福。越等早蒙垂覆，曲荷慈恩，山眾常得安心，奉國行道。伏聞輿駕巡撫江都，寺眾欣踊，不任馳戀之誠！謹遣僧使智瓌奉啟以聞。謹啟。大業元年（605）八月三十日。

### 僧使對問答第八十六

九月十九日僧使智瓌，於楚州華林園通起居表。通事舍人李大方宣敕云：師能如許遠道來，在路辛苦，至揚州與師相見。

九月二十六日共諸州僧使，引對大牙殿前。邳國公蘇威宣敕云：和南師等。漸冷，師等各堪行道。弟子巡撫舊住，師等故能來相覓，師等好去。

十一月二十日，舍人李大方引入殿口。敕云：師上座坐。坐訖，黃門侍郎張衡宣敕云：師等是先師之寺僧，眾和合不？相諍競是非不？瓌欲起對，

敕云：師坐，師坐，勿起。璪對云：門人一眾，掃灑先師之寺，上下和如水乳，盡此一生，奉國行道，不敢有競是非，常以寒心戰懼。敕云：好！張衡又宣敕云：師等既是先師之寺，行道與諸處同，為當有異？對云：先師之法，與諸寺有異。六時行道，四時坐禪。處別行異，道場常以行法奉為至尊。敕旨云：大好！大好！張衡又宣敕云：師等既是行道之眾，勿容受北僧及外州客僧，乃至私度出家。冒死相替，頻多假偽，並不得容受。對云：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立常規。不敢容外邑客僧，乃至私度以生代死。敕云：好！張衡又宣敕云：弟子為先師度四十九人出家，停寺受業，紹繼於後。師可檢校有道心者，必須係籍人，非私度者。對云：爾。張衡又宣敕云：爾後更開先師龕以不？對云：仁壽元年（601）奉敕開竟，爾後更不敢開。敕旨云：知。張衡又宣敕云：師還寺，不更開先師龕，必當大異。對云：爾。敕旨云：弟子欲為先師造碑，先師有若為行狀？對云：先師從生以來，訖至無常，其間靈異非止一條，並是弟子灌頂記錄為行狀一卷。由在山內，未敢啟。敕云：大好！大好！弟子正欲為先師造碑，師等可即將隨使人出。對云：爾。張衡又宣敕云：問：灌頂師何在？對云：灌頂師在寺，本應出奉參見，為患痢四十餘日，不堪在道。敕云：好。張衡又宣敕云：師等僧悉在寺不？勿使名係在寺，身住於外。對云：先師在世，有十條制約。名係於寺，若身居別處，則不同止。敕云：大好！大好！張衡又宣敕云：師寺舍有穿漏欹斜不？對云：當起寺時，既是春初，竹木並非時節，至今已有穿漏，亦得臨海鎮官人恒檢校修理。敕云：好！若未整頓，弟子即敕使人檢校。對云：爾。張衡又宣敕云：施師物充師等衣資，勿作餘用。欲作功德亦得，須得弟子意。弟子看師與餘有異，供給繼連，必令不斷。勿使寺僧在外多求，損先師之後。對云：爾。張衡又宣敕云：弟子遣使送師等還寺，為先師作功德。度人出家竟，可開師龕，必當大異，師可急去。功德竟，師等即隨使人出。對云：爾。璪等起辭。敕云：弟子已答，大眾書竟。對云：爾。辭出。

到棲靈寺，祕書監柳顧言來宣敕云：我意令公為智者製碑，若非公作，則不得我心。可語僧使：急將行狀出，至二月，即取碑成。

敕揚州僧五十人云：經論之內，若為尊於師氏，勝於智者。

### 敕立國清寺名第八十七

又前為智者造寺，權因山稱，經論之內，復有勝名，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

### 表國清啟第八十八

諸僧表戒師有行者聖，表寺為禪門、五淨居，其表未奏。

僧使智瓌啟云：昔陳世有定光禪師，德行難測，遷神已後，智者夢見其靈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家，有大力勢人，當為禪師起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為國清寺。伏聞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謹以啟聞。謹啟。

通事舍人李大方奏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黃，書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門。

國清百錄卷第三

## 國清百錄卷第四

隋沙門灌頂纂

###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第八十九

皇帝敕：皇帝敬問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法師等：僧使智瓌至，得書具至懷。天台福地，實為勝境，所以敬為智者建立伽藍。法緣既深，尊師義重，欲使宗匠遺範，奉而弗墜；菩薩淨業，久而彌新。然則去聖久遠，學徒陵替，規求利養，不斷俗緣，滋味甘腴，違犯戒律，此乃增長罪垢，豈謂福田？師等離有為法，求無上道，棄俗諸漏，鑑在雅懷，由須獎訓未學修淨行。俾夫法門等侶，咸歸和合，諸佛禁戒，畢竟遵行。又此寺嘉應，事表先覺。既理由冥感，即號國清寺。并有施物，用申隨喜。冬序甚寒，道體清豫。朕巡省風俗，爰屆江都，瞻望山川，載深勞想，故遣兼通事舍人盧政力往，指此不多。

其使人盧政力到寺，宣敕賜寺物。大業元年（605）十一月二十九日，敕度四十九人出家。熏陸香二斛，築四周土牆，造門屋五間，設一千僧齋，物二千段，米一千斛。柱國內史令莒國公臣未上，大都督兼內史侍郎臣虞世基，大都督朝散大夫兼內史舍人臣張乾威。敕度四十九人出家剃落竟，使人令僧作法名，灌頂奉僧令，依六事立名，使人錄奏：瑞、相、感、徹，應、驗、光、昇，右八名依國清瑞，悉用靈字標首；寂、靜、真、實，空、如、迹、乘，右八名依出家事，悉用道字標首；由、戒、定、慧，眼、智、開、覺，右八名依設齋事，悉用淨字標首；命、力、辯、喜，安、住、堪、樂，右八名依賜米事，悉用惠字標首。基、業、宗、本，因、果、儼、淨，右八名依修治事，悉用正字標首；仿、妙、德、願，遵、普、賢、行，右八名依敕誠事，悉用私字標首；最後一人，呼為吉祥。

### 國清寺眾謝啟第九十

天台山國清寺沙門智越一眾啟：兼通事舍人盧政力至，奉宣十月二十九



日敕云：天慈訓誨，賚寺瑞名。施物二千段，米一千斛，熏陸香二斛。千僧法齋，度四十九人出家。修治寺宇，即集眾燒香宣唱。仰惟聖治，德合乾坤，子養萬邦，安撫四海，助佛教化，度脫眾生。光大之恩，誠無等等。越等雖披法衣，行不稱照。乃侍先師，每乖宗範，日夜克責，無地啟處。伏奉敕旨，頂戴受持。但凡庸小劣，不識菩薩大智。昔陳世之時，親聞師說：三國為一，有大力勢人當為造寺。寺若立，國土即清，必為國清寺。于時車書未一，不識何言。自爾以來，抱疑弗曉。奉敕賚寺國清之名，還符本瑞。山僧山民，載欣載喜。始知諸願菩薩，更相啟發，或作五品，或統萬機，光顯三尊，利益國土，慶此含情，幸聞休瑞，仰瞻寺額，即如悟道。但慈恩普被，日下同霑，而天台一方，偏感弘澤。名衣上服，相次光臨，妙物粳糧，前後降集。越等三學無功，一餐難受，況米物盈積，豈可恭弘？深懼不堪，慮延罪過。庶藉慈宥，展竭愚誠，奉酬宸極。但天台幽遠，自昔以來，單權獨行。今泰平在運，國清寺立，四十九人，一日出家，髮落障消，實為希有。冀其心力增進，學行日新，念念功熏，奉資皇國。又千僧結齋，凡聖雲集，日色華朗，僧徒欣戴。仰惟先師妙德不可思議，感應神通必當鑑降。午後，對使人開發靈龕，希有聖瑞，備是使人等公私道俗共見。越等悲喜交至，謹以啟知。謹啟。大業元年（605）十一月二十四日，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等啟。

### 敕報百司上表賀口敕第九十一

使人盧政力還奏，開先師龕墳，不見舍利。又上《行狀》一卷，百司並賀，敕語諸公云：智者是我菩薩戒師，先多靈異，恒語我云：必若得道，得道之後，擁護國土，利益蒼生。至於涅槃，坐於石室，容範不變。我以仁壽元年（601）遣張乾威往看，儼然如舊。昨更令盧政力往，親開龕門，閉塞無有聞迹，遂不見靈體。既已變化，得道非虛。擁護利益之言，必應無爽。今有《行狀》一卷，諸公等共觀之。諸州考使各寫一通，還所部流布。

### 口敕施幡第九十二

僧智瓌以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引入殿內辭，口敕：賜幡一千二十五張。

## 敕造國清寺碑文第九十三

### 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

隋 兼祕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 臣 柳顧言 奉敕 撰

臣聞：在天成象，經緯之法存焉；在地成形，區方之均倣矣。二儀既爾，三才罔然。上聖纘極，明王所以敷教；先覺授道，契會方乃昇仙。是故命駕崆峒，紆光善卷；籙圖宣業，赤誦弘風。練質九府之間，騰虛六合之內。斯並權宜汲引，暫保逍遙。終覆蔽於苦空，卒遭迴於生死。未臻夫不生不滅，無去無來，匪實匪虛，非如非異，常樂我淨，凝寂恬愉，不可思議之解脫也。

粵若我大隋皇帝，法諱總持，載融佛日，瑞發淨宮，利見法王，應闍浮主，以封唐入紹，業繼高辛，立聖與能，祚隆姬發。自天攸縱，包大德而翼小心；希世膺期，內文明而外柔順。知微知彰，鑑窮玄覽；迺武迺文，能事斯畢。自永嘉失馭，海內分崩，恃險擅強，各樹君長。禮樂淪於非所，龜玉毀於殊方。書軌競分，殆三十紀；天將悔禍，稔惡有辰。皇上道藹汾陽，迹光代邸；地隆分狹，神功潛著。于時高廟靈謨，深思統壹，專征仗鉞。帝曰：斯哉！惟君惟親，知臣知子。乃揚威萬里，問罪九伐，一舉而定江左，再駕而潛餘燼。浮天爭貢，海外有截。雖高契之備五臣，周旦之居十亂。本枝盛績，疇昔多慚。盤石究勳，莫不做是。三能宗鉉，九命惟揚。本之以仁慈，施之以聲教，行之以要道，體之以無為。姑射杳然，尚想淵蹟，滄波壯矣。思濟舟航，以為能仁。種覺降茲忍土，信相入道，淨戒居先。《梵網》明文，深傳薩埵。國師僧寶，必兼禪慧。

有會稽天台山大禪師者，生而神光照室，兩目重瞳。禪師法諱智顛，潁川陳族。太丘道遠，季伯風延，典午衰亂，播遷華容。父起祖，梁使持節、散騎常侍，封益陽縣開國侯。禪師風彩超悟，齟齬希有。年過少學，便誦《法華》。父為求婚，方便祈止。儒門史館，多所著明；柱下濠上，彌所深得。渚宮覆沒，便即蔬菲。及啟弱冠，於長沙之果願寺出家。護戒如明珠，安心若止水。歷聽經論，但使一聞，得之於心，傳之于口。以湘潭局狹，未發大機，拂迹衡陽，安步墳汝。往大蘇山，請業慧思禪師。禪師見便歎曰：憶昔

靈鷲，同聽《法華》。令進我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停二七日，誦〈藥王品〉，至諸佛同讚之句，寂然入定，明慧便發。起而白師，師曰：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之前方便，及聞持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群億品，尋汝慧辯，所不能窮。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嘗約《仁王》、《纓絡》，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師本宗，以為大乘樞鍵。得下御內，碩學流通。智以藏往，徵育王之建正教；神以知來，鑑周武之滅大法。乃高蹈豫土，翔集天台，歷遊名山，言造廬嶽。

秦孝王作鎮淮海，遣信迎屈，對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即累旬大風，妖賊競起，水陸俱阻，安坐匡岫。既而龍旂龕難，仍代孝王，爰屈邦域，潔誠延請。順流背風，數日遄到。亦既覲止，便定師資。等善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傳說。再三固辭，無可與讓。以開皇十一年（591）歲次辛亥月旅黃鍾二十三日辛丑，於楊州大聽寺設無礙大齋，資受菩薩戒法。降牧伯之尊，由宗師之典，釋龍袞而披忍服，去桓珪而傳戒香，圓發初心，致禮諸佛。於時天地交泰，日月載華，庭轉和風，空淨休氣。林明七覺之華，池皦八淨之水。化罩內外，事等阿輸之城；教轉法輪，理符寶冥之窟。文武寮案，俱廕慈雲，欣欣焉，濟濟焉；肅肅焉，癡癡焉。經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顯發三願，真正十受。如一切色悉入空界者，其斯之謂歟？法事云畢，七珍備捨。出居于城外禪眾之精林，四事供養，睿情猶疑未滿，以為師氏禮極，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呂望之稱尚父。檢《地持經》智者師目，謹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頂禮。雖有熊之登具茨，漢文之適河上，方之蔑如也。智者以內行外獎，諸佛之深訓；實慧方便，大士之兼通。帝釋檀那，既包信解；仁王攝受，遠能博益。逡巡告退，言歸舊山。殷勤請留，重違高意。猶四皓之餌朮南山，二疏之散金東海。振錫離塵，始稱出世，睠言儒者，未足為榮。

竊以四明、天台，剡東之玉岫；雨謠雲岵，鄞南之金庭。峻極于天，仰捫白日；盤鎮于地，俯鏡滄海。雲霞沆瀣，霏拂輕襟；虹霓鴛鸞，勝承飛鳥。華果競發，常迷四時；藥草森羅，孰分億品？道猷往而證果，興公賦不能申。寺基本屬始豐，峰名佛隴，元有定光禪師，隱顯變現，先居此峰。常謂弟子

云：不久當有勝善知識，將領徒眾，俱集此山。俄而智者越江渡湖，翻然來萃。忽聞鍾磬，聲振山谷。即問光師聲之所以。答云：此是犍槌集僧，得住之相。頗憶曾經舉手相引時不？智者即悟年至十五，稽顙禮佛，恍焉如夢。見極高山，臨大海曲，有僧如今光師，舉手接上，云：汝當居此處，汝當終此焉。拜言悲喜，滂沱涕泗。仍於佛隴之南，尋行寺域。便見五峰圍遶，等耆闍之山；兩溪夾瀉，若縉雲之澗。披榛開途，葺用茆茨。功德叢林，常熏蒼荀；忍辱牆院，無勞關楗。猿嘯蜃吟，泉籟響雜；飛走聽法，馴伏軒墀。西南有永豐江派，與淞源分嶺，東會于海，潮波往還。數百里間，村人常以漁捕為業。陶漸迴向，焚眾廢梁，墾田種果，翻成富實。深信解者，多作沙門。慈化所覃，皆此連類。及光師無常已後，欲大修立，忽睹一僧，如光師年素，語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為起寺。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為國清寺。此言杳漫，孰當信者？豈期符應，冥契在茲。

逮于我君，臨邊歲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謁，旋邁江都，登命舟楫，迎來鎮所。使乎至彼，便事裝束，謂大眾曰：在上意重，弗敢致辭。然往而不返，因此長別。語弟子云：當成就隴南下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圖。侍者答云：若無師在，豈能成辦？重謂之曰：當有皇太子為我建造，汝等見之，吾不見也。行百餘里，到剡東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績石像，梁太宰南平元襄王鑄創，自有靈迹。因此現疾，右脅而臥。忽然風雲變色，松桂森聳，宛如天樂，來入房戶。起坐合掌，神色熙怡。顧侍者云：觀音來迎，不久應去。弟子智朗請曰：佛許聖賢臨終說位行得，乞垂曉示，方思景慕。答云：我只是五品弟子位耳。案五品即是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宛與思師昔語冥一。仍命筆作偈，口授遺書，辭理切詣，深陳勝緣。潛來密往，誓當影護。為撰《淨名義疏》一部，俱時送來。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迴身西向，端坐遷神，春秋六十。

旬日建齋，跏趺流汗，珠團髮際，露泫胸間。欲示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繩床輿還佛隴，輕舉有若浮空。爾時開香龕，都不異昔。驛使初訃，震動于宸心。爰捨淨財，隨申功德，郵傳相望，創起塔廟。寺雖本地，其舊

維新。瓊宇紺堂，憑國靈而摸切利；鷲頭狼迹，因寂默而為道場。班倕名匠，競逞鉤綸。庶民子來，成之不日；神明扶持，歛同踊現。背高就下，即巒嶽而基殿堂；仰眩俯臨，信玲瓏而勝畫績。多寶分座，俱受瓔珞；天冠表刹，如連梵幢。金函玉牒，常敷講肆；禪誦律儀，無違師法。斯可謂頭陀之極地，彌陀之淨方。與阿耨而常盈，同須彌之永固。

暨乎重光纂曆，天成地平。以今大業元年（605）九月，鑾輿幸巡淮海，眺矚江南，惆悵台嶽。集揚州名僧，咸問之曰：智者立寺，權因山名，宜各述所懷，朕當詳擇。累日未奏。會寺僧智瓌銜狀而來，具條昔年光師國清之稱。太史案此語時代，乃周建德之初，八表未同，三方鼎峙。今四十餘年，聖證縣符，明時徵應。詔付著作，書之左史。仍敕皆籀篆題寺門，即遣舍人送瓌，并施基業。

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師忌齋，使到集僧，跪開石室，唯見空床虛帳，蘇苔蛛網。法侶號咷，等初滅度；公私扼擊，若無瞻依。又法會千僧，各有簿籍，造齋點定，忽盈一人。有司再巡，還滿千數。及臨齋受覲，復成千一。執事驚愕，出沒難辯。豈非先師化身來受國供？王臣返命，具奏一條。當宸睟容，深洞靈迹。百司拜賀，四海馳聲。至矣哉！象法未淪，佛種常續，迺聖幾感，大師應變。妙力難思，神圖方永。祥基瑞國，雜沓葳蕤。煥乎斯之盛者也！昔金龍尊王讚佛功德，寶積長者獻蓋稱揚，范武子聲由在民，臧文仲言垂不朽。矧乎道樹勝由，師門福地，而建崇雲碣，表際金剛。俾命絲綸，織載辭理。若夫記言記事，史官之成則；散華貫華，法藏之鴻演。敢重述宣，迺作頌曰：

龍圖畫卦，裁萌五典；金輪拯溺，止弘十善。  
 豈若我皇，樹功宏緬？還源本淨，歸途今顯。  
 鏡鑑先哲，筌蹄何淺？天造草昧，日月斯昇。  
 高山巨海，或影或澄；虎嘯風起，龍躍雲興。  
 至人幾漸，養正遵承；謙尊本裕，師範推膺。  
 隻誰允矣，具瞻克勝；熏禪觀寂，如冬靖凝。  
 精義泉涌，如春泮水；我有匠石，正直從繩。

我有津濟，舟楫斯憑；虔臨拳拳，悅受兢兢。  
能資萬行，混成一乘；六反震動，十方歎稱。  
同聲相應，信而有徵；至誠感神，道合符契。  
淵乎智者，波瀾靡際；帝師既沃，天台還憩。  
于山之阿，于川之滢；滄溟浩瀚，峰崖迢遞。  
日浴扶桑，月穿叢桂；上踵婺采，傍通禹計。  
素湍風激，赤城霞曳；仁智肥遯，山林虧蔽。  
無言不酬，既符聲響；無德不報，有均景象。  
初卜菴蘿，歸誠戀仰；顯允光師，久要長往。  
非皦若昧，鏡形如曩；寺號國清，靈扉潛敞。  
孰意我師，遽緣安養；龍樓夙記，鶴關無爽。  
宸居在昔，哀構祇園；令終如始，師嚴道尊。  
揆日方晝，覘星正昏；置槩崇趾，削屢成垣。  
巖分蓮萼，泉毖桃源；仙窗夏冷，禪室冬溫。  
玉階馴豹，金刹棲鵠；風和寶鐸，空轉珠幡。  
百穀時秀，萬里林繁；靈芝禪悅，甘露天鑄。  
玉趾按地，淨域驚魂；金布貿苑，天宮儼存。  
創造之福，胡可勝原；輪奐洞徹，莊嚴修設。  
波斯融洽，優填剗剗；金容月滿，玉毫霜潔。  
象譯翻度，龍宮披閱；法嗣詵然，端心障滅。  
泰階既平，王道既清；殊途同致，無慮何營。  
皇思睿蹟，邃達忘情；有本空淨，空常有并。  
壇戒度重，定慧真精；乾臨朗鑑，遠供憑誠。  
大眾香灑，拜闕龕楹；全身座間，嚴扃網縈。  
迦葉佛隴，賢劫齊聲；飯僧數溢，瑞我隆平。  
身田雨潤，心樹華榮；現在同植，將來共成。  
有如懸鏡，反照今生；有如圭旻，曾不虧盈。  
神力自在，遊戲香城；菩提具足，赫赫明明。

## 玉泉寺碑第九十四

當陽縣令皇甫毘撰

蓋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于天；坤道資生，萬物動形于地。皇王於是建國，賢聖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儀而有別。至如畫卦觀爻，蓋取隨時之象；綜經織緯，會通為政之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迺生前之事，略矣可言；死後問知，仲尼弗語。縱使絳雪縈空，玄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乘雲也，駕九色之玄龍；游漢焉，控三山之素鶴。逍遙瑤臺之上，容與琳闕之間。未窺解脫之門，終趣蓋纏之境。唯正覺淵沖，真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則假色成形；隨類觀音，則因聲示說。故有白銀千尺之體，紫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慧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悟入。歸依者，盡發菩提；迴向焉，普登常樂。是以獼猴建塔，遂生忉利之天；野雁銜華，復往彌陀之國。豈直日藏沙門，孤游正道；月光童子，獨見如來。四生因茲度脫，六道藉此昭蘇。實火宅之高車，昏河之大筏。

若乃周室昭王之世，影奪恒星；漢朝明帝之時，光夢如日。使旋西寓，化漸東都，置像南宮，申心北面。自摩騰入洛，羅什游秦，名教更弘，道風斯熾。經臺像閣，寶塔香山，麗溢巖阿，綺盈都邑。豈期後魏真君之歲，後周建德之年，靈廟一除，伽藍再滅，形容廢毀，文字散遺。響落瓊鍾，聲沈寶鐸。修禪耆舊，卷其舌而不談；護戒先賢，改其形而晦影。世絕調心之路，時虧汲引之途。無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大隋皇帝，乘乾御宇，握鏡披圖，父愛蒼生，君臨赤縣。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四維，朝萬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正道無為，區寰有截。闢泥洹之路，開般若之門，宣十二分之經，流四千年之法。精勤耆舊，又捨俗歸僧；淨住初童，復持心秉戒。非直法輪再轉，法鼓還鳴，四海於是無虞，兆民同而有賴。委羽乘毛之國，慕風化以來庭；靈禽嘉貺之祥，應圖書而萃苑。巍巍也，非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談而能盡？

玉泉寺者，基此山焉，智顛禪師之卜居也。敕旨正名，著額其山。崑嶸

嵯峨，崎嶇崩嶷，峰疑偃蓋，巒似覆船。巨力窮奇之象，洪崖譎詭之形。崗曲抱而成垣，水縈迴而結乳。青楓動葉，遠照金霞；翠柳搖枝，低臨玉沼。猿吟白雲之上，鶯啼碧樹之間。日月為之蔽虧，霄液由之散聚。前瞻江路，卻望荊岑，左帶昭丘，右通巴峽。

禪師本姓陳氏，潁川人也。少稟生知，童真剃落。從師南嶽，蘊道天台。睿智洪才之響，非直播於江南；知機妙辯之聲，固亦聞於河朔。皇帝外子太尉公晉王，性稟孝慈，情包隱惻，能臣能子，匡國匡家。蘊機神之智，垂汎愛之心；布君子之風，偃生民之草。往以偽陳納叛，受律行師，策妙指縱，威稜江海。遂剋定金陵，化平銅柱，三吳霧卷，百越塵清。師乃因王利涉，王遂因師受戒。師至此而頭陀，王奏聞而起寺。於是異域才情之客，慕其道而雲臻；他鄉鍊行之僧，味其風而雨集。師乃精言導理，盡意談玄，語證禪支，心開定本。幽宗博義，若挹海而無窮；辯句清辭，似懸河而自瀉。居朋之友，雖盈量而爭歸；處少之徒，從窮崖而莫反。爾乃信心檀越，積善通人，咸施一材，俱投一瓦。憑茲眾力，事若神功，營之不日而成，飾矣經時而就，層臺迴閣，複殿連房。寒暑異形，陰陽殊制。雕簷繡栱，與危岫而爭高；鑿礎鐫基，共磐巖而等固。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其棟梁；華炫耀於金盤，氣芬芳於玉樹。工圖相好，湛若金山；匠寫真容，凝如滿月。殿起三層之柱，懸於自響之鐘；堂開千葉之華，蓮捧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海踰明，剎柱俱低，承幡自舉。吉祥柔滑之草，爛熳依庭；逆風和氣之香，氛氳滿院。斜通洞穴，直注凝泉，色似琉璃，味同甘露。波投鼎鼎，浪瀉階堂。飲腹消痼，澆軀愈疾。石柱銅樑之狀，影入蓮池；桃源菊浦之華，香浮奈苑。可謂山類耆閣，寺同離越。似龍宮而出現，疑鹿野以飛來。竊以前王鑿鼎，唯論體國之功；今共刊碑，永記菩提之道。余任宰屬城，寺居山部。文雖寫意，書不盡言。其詞曰：

二儀開廓，四氣氛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通賢通聖，明后明君；隨機設教，觀化垂文。  
樂章既造，禮儀方制；定彼親疏，決茲疑滯。  
披圖辯物，屬辭明例；唯化一生，不論三世。



玄都玉簡，紫闕銀經；解尸遺骨，飲液吞精。  
乘龍萬紀，控鵠千齡；終非實相，猶是塵情。  
唯有大雄，湛然常住；不生不滅，無來無去。  
千門妙旨，一音演論；度脫眾生，涅槃雙樹。  
夢通劉后，感應姬王；恒星掩耀，滿月澄光。  
寫形東國，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津梁。  
法顯還晉，摩騰入洛；華散經臺，香流像閣。  
釋教鬱起，桑門盛作；露泫珠幡，風吟寶鐸。  
真君建德，運鍾滅道；淪沒四生，毀除三寶。  
我皇啟聖，德侔蒼昊；妙法更弘，真儀再造。  
陳氏僭號，王赫斯征；勾吳霧卷，閩越廓清。  
因逢智者，延謁山庭；珠生浮漢，玉出深荆。  
華峰崢嶸，石洞淵懸；芬芳菊浦，滴瀝瓊泉。  
盤過似谷，覆嶺疑船；來儀宴坐，觸地蕭然。  
妙辯悉檀，深窮般若；緇素雲會，挹其河瀉。  
或施之材，或投之瓦；經始不日，翻成大廈。  
更起龍宮，還開鹿野；山連紫蓋，江抱黃牛。  
西臨月峽，東接昭丘；栴檀圍繞，琳碧環周。  
春窗夏牖，水殿山樓；座吐芙蓉，龕懸石鏡。  
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鸞徘徊，錦鱗游泳。  
騰猴心靜，怖鵠影定；猗歟哲王，命也蕃屏。  
自天生德，孝誠俱秉；旦爽非儔，間平詎並。  
出總連轡，入調鍾鼎；構此伽藍，實資力請。  
魔殿巉嶮，須彌鬱律；倏睹劫終，俄看燒訖。  
豈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天地可畢。  
鐫勒岩阿，永垂懋實。

### 後梁主蕭琮書第九十五

遠欽高風，未獲展侍。憮然西顧，以日易年。承遊止玉泉，創構坊宇。名僧雲會，問道遠集；山林佳勝，有助禪悅。即事倏然，風雲永歎。涼暑珍齋，續附承修。神足今還，敢申訊謁；信驛有會，方願祇承。蕭琮和南。

### 前陳領軍蔡徵書第九十六

自江東披破，弟子前預送京，不獲虔禮，于茲五載。丹誠懇結，豈筆札所宣？山川永遠，無因諮述。遽師奉命，爰到闕廷，天子降情，君主殊遇。新故崇待，南北傾心，可謂：使乎！使乎！仲尼是以興歎。仰陳勝託，有慰延欽。天高氣清，願道體康愈。棲真千仞，寂慮四禪，梁穗煙雲，餐悅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稱讚。徵年衰事迫，可以意求。弟姪兒孫，隨時過日。撫塵擊壤，用畢餘齡。既達於窮通之數，亦不常以賤貧自恥。但覲奉翛然，實增馳歎。伏願珍重，繼復下承。脫值行人，賜訪存沒。開皇十三年（593）九月十七日，前陳侍中、安右將軍、中書令、領軍將軍、南雍州大中正、新豐縣開國侯、弟子濟陽蔡徵稽首和南。

### 長安曇暹禪師書第九十七

開皇十三年（593）九月十三日，京師興國寺曇暹和南天台山禪師足下：仰惟聲高道邁，疑和上之來儀；德遠智深，想彌天之再託。言思頂禮，申接足於丹誠；佇望東山，戀光儀之若渴。時來寒重，願善起居；眾生難調，化弘勞念。仰承遠遊荊鎮，利物弘多；棲思青溪，足暢懷抱。冀德光迴被，用展翹誠；化導周行，蒙沾勝益。願珍道德，續結祇承。謹和南。率奉醍醐，願領微意。

### 導因寺惠岳等致書第九十八

竊以妙理沖玄，隔言象之外；應機濟物，寄真俗之談。自鵠樹潛儀，金棺晦迹，微言託於傳授，密教假於弘通。故有五種法師，四依開士。邇後連蹤繼迹，數百年中，雖復慧炬潛輝，而法流恒瀉。加以專思碩學，並願盡性

窮源。然性不可窮，源何易盡？鹿羊之文既惑，兔馬之說猶疑。若不假以大心，終歸永蔽。

仰惟禪師盛德清高，跨眾流之表；奇才內密，越詞人之上。雖不衣錦還鄉，且見懷珠反本。屬以天清地肅，王道康夷，四眾傾心，民庶欣仰。各願諮受，咸思採聽。幸以慧雲之潤，忘祕吝於未聞；師子之音，廣宣揚於渴仰。暫移狼迹之步，權啟滅定之門，俯就群心，哀憐祈請。書云：朝聞夕殞。法說一句染神，必不累月經年，繁勞視聽。庶曾聞一實者，決了衣珠，未發菩提心，並知迴向。賢愚喜躍，凡聖歡愉。豈不弘法棟梁，含生舟楫，不任引領？謹遣十住寺臻法師，歸依座下，普述眾心。鵠望泉涌之資，側遲洪鍾之響。輒以塵聞，咸懷喜躍。

### 荊州道俗請講法華疏第九十九

導因寺東巖菩薩戒弟子陳子秀等稽首和南：竊以法門不二，理絕言忘；應病隨機，假名相說。雖復常居寂滅，而廣示威儀，不起道場，躬昇自在。義談廣狹，迹現淺深，普是有識津梁，含生舟楫。論其汲引，莫不方便為先；語其提攜，無非譬喻為本。宅中童孺，識三車而兢出；傭賃窮子，知糞穢之可除。

仰惟禪師居不測之位，懷普洽之心，道貫三空，智階百法，輒欲奉屈宣揚《法華》一部。展禽邵伯，術小功微，尚復布政棠陰，宣風柳下。況復親承三點，高修六度，必願俯就傾誠，留心鑽仰。漢皇白水，由昌大風，桑井可嘉，無容默已。庶令貴賤上下，咸識一乘；大葉小枝，等蒙慈潤。幸使高源鑿井，速見洪泉；醉臥昏迷，還知昔寶。輒述眾情，罔知陳具。謹請。開皇十三載（593）八月十日。

### 蔣山棲霞寺保恭請疏第一百

棲霞寺眾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灰管屢遷；展覲以來，炎涼甫隔。伏餐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涯，詞峰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沖妙。恭雖不敏，少遊講席，窺翫南

北經論法師三十餘年，求其奧旨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北面；慧永之逢遠上首，即創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疏薄，竊欽往彥。但所居棲霞寺者，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主也。鑄山現像，疏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慚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窗晝歇。自昔高行，是用遊憩。故寺眾齊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曩哲，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柳顧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595）八月六日，保恭等疏。

### 祕書監柳顧言書第一百一

弟子柳正善具成就稽首和南：暄和，不審尊體起居何如？伏願禪法喜悅。去歲經蒙一旨。至今保持。奉齋十卷《玄義》往仁壽宮，服讀八遍，羸疑略盡，細閱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軸，為莊染未竟，少日鑽研。大王今遣使人蕭通國參承書意，自當仰簡。頻被顧問，奉答必來。伏願夏竟，便待舟楫。冀此殘生，盡心聽受，懺悔往日，懈惰昏沈。謹啟。

### 吉藏法師書第一百二 凡三書

吉藏啟：景上至，奉旨伏慰下情。薄熱，不審尊體何如？伏願信後寢膳勝常，誨授無乃上損。吉藏粗蒙隨眾拜覲，未即伏增戀結，願珍重。今遣智照還啟，不宣。謹啟。

吉藏啟：景上至，奉師慈旨，不勝踊躍。久願伏膺甘露，頂戴法橋。吉藏自顧慵訥，不堪指授。但佛日將沈，群生眼滅，若非大師弘忍，何以剋興？伏願廣布慈雲，啟發蒙滯。吉藏謹當竭愚，奉稟誨誘，窮此形命，遠至來劫。伏願大師，密垂加授。夏亦竟，即馳覲。今行遣智照諮問。謹啟。

吉藏啟：景上未至，數日之間，便爾感夢。又景上至已後，仍復得夢。一二智照口述。景上尋歸，亦因委諮。謹啟。

### 吉藏法師請講法華經疏第一百三

吳州會稽縣嘉祥寺吉藏稽首和南：伏聞山號崔嵬，道安登而說法；峰名匡岫，慧遠棲以安禪。未若茲嶺宏麗，接漢連霞；濬壑飛流，衝天灌日。赤城丹水，仙宅隩區；佛隴香鑪，聖果福地。復經擅美，孫賦稱奇。智者棲憑二十餘載，禪慧門徒化流遐邇。昔同壽英彥，纔解通經；法淨俊神，正傳禪業。若非道參窮學，德侔補處，豈能經論洞明，定慧兼照？至如周旦歿後，孔丘命世；馬鳴化終，龍樹繼後。如內外不墜，信在人弘，光顯大乘，開發祕教。千年之與五百，實復在於今日。南嶽叡聖，天台明哲，昔三業住持，今二尊紹係，豈止灑甘露於震旦，亦當振法鼓於天竺，生知妙悟。魏晉以來，典籍風謠，實無連類。釋迦教主，童英發疑；盧舍法王，善財訪道。敢緣前迹，諦想崇誠。

謹共禪眾一百餘僧，奉請智者大師演暢《法華》一部。此典眾聖之喉襟，諸經之關鍵。伏願開佛知見，耀此重昏；示真實道，朗茲玄夜。庶以三千國土，來稟未聞；百劫後生，奉遵大義。築場戒節，析木將臨。搖落山莊，玄黃均野。桂巖玉蕊，菊岸華榮。彌切聲聞之心，頗傷緣覺之抱。吉藏仰謝前達，俯愧詢求，兢懼唯深，但增戰悚。謹請。開皇十七年（597）八月二十一日。

### 智者遺書與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第一百四

貧道少懷靜志，願屏囂塵，微悟苦空，得從閑曠。是以去西陝之舊里，將領門徒，遊憩天台，十有二載。但此山溪接江源，連亘海際，漁捕滬業，交橫塞水。殺戮既多，煮炙無算，夭傷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來，頻遭沒溺，以此死亡，不可稱數。貧道不惟虛薄，願言拯濟。仍率勵山僧，貨衣資什物，就土民孔玄達等，買茲滬業，永作放生之池；變此魚梁，翻成法流之水。故臨海內史計尚兒，敬法心重，仍請講說《金光明經》，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賀等聞斯妙句，咸捨滬業，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陸沾濡，人蟲荷澤。蓋聞雨華滿室，答長者之恩；明珠照夜，報隋侯之德。斯固植妙行於前修，播芳風於末代。福不唐捐，善無虛失。仍以此事，表白前陳。敕云：

此江若無烏賊珍味，宜依所請，永為福池。國子祭酒徐孝克，宿植德本，才地兼美，聞斯積善，請樹高碑。冀此洪基，與嶽同固；願茲勝業，將日月俱全。昔陳氏江東地不過數千里，猶若此慕善忘懷。

仰惟皇帝陛下，秉金輪而御八表，握寶鏡以臨四民，風雨順時，馬牛內向，信以道高堯、舜，德邁軒、羲。加復躬行十善，等赤子於群分；自運四弘，總下生而普濟。且不麀不卵，著自外書；救蟻救魚，聞之內典。豈有富天下而吝惜一江源；恩洽宇內而獨隔數百里？改蓮華之池，興燒煮之業，使軍民恣其傷殺，水族嬰其酸楚，身首分離，骨肉糜潰。以貧道意，度皇帝之心，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藝，兩獻無以齊其德。茂績振於山西，英聲馳於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不以貧道不肖，曲垂禮接。躬膺世範，謬荷人師，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恭承，莫敢違越。假令別有嚴使，的奉敕符，毀所樹之碑，復民滬業者，貧道即振錫披衣，擔簦躡履，遠遊京輦，詣闕上書，殞首碎身，以全物命。況今上旨，總使江南收捕海族，而江溪山水不出海魚，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苟欲是非，毀壞放生，興殘害業。當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遺。若恣軍民收羅採捕，則是奪人現財，公行劫盜。若以至尊欲令軍民豐沃，不許放生者，昔貧道西遊，路經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結香火，稟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農桑，專行殺捕之業。學士曇捷請講，遂即停留。一州五縣，咸捨其業，凡一千餘所。以事表臺，降敕開許。自是岳州頻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賞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感皆應，豈容為軍民口味，奪人善業？

縣尉此啟，恐成僻見。且江溪狹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雜魚，本無海族。至尊以晉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遍加委任江南諸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聽者，則是是非由於縣，裁斷不關晉王。如此之言，豈可聞於王耳？且大王親有符旨，開許放生，何容在所私行壅遏？

貧道辭還幽谷，有二因緣：一為大王功德，治葺舊寺。二為案行江溪，修營福會，共諸檀越，遠建菩提，爰被存亡莊嚴。永願一人有慶，保盤石之基；使十千之魚，恣相忘之樂。貧道至止已久，頻荷優任，供給資須。人功

影響，每思往彼，未展來遊。逖聽所聞，頗傳惠化。境有三異之德，民謠五袴之歌。餐味高風，誠深隨喜。但君臨稍畢，旋返非賒。唯希善始令終，以全嘉譽；攀轅臥轍，無愧昔賢。貧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壽長有福，豈非慈心少害，感此妙齡？東海民庶，多夭殤漁獵，所以短命貧窶。乃是世間現見，可為鑒誡者也。今若斷三歸之命，養五陰之身，斯則廢淨土之華業，起無邊之重過。事既反常，恐非養生之術。餘州鎮防，不邊江海，既處高原，採捕無地，未聞亡身他境；帶病還鄉，豈復必須水族以資身命？直令採捕，尚乃非宜。況有毀他放生，以給軍士？

明府在鎮清嚴，遠近稱歎，一錢不納，一犢方留。噲參養鵠，卒獲寶珠；孔愉放龜，終佩金印。檀越若不逆晉王符旨，不乖貧道之言，則是再灑法流，奉宣帝道。有德必酬，無善不報。玉珮雕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綬，應念便來。今遣弟子普明，齋舊事往簡，但明府總此邦之務，執一鎮之兵機，有教必行，如風靡草。願以貧道此書，宣示百姓，訓誨軍民。使遵九言之教，無為始禍；改十惡之心，永符元吉。事爭信人口具，不復委陳。沙門智顛白。

國清百錄卷第四

## 智者大禪師年譜事迹

梁武帝大同四年（538）戊午，禪師一歲。父姓陳，開國侯，荊州華容人。母徐氏，夢香雲并吞白鼠而孕。生時神光滿室，目有重瞳。

至七歲，喜往伽藍，僧口授〈普門品〉一遍，其餘文句未聞者自能通達。父母不許數往。

梁元帝承聖元年（552），十五歲，欲出家，二親不聽，乃刻檀像禮誦。一日正拜佛時，恍夢山臨大海，僧居上招手。

梁敬帝紹泰元年（555），十八歲，二親服訖，堅辭兄出家，乃依湘州果願寺僧法緒為師，名智顓，字德安。

陳高祖永定元年（557），二十歲，受具足戒，依慧曠律師，精通律藏。而未受具前，曾北面依學方等。

陳文帝天禧元年（560），二十三歲，光州大蘇山依思禪師。師認靈山同會，示普賢道場。二七日誦《法華經》，寂然大悟。

陳廢帝光大元年（567），三十歲，辭師出金陵，居瓦官寺八年，講《大論》，說《次第禪門》，并《法華玄義》。

陳宣帝太建七年（575），三十八歲，入天台，宣帝敕留不住。初止石橋，遷佛隴。次年，華頂降魔。

太建九年（577），四十歲，宣帝敕賜修禪寺。

太建十三年（581），四十四歲，講《金光明經》，漁人捨簷梁，立放生池。次年，永陽王請講。

陳少帝至德二年（584），四十八歲，奉詔出金陵，太極殿開《大論》，講《仁王經》。次年，太子受戒。

至貞明元年（587），五十歲，於金陵光宅寺，講《法華經》。章安其時方年二十七歲，始聽經文。

隋開皇九年（589），五十二歲，陳亡之荊，感夢止匡山。次年，隋帝敕問。

五十四歲，晉王請至揚，十一月，為晉王受戒，方號智者。



五十五歲，得往荊湘，再經匡山，度夏畢，先至潭。

五十六歲，至荊，答地恩，造玉泉寺，章安奉蒙《玄義》。

五十七歲，於玉泉寺講《摩訶止觀》。

五十八歲，自荊下金陵，受晉王請，製《淨名疏》。

五十九歲，春，再還天台。次年冬，晉王遣書虔召。

六十歲，赴召至新昌石像前，端坐入滅，當開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也。

自入滅至宋淳熙十二年（1185）乙巳，得五百九十二歲矣。

### 題百錄後序

智者道傳三觀，存乎一家之書；而德化兩朝，章安紀諸《百錄》。觀其始立制法以肅內眾，中形書疏以動王臣，後論放生以安昆蟲之類。昭昭乎廣大之化，粲如日星，所謂光宅天下者也。章安序云：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固可信矣！鏤板雖已印行，而未經校勘。因將古本對證，且訛誤非一，遂改證前後凡十餘處。庶披覽之際無壅厥意，見此題者可別訛正。

蘇州北禪無量壽院傳天台祖教沙門淨梵題

吾祖智者大禪師，實靈山再來之人也。道傳三觀，悟自一心，恢張龍猛正宗，幽贊《法華》祕典。判釋以五時八教，歸趣以三觀十乘。縱辯宣揚，不立文字；章安結集，留逗後緣。其如解行證入之人，不知其幾千萬眾。諸部板刻，布在諸方，唯《國清百錄》，昨因魔火燔毀，直至于今，彌歷年深，所未諧圓就。今令行者曇岑遍求道俗，不憚苦辛，誠心不虛，遂圓部帙。庶得以廣見聞，傳諸永遠，則可以知吾祖道大名重，皇臣化迹始終，宛如目擊。遂盡禮至恭，敬覽始末云爾。時聖宋淳熙十二年（1185）歲次乙巳結制日，

白蓮住山戒應謹題

## 大般涅槃經玄義（節錄）

天台沙門灌頂撰

二、疏緣起者，余以童年給侍攝靜，攝靜授《大涅槃》，誦將欲半。走雖不敏，願聞旨趣。於是負笈天台，心欣藍染。登山甫爾，仍逢出谷，不惟菲薄，奉從帝庭。師既香塗二宮，光曜七眾，道俗參請，門堂交絡，雖欽渴甘露，如俟河清，詎可得乎？嘗面請斯典，降旨垂許，有期無日。逮金陵土崩，師徒雨散，後會匡嶺，復屬虔劉，爰西向江陵，仍遭霧露。敕徵師江浦，頂疾滯豫章，始舉颿南湖，已聞東還台嶽。秋至佛隴，冬逢入滅，歎伊余之法障，奚可勝言？

昔五百群盲，七迴追佛，祇洹一狗，聽兩鍾鳴，唯疆唯沈，無見無得。入山出谷，浮墜泝江，希聞斯典，竟不獲聞。日既隱於重崖，盲龜眠於海底，馮光想木，詎可得乎？

余乃掃墓植樹，更伏灰場，口誦石偈，思愆畢世，事不由己，迫不得止，戴函負封，西考闕庭，私去公還，經塗八載；日嚴爭論，迫入咸陽；值桃林水奔，而夜亡其伴；又被讒為巫，收往幽薊；乘冰濟北，馬陷身存，臨危履薄，生行死地，悼慄兢兢，寧可盡言？

昔裹糧千里，擔簦於東南，負罪三讒，驅馳於西北，若聽若思，二塗俱喪。情不能已，尋諸舊疏，將疏勘經，不與文會，怏怏終日，恒若病諸，效群盲之觸象，學獨夢之談刀。以大業十年十月十日廬于天台之南，管窺智者義意，輒為解釋。

運丁隋末，寇盜縱橫，海鬧山喧，無處紙筆。匿影沃洲，陰林席箭，推度聖文，衣殫糧盡，虧其次第，於是懷挾鄙志，託命遂安，草本略通，放筆仍病。縣令鄧氏呼講《淨名》，曳疾應之。事不兼舉，寄疏他舍，他舍被燒，廓然蕩盡，冥持此本，得免灰颺。重寄柵城，海寇衝突，玉石俱罄，蕭亮提挾，復獲安存。所謂焦不能燒，賊不能得，再蒙靈異，重厲微誠，更往遂安，披尋補削。

復值軍火，食息無寧，乃卜安洲。安洲者，微瀾四繞，絕人獸之蹤；峰

連偉括，兼二山之美。左臨水鏡，澄徹鑒心；右帶藻池，紅葩悅目。修竹冷風，勝白牙團扇；萋萋翠草，加戴氏重席。雲霞鏤糝於松桂，五彩羞其繪圖；猿麋和韻於蟬蛙，八音陋其絃管。雅有高致，豐趣冥倫，仍蒔粟拾薪，勤兼曉夜。暨染筆已來，凡歷五載，何年不遭軍火，何月不見干戈，菜食水齋，冰床雪被，孤居獨處，夢抽思乙，詞既野質，意不會文。其《玄義》一卷，釋文十二卷，用紙七百張，有崖易迨，空海難遍，盲窺偏知，敢稱圓識。特是不負本懷，遽茲石火。卷舒常住之卷，酬報乎身手；讚歎解脫之法，仰謝於心口。麤耘毒草，微養藥王，螳螯螢熠，非能抗曜也。

## 《禪宗永嘉集·勸友人書第九》

唐慎水沙門玄覺撰

### 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朗禪師召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谿，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游。石室巖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果，峰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 大師答朗禪師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

玄覺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迹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闐然。獨宿孤峰，端居樹下，息繁滄道，誠合如之。

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誼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歟。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

夫欲採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宴旨，濯累滄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群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誼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鬱鬱長林，峨峨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

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

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耶？

且夫道性沖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能觀？悲起則機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

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復何狗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忻籠也。若能慕寂於喧，市廛無非宴坐。徵違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

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眾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闐寂非有，緣會而能生；峨嶷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途迴出。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

故知物類紜紜，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短，語默恆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鄴，遊逸形儀，寂怕心腑，恬澹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

因信略此，餘更何申，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誑言無當，看竟，迴充紙燼耳。不宣。同友玄覺和南。

## 四明尊者教行錄（節選）

四明石芝沙門宗曉編

### 四明尊者年譜

大宋太祖皇帝初登寶位，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庚申。此年正月，太祖受周恭帝禪。謹按胡昉撰塔銘并門人則全實錄，師壽六十九，示滅天聖六年戊辰歲。若準趙清獻公所作〈行業記〉，則云天聖五年歸寂，誤矣。今逆推甲子，師乃當庚申年降誕，豈非真人應運而賢哲間生乎？

師諱知禮，字約言，真宗特賜法智大師之號，時稱四明尊者。俗姓金，前漢金日磾之遠裔。《西漢書》曰：“金日磾，匈奴休屠王之子，夷狄亡國，羈虜漢武，而篤敬忠孝，七世內侍，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後代為鄞人也。父諱經，母李氏，初以嗣息未生，誠志祈佛，偶夜夢梵僧遺一子，云：“是羅睺羅。”洎生，因以為名。

二年辛酉。三年壬戌。乾德元年癸亥。二年甲子。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時年七歲，〈塔銘〉曰：“師年七歲，屬母喪，謂劬勞匪易報，且號泣而不絕，由茲厭俗，急於出家。其父異之，遂不奪其志。始投太平興國寺僧洪選為弟子。”天竺作師〈指要鈔序〉云：“師在童子受經，便能思義，天機特發，不曰生知之上性者乎？”

五年丁卯。六年戊辰，是年改開寶元年。二年己巳。三年庚午。四年辛未。五年壬申。六年癸酉。七年甲戌，時年十五。〈塔銘〉曰：“師年十五受具戒，而專探律部。”八年乙亥。

九年丙子，是年太宗皇帝即位，改太平興國元年。

二年丁丑。三年戊寅。

四年己卯，時年二十歲。〈行業記〉曰：“二十從本郡寶雲通法師傳天台業觀。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法相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人皆駭聽而驚傳之。”

五年庚辰，〈實錄〉曰：“師在寶雲，及二載，厥父偶夢其跪於通之前，

通執瓶水注於口。自爾圓頓之旨，一受即了。”

六年辛巳，時年二十二。〈行業記〉云：“師居寶雲方三年，常代通師講，入文消義，益闡所學。”

七年壬午。八年癸未。雍熙元年甲申。二年乙酉。三年丙戌。四年丁亥。

端拱元年戊子，師聽讀寶雲十載，即值本講歸寂。〈石塔記〉云：“通公壽六十二，端拱元年傾逝。知禮、遵式，子衿之高者。”

二年己丑。三年庚寅，是年改淳化元年。

二年丁卯，師年三十二，即中選住持。〈實錄〉云：“淳化辛卯，受請于乾符寺，綿歷四祀，遂遷于保恩院。”〈戒誓辭〉云：“予居寶雲，既值鶴林，始遷乾符寺西偏小院<sup>乾符寺中改承天寺，今為能仁寺，西偏小院即今法華也。</sup>，有寢無廟，學徒爰止，盈十莫容。又觀其密邇闐闐，誠非久宜，遂徙此城東南隅。”〈指要序〉曰：“師主乾符講席，諸子悅隨，若眾流會海。”

三年壬辰。四年癸巳。五年甲午。至道元年乙未。

二年丙申，〈使帖〉云：“至道二年七月，內院主僧居朗、顯通，捨保恩院與知禮，永作十方住持，傳演天台智者教法。”〈戒誓辭〉云：“院丙申秋承舊，越十年陳修，己酉告成，石公勒石紀之。逮壬子，凡十七年，咸安來學。”

三年丁酉，〈保恩院記〉云：“先是此院締造年深，頽毀日甚。以至道三年，乃與餘杭釋異聞，戮力經營。適值丹丘僧覺圓，發心陳力，三載訖役。觀其土木瑰麗，金碧交輝。先佛殿而後僧堂，昭其序也；右藏教而左方丈，便於事焉。”

真宗皇帝即位，改咸平，元年戊戌。

二年己亥，時年四十歲。〈實錄〉云：“師自咸平二年已後，專務講懺，常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謁都遣。”

三年庚子，是歲大旱，師與天竺懺主祈雨有感。〈行業記〉云：“歲大旱，師與遵式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不降，當然一手以供佛。佛事未竟，雨已大澍。”〈慈雲行業記〉云：“咸平三年，四明大旱，師入懺摩，祈雨約三日，不雨當自焚。如期果應。”太守蘇為異之，題石紀其事。

四年辛丑。五年壬寅。

六年癸卯，是歲日本國師遣僧問難。本序曰：“咸平六年癸卯歲，日本國僧寂照等，齎本國天台山源信禪師於天台教門致相違問目二十七條，四明知禮憑教略答，隨問書之。”

景德元年甲辰，時年四十五，撰《十不二門指要鈔》，序紀歲月云：“景德元年甲辰正月九日敘。”二年乙巳。

三年丙午，是歲師上錢唐昭公《十義書》，序曰：“景德三年臘月，四明知禮謹用為法之心，問義于浙陽昭上人。”

四年丁未，是歲上昭公《觀心二百問書》，序曰：“景德四年，四明比丘知禮謹用為法之心，問義于浙陽昭講主。”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時年五十歲，建保恩院落成。〈戒誓辭〉云：“院己酉告成，石公紀之。”記末曰：“待問通守竹符，函親松柄，會茲院告厥成功，遂抽毫而為識。時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四月六日立。”

三年庚戌，是年恭奉聖旨，改保恩額為延慶院。據《四明圖經》曰：“保恩院，周廣順二年建。皇朝大中祥符三年改為延慶院，紹興十四年改院為寺。”〈使帖〉曰：“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內僧知禮，經使府陳狀，乞申奏天聽，永作十方住持，長講天台教法。當年十月內，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依。”

四年辛亥，是年師再狀，經州乞給使帖，備錄上項，聖旨上石，永為照據。〈使帖〉曰：“知禮續於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內，經州著狀，乞備寫聖旨并前後使帖，鑄上石刻，永作十方傳教住持。”是年七月十七給帖立石。

五年壬子，是年師與異聞師撰〈十方傳教住持戒誓辭〉，立石永誠非理妄占，斯文真是寺萬代十方住持之本也。

六年癸丑，是年二月十五日創建念佛施戒會。師於祥符五年十月親製疏文，至今誘化。此會抵今，凡一百九十載不廢，往古來今，其被化者不知幾何人哉。

七年甲寅，時製《觀經融心解》，序末題云：“大中祥符七年甲寅重陽日敘。”是年師又有《教門雜問》七章，門人自仁答。八年乙卯。



九年丙辰，時年五十七。〈實錄〉云：“師年五十七，誓願修法華懺，三年懺滿，焚身供養《妙經》，誓生淨土。”

天禧元年丁巳，〈塔銘〉曰：“天禧改元之初，師年及耳順，乃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是。吾不能捐捨身命以警發懈怠，胡足言哉？’於是結十僧，修法華懺，三年懺滿，共焚。是時翰林學士楊億、駙馬都尉李遵勗，皆當朝文雄勳盛，每響師通悟，必望風推挹。其年詔賜紫袈裟，皆二公論薦之所授也。又聞遺身，而楊公致書，確請住世。往復數番，至於專委州將保護。由是願行不得而施矣。”又著《消伏三用章》、《出絳幃三十問》，門人仁岳答，皆紀於此年也。

二年戊午。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實錄〉云：“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勗錄行實奏上，特賜法智大師號。”是年京師僧職高流二十三人各賦一詩，紀贈於師，待制晁說之作序刊石，後擇鄰詩，題曰“庚申季秋望日書”。

五年辛酉，時年六十二。是年朝廷宣賜，命修懺法。〈行業記〉曰：“真宗知師名，遣中貴至所居，命修法華懺法，厚有賜予。”中貴，俞源清也。師因俞子欲知懺法旨趣，為述修懺要旨，人至于今受其賜。又撰《別行玄疏記》，序題曰：“天禧五年八月旦。”又撰《觀經妙宗鈔》，序題曰：“天禧五年重陽下筆序。”

乾興元年壬戌。

二年癸亥，是年仁宗皇帝即位，改天聖元年。是年製《光明拾遺記》，紀云：“天聖元年四月望日序。”師又為潘屯田作〈夢魚跋〉，又出《開幃試問》四十二章，考試學子。又答禪宗泰師佛法十問。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真宗天禧初，有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聖化，每遇佛生朝，募眾行放生業，於是立放生碑，樞密劉筠撰文，太守殿撰曾會立石。天聖三年七月十五日，雪溪僧仁岳書，師是年一夜忽夢相公入院，翌日即曾太守之子到。後果符此夢，迺魯國宣靖公也。由此楚國黃夫人置恒產供眾。又上書曾太守乞申奏後園地永在伽藍，亦此年也。

四年丙寅，是年師有〈授辭〉授門弟子文璨，石刻見存。

五年丁卯，師製《光明文句記》六卷，於是歲題曰：“天聖五年膺月三日記。”然此記師迫歸寂，不及終帙，而後門人廣智尚賢法師續記〈讚佛〉一品，方為足本。

六年戊辰，是年師年六十九，示滅，準〈實錄〉等。天聖六年正月五日戌時，師端身跏坐，召大眾說法畢，驟稱彌陀佛號數百聲，奄然而逝。露龕示身，經二七日，爪髮俱長，顏貌如生。復過七日，遷于南門之外，將闍維次，先聞異香馥郁，火滅得舌根不壞，舍利五色不知其數<sup>舍利猶藏以琉璃瓶，奉安大悲閣上。</sup>。越五年，至明道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奉靈骨，起塔于崇法院之左。

宗曉伏讀三朝僧傳，十科選佛西聖之法，取材盡矣。而吾祖法智以道供職，眇觀著述洪演，興起大教，義解為首，造寺造像，營福次之，至於舌根舍利，滅後儼然，神異有餘。遺身之際，雖為楊文公勸請而止，豈以一時固阻，外其道耶？矧復嘗然三指以供佛，斯亦捨身之支派也。大哉！往古高僧十法師，其一而四焉。豈與夫事佛徒勞於百載者，同日而語乎？<sup>舊本取《指要》、《別行玄記》、《</sup>

<sup>妙宗鈔》、《拾遺記》、《光明句記》、《大悲行法》六序，附入此中。此既隨文見行于世，因得以略。</sup>

## 《光明玄》當體章問答偈

慈雲懺主問 四明法師答

遵式稽首延慶法主：竊聞邇曰：“縱辯宣揚《金光明》甚深法門。”自惟匏繫，無緣擁座。且此經《玄義》示第五、當體得名，此意幽邃，曾彌夕思之不解，謹成偈句，奉以諮承，願說授外，一為開決，願俟報音之來矣。

云何是法性，自體金光明？為當從義立，為當質亦成？

法性本非質，金色由何生？若從義所立，還是假名字。

全金為法界，塵塵悉平等，懺悔何所滅？讚歎何所榮？

罪福既無二，空導是虛聲，空藏空全現，地藏地難傾。

云何此同異？願決我疑情！蓮華與稻稗，當體若何評？

例同一切法，師子弦願鳴。

知禮和南靈山懺主：自傲顰禁足，接武講科，雖為道未深，且格言有在。茲蒙雄問，起自大悲，俾我推尋，令他悟解。因緣事冗，久失報投，今漫奉

酬，幸希細覽。

法性具諸色，名為微妙色。法性具諸義，名為第一義。  
 此義與此色，豈可分為二？性火即真空，楞嚴顯其意。  
 色性即智性，起信彰其致。千如相非相，剎那方可寄。  
 一理空不空，毗盧方遍處。窮色盡鄰虛，即是本來地。  
 究心志剎那，即是真如智。鼻嗅功德香，舌嘗妙法味。  
 世間相得常，良由住法位。法身流五道，良由具權智。  
 心狂金石翳，色病念想醉。心色理無殊，質義安曾異？  
 眾生迷本源，確爾分情器。依空行懺讚，法界體全備。  
 光明照世間，真金諸法貴。究竟真實體，顯召不從譬。  
 擊發此玄微，知君二嚴備。我以此籌量，更請研精粹。  
 遵式再以伽陀稟問延慶法兄，能一披覽，尚俟報音。  
 涅槃四無說，因緣故立字。復言第一義，有言有實義。  
 有無與真俗，云何辨同異？諸法即真如，無名無有字。  
 真如即諸法，隨緣有差異。起必性三千，云何勿名義？  
 水火性真空，空誰分一異？循業而發現，從末方殊致。  
 建立全由俗，云何勿名義？色性即智性，良由體無二。  
 無二無是非，無非本來地。卻俟盡鄰虛，云何方顯智？  
 元是一精明，分為六種義。方便有多門，歸元性無二。  
 無二即如如，云何有香味？藥病性相應，心色方便治。  
 水火各升沉，頓爾成乖棄。緣起唯從性，云何顯不二？  
 諸法如大幻，一多互相寄。體幻即為真，何勞共遠離？  
 盡塵忘剎那，云何存沒意？觀心初不忍，今何忍此意？  
 取捨雖在我，其如且猶豫。人天大導師，云何無決智？  
 觀心亦觀色，唯只觀心地。色不名觀心，心無不包義。  
 同異與相攝，云何得其意？觀心唯一念，一念三千備。  
 三千含身土，獨遺觀色義。三千泊外境，云何得齊致？  
 知禮謹率愚抱，再答靈山懺主來問，幸希采矚。

涅槃一實諦，遮顯非殊致。依言及離言，悉是真如義。  
此俗泊此真，非情是隨智。二諦皆名真，此真有名字。  
若了性三千，此是圓成義。法法盡真常，名實皆尊貴。  
依此偏計法，如何得為類？其體若空華，何實當名字？  
心色體無二，情中堅執異。欲破堅執情，須推到邊際。  
若知依理藏，法法無遺棄。寄此顯圓常，何曾求遠離？  
雖是一精明，體具三千義。依正理內含，根境性中備。  
唯心即唯色，唯香亦唯味，唯觸唯是音，此理好思議。  
水火力相傾，明暗能更治，即此相違中，彌見相從意。  
相違彰具德，相從表不二，智者善思量，本末何曾異？  
觀心理趣深，乍似相違義，出自旋總持，誰當不猶豫？  
濫作流通人，自省居何位？片言難折獄，再思方可矣。  
九界約修心，三道寄心治。此從外境觀，外破內方著。  
約理雖相合，據迷且分二。究竟知所以，敢將情力置。  
三法皆稱妙，唯心最玄祕。於心見法界，生佛齊一致。  
迷已逐他物，確爾立情器。見色便見心，灼然全性起。

### 天童凝禪師上四明法師第一書

正月十八日，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苾芻子凝，謹熏沐裁書于延慶堂上教主法智大師侍者。子凝嘗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斯往哲之格言，非潛夫之臆說也。子凝素昧達人之旨，輒陳愚者之言，願瀆聽聰，少陳狂狷。近因暇日恭覽《十不二門指要鈔》，義峰孤聳，非鄰克之足能躋；教海汪洋，豈師曠之耳能盡者也。珍重！珍重！

中所援引達磨門下三人得法，而有淺深。尼總持云：“斷煩惱，證菩提。”師云：“得吾皮。”道育云：“迷即煩惱，悟即菩提。”師云：“得吾肉。”慧可云：“本無煩惱，元是菩提。”師云：“得吾髓。”但為傳聞，故無實證，未知斯語，得自何人？大凡開物指迷，必須據文顯解，豈可以道聽途說將為正解？《禮》云：“記憶之言不足以為人師。”此亦慮無稽之言以為正

說者也。寧可指鹿為馬，事類趙高；使民戰栗，宛同宰我？今據《祖堂》及《傳燈錄》，只云：“二祖禮三拜，依本位而立。”未委彼宗，復何為解？今或有師云：“達磨之道，但接下根，未通上智。”又云：“悟即心之理，昧心外之法。”斯皆以管窺天，將螺酌海者也。

今試辨之，原夫病在膏肓者，失之於針砭；滯名相者，封之於言句。豈教不能明心，而藥弗能瘳疾耶？良由積瘵增痼，夥言惑性。是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方便之一揆耳。或者猶云：但指即心，未入佛慧。如《般若》說九類皆住無為涅槃，《華嚴》云一念普觀無量劫。未知此說與祖師之道同耶？異耶？

噫！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無可不可，古賢之言，信而有徵矣。然則田巴毀三皇、罪五帝，隨而和之者千人。蓋海上有逐臭之夫，詎田巴之道能勝於三皇五帝之道者也？教主大師久積淨行，恢張教網，前無古人，後不可繼，自當依經解義，續智者之真風，何必採鄙俚之言，玷啟迪之旨乎？願削傳聞，自扶本教，無使滯名相者而取倣焉。幸甚！不宣。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苾芻子凝頓首上白。

#### 四明法師復天童凝禪師第一書

正月二十四日，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謹修書復于天童景德堂頭禪師侍者。今月十八日僧使齋到長書一緘，文理相高，經實俱贍，舒卷忘倦，珍荷彌多。但以夙事懺摩，全疏文學，將謀投報，預抱忸怩。然閱華詞，備諳雅旨。蓋以知禮早歲為解本宗《十不二門》，輒述《指要鈔》，編文紀事，聊資學眾之尋研，義淺詞荒，敢冀宗師之觀覽。其中所引達磨門下三人得法，淺深不同：尼總持云：“斷煩惱，證菩提。”師云：“得吾皮。”道育云：“迷即煩惱，悟即菩提。”師云：“得吾肉。”慧可云：“本無煩惱，元是菩提。”師云：“得吾髓。”來書云此語不契《祖堂》及《傳燈錄》，謂是道聽途說，採乎鄙俚之談，而不知此出圭峰《後集》，裴相國休問禪法宗徒源流淺深，密禪師因為答釋，廣敘諸宗，直出傍傳源同派別。首云：“達磨直出慧可，傍傳道育及尼總持。”乃示三人見解親疏，故有斯語。

此之《後集》，印本見存，南北相傳，流行不絕，曾逢點授，因是得聞，而況有唐圭峰禪師，帝王問道，相國親承，和會諸宗，集成禪藏，製《禪源詮都序》兩卷及茲《後集》，為世所貴，何為鄙俚之談？豈是道聽途說？此乃禪門自生矛盾，固非講士敢此譏呵。只如《祖堂》，亦是人師集錄，誰是誰非，言何容易？

夫法本無說，說必被機，機發在緣，緣有賓主，故諸聖人抑彼揚此，是一非諸，補處逸多尚受折於維摩詰，上首尸利甘負屈於菴提遮。豈補處納言，上首暗理？蓋知緣不在己，是以功讓於他，以至正像法中，華竺宗主空有更破，性相互非。業禪者屢斥尋文，傳教者或譏暗證，皆為進於初學，欲使深於本宗。《智論》立悉檀被機，禪經用四隨為物，設化之法，大體合然。但以假名，引令入實，不得其意，寧免生疑？

來書又云：“今或有師云：‘達磨之道，但接下根，未通上智。’又云：‘悟即心之理，昧心外之法。’”未審此語何文所載，何處親聞？無求閭巷之音，而構誣罔之說，道聽途說，事有所歸矣。且夫信行、法行各有利根、鈍根，唯色唯心豈分內法、外法？剎那九世，一念三千，理事俱融，頻彰《指要》。既蒙顧視，合察源流，願存為法之心，廣闡利人之道，俾信、法根性從說默開明，無使達磨子孫獨能破立，智者宗裔全廢抑揚。則彼眾當機有趣真之路，令此宗來學絕入理之門。禪師悟徹一心，辯超千古，為佛祖之了使，作人天之導師，希開博濟之懷，勿任偏情之執。講懺之際，倉卒奉酬，幸無以朴野而見諂焉。不宣。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拜手上復。

### 天童又上四明第二書

正月二十八日，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再修書奉白于延慶教主法智大師堂下。子凝聞夫意淺則言疏，思深則言訥。前所獻言者，且欲大師削去傳聞，自扶本教。再垂來示，徵引源流，徒知出於圭峰，問因相國，三宗辨異，未盡所長。殊不知知解宗徒，祖師昔記，循其泛說，詎愜通懷？

彼《禪源詮》云：“達磨九年面壁，蓋為絕緣。”由是祖師獨斷，乃云：“知之一字，是眾妙之門。今達磨所傳，唯靈知而已。”至於深推荷澤，輕

視牛頭，矛盾之言，洋洋于外，既曰曾逢點授，合具雌黃，何異採鄙俚之言，資脣吻之解？

且夫達磨之得二祖，亦猶思大之有智者，垂範作則，千古皎如。儻智者之言教成非，而達磨之子孫亦謬，豈容緘默？須議師承。非之則謗因謗緣，空招捺落；是之則正人正己，信奉謳和。豈謂相國親承，帝王問道？北宗神秀，四帝國師，藉勢恃權，其風自弭。

來書又云：“補處逸多尚受折於維摩詰，上首尸利甘負屈於菴提遮。蓋知緣不在己，是以功讓於他。”若如是，則雖曉抑揚，罔窮實際；苟云功讓，未喻下懷。

又云：“業禪者屢斥尋文，傳教者或譏暗證，俾信、法根性從說默開明，無使達磨子孫獨能破立，智者宗裔全廢抑揚。”此者深思，誰之咎歟？剛云破立，以過疣人，豈不云一念三千，剎那九世，禪教之旨，何理不臧？《思益經》云：“說法有二種，若聖說法，若聖默然。”何必有說滯言，無說乖旨？實惟不二，非任偏情。昔人截耳捐身，引腸斷臂，斯有由矣。不然，賈有餘勇，恃死不迴，山人每一經心，如負荊刺。願吾大師力扶像運，深察源流，無使正法澆漓，人情美順，唯宗高範，是振淳風。知事懺摩，必無虛日，再形鄙抱，專候斥呵。不宣。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頓首再白上。

#### 四明又復天童第二書

二月初七日，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再裁書于天童堂上大禪師丈室。比者累接真緘，頗彰深意。前書謂《指要》所引三人得法全不據文，乃是道聽途說，採乎鄙俚之談。蓋由不曉斯文出自圭峰《後集》，只齊曾見，非彼所聞，故以長書責無實證。今知所出，合恥鮮聞，如何卻斥圭峰棄乎援據？噫！過而不改，斯成過也。

且如《指要》所引，非無所以。蓋智者立《法華》絕待十妙、《止觀》圓頓十乘，以“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二句之文而為剛格，誠非二法相合名即，故不可以斷證明之；亦非一法翻轉名即，故不可以迷悟示之。煩惱非定本無，菩提非定本有，故用煩惱即菩提等，絕其言詮，寂其思慮，俾妙

解圓明，妙行密契，妙理頓顯故也。奈以天台宗教陵遲之際，圭峰《後集》流衍來吳，禪講之徒多所宗尚，咸云達磨印於二祖，本無煩惱，元是菩提，方為得髓。智者所說既同道育之解，乃成得肉之言。鄙僧忝嗣台宗，得無傷痛！沉聞點授，粗見否臧，遂於《指要》文中對揚厥旨，何任唇吻之便，而浪有所譏？

且夫分宗受法，傳教接人，人據圭峰難於本教，豈不依教而返破之？斯皆扶樹本宗，勉勵初學。證悟之際，彼此豈存？前所謂設化之法，大體合然，悉檀被機，四隨益物，不得其意，信有狐疑。洎觀捐身斷臂之心，如負芒刺之語，後五百歲，能幾人乎？省己扶宗既能如此，於他護法豈得周遮？幸冀禪師博覽本宗，善揚祖道，無得阻他釋難，便成立我化功。蒙索報音，詎可緘默？不宣。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稽首再白。

### 天童又上四明第三書

二月十四日，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謹重致書于延慶堂上教主法智大師座下。子凝竊聞屠保之內必有異人，講懺之中豈無通識？何勞往復，再敘端倪？而大師《指要》雕文刻義，只曰：“相傳：達磨門下三人得法而有淺深。”愚既議之，豈可便責圭峰，以求情實？所謂道聽途說，可曰相傳。果有後書，指為曲據，妄生穿鑿，合曉否臧。或達磨授二祖，有本無之說，道育、尼總持有斷煩惱之稱，則圭峰言之，而大師議之，斯亦可矣。既元無此說，擬剝何人？豈可逐浪隨流，揚聲遏響？

前云“設化之道，大體合然”，斯未可也。大凡援引古今，存乎婉當。彼宗固執，可示斥呵，方謂抑揚，昭乎義理。苟弘教者引佛經不當，亦須削之。如是則稱作人師，堪為教主，後生宗範，千古不逾。所謂學而不思，傳而不習，斯之為恥，何恥鮮聞？

來書又云：“天台宗教陵遲之際，圭峰《後集》流衍來吳。人據圭峰難於台教，豈不依教而返破之？斯皆扶樹本宗，勉勵初學耳。”嘗試論之，原夫聖人立教示迷，情同葛狗，智類冰壺，神遇之懷，道無不在，豈同鄙俚，有濫道途？常患學佛從師，未能忘筌離相，余與大師言議者，蓋存大師永永



之道也。假使信任圭峰為是，須知迴顧《祖堂》無言。未墜本宗，尚猶焚軀煉指，豈同外道非理赴火投崖？革故是宜鼎新，無爽所依《止觀》十乘、《法華》十妙，菩提煩惱信本無差，綱格之言豈容繁剖？所謂過而不改，斯有歸矣。不宣。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稽首上白。

### 忠法師天童四明往復書後敘

吾祖法智尊者，始因錢唐奉先清師製《珠指》解《十不二門》，“總在一念”之文為真心，“別分色心”之言為俗諦，改色心門“造謂體用”為“造謂體同”，改內外門“三千即空即假即中”為“即空即中”。凡改二十來字。天台昱師注《不二門》，立唯觀不思議境，消一念三千唯色唯心為真諦。法智憫而救之，所以《指要》之所由作，故序云“或示或注，著述云云”是此也。

清師又立生佛三千為事造，心法三千為理造，而不知三法各具事理。如《指要》破曰：“據他所釋，心法是理，唯論能具能造，生佛是事，唯有所具所造，則心造之義尚虧，無差之文永失。”又序曰：“事理未明，解行無託。”此皆破於清公也。

然《指要》之中正明觀心達妄之道，闢他山外觀真之非。文引“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二句，為發心立行之本，因此揀示達磨門下三人得道淺深。可大師云：“本無煩惱，元是菩提。”達磨曰：“得吾髓。”法智評之曰：“可師之見，意縱階此，語且未圓。”凝禪師謂《指要》所引差錯，從而辨之，乃準《祖堂》及《傳燈錄》，當時可師但禮三拜，依位而立，而不曾有“本無煩惱”等言。凝公如此扶救，毀斥法智云：“是道聽途說，非為正論。”殊不知法智準圭峰《後集》而示。到此凝公自當結舌服膺，奈何後書倔強不已。今更就彼書辨之。

若將可大師無言依位而立，便是顯圓頓者，且身子云：“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大品》云：“若有一法過涅槃，我亦說如幻。”又有無言童子、淨名杜口等。

今問此諸無言而與可師無言，為同為異？請端的示之，切莫通謾。又如

《阿含》外道問佛：“不問有言無言。”如來踞座。外道讚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即禮三拜而退。阿難問佛：“外道得何法而退？”佛言：“如快馬見鞭影，即著正路也。”《祖堂》引為圓頓第一則語，天台判此為小乘三藏。若望圓頓，猶霄壤焉。故知不可纔見無言，便謂真證也。

當時四明太守直閣林公見二師爭議不已，因請法智於《指要》下和融之語，法智不得而辭，遂改之。

《指要》舊文曰：“此乃又超得髓之說也。可師之見，意縱階此，語且未圓。問：今明圓教，豈不論斷惑證理及翻迷就悟耶？若論者，何異持、育之解？答：祇如可師，豈不斷惑翻迷，豈亦同前二耶？故知凡分漸頓，蓋論能斷能翻之所以爾。”○《指要》新改曰：“然汝所引達磨印於可師‘本無煩惱，元是菩提’等，斯乃圭峰異說，致令後人以此為極，便棄三道，唯觀真心。若據《祖堂》，自云：‘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豈言煩惱、菩提一無一有耶？故不可以圭峰異說而格今家妙談爾。”

況達磨西來，以《楞伽》四卷授可大師，且曰：“藉教悟宗，仁者依此修行，自得度世。”荊溪嘗判《楞伽》，階天台別教，以經云“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之義，大慧菩薩問：“是頓是漸？”佛答：“是漸。”既言是漸，安得指為頓耶？準此，則法智所評，信不誣矣！

今謹錄當時議書五番，非但令後昆睹《指要》新舊二文來力，抑亦不昧先時辨論之因起也。

熙寧三年中春，永嘉法明院傳教法孫繼忠識。

### 草庵錄紀天童四明往復書

法智學行高妙，凡所著作，莫不立宗旨、闢僻邪，開獎人心到真實地。《指要鈔》中引圭峰《後集》比決幽奧，而天童凝禪師者，一見喜之，但謂其所引少有參錯，欲法智改正之而已。書簡往返，凡二十許，其末至有云：“千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使大法流衍百世無瑕疵者也。”余昔親見此帖，字劃如鍾繇，語如韓退之，真可愛也。

或謂法智以此聊為改正。又聞《指要》既出，雪竇顯禪師特出山，羞齋為慶，仍有茶榜，具美其事。余未嘗見之。嘗睹廣智初主南湖法席時，顯公雖已老，亦榜煎茶，但記其高頭大麻牋，其字小古。以此知法智之時不虛也。在昔禪教一體，氣味相尚，至有如此者。

（宗曉續錄天童四明之書，祇得五番。準草庵既曰凡二十許，果堙沒不少。其顯禪師茶榜之類，並已無聞。凡閱此書者或有此，幸見贈，以全之。）

## 真宗皇帝諭旨留四明住世

四明教主禮公，釋門之高者也。聚徒實繁，而專以淨土之法普勸修治。天禧初，結十僧，行懺法，三年期滿焚身。內翰楊大年慕其為人，以書請留住世。曰：“億欽聞修千日之懺，焚四大之軀，結淨行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嘗具請，冀徇群情，乞住世以為期，希傳持而興利。願垂許可，庶獲瞻風。”禮終不允。

大年又貽書天竺式師，託躬詣以留之。書曰：“昨為明州禮座主宏發願心，精修懺法，期以三年，並趨火化。況此僧傳持大教，為世導師，得其久住，利益甚多。誠懷景重，竊欲勸留，罄敘克誠，遂形懇請，得其報音，確乎不拔。竊知懺主與之同稟，並化東南，可涉浙江之巨浸，造鄞水之淨居，善說諫言，宜久住世。”

是年誕節，億干丞相寇公，薦以紫服而寵之。至天禧末，有樞密使馬知節，請大年撰父神道碑，酬以潤筆，一切不受，止求奏薦四明師一師號。知節因奏真宗曰：“臣請楊億為先父撰神道碑，不受潤筆。況詞臣受所贈，世之常規，乞降旨以受。”上召大年問之，億即奏以四明遺身事。上聞，深嘉歎之，重諭大年曰：“但傳朕意，請留住世。若師號，朕當賜之。潤筆，卿宜無讓。”於是特賜法智大師。師由此住世，數年方入滅。

余一日至南城瞻禮師塔，疇昔所聞見，恐世絕聞，因假筆以識之。景祐丙子仲冬錢希白謹題。

## 楊文公請法智住世書

億啟：近者竊審大師期結社於十僧，約入懺之三載，然赴火光之正受，決取淨土於往生。身見頓空，願力彌壯，登蓮華之絕品，聞法樹之至音。茲事匪虛，先佛所證，然於俗念，切貯願心。誠以大師洞三觀之指歸，為四眾之欽仰，續台巖之慧命，啟越絕之度門。十善誘人，競敦於白業；一音扶教，廣演於金言。慈蔭普均，道風允穆。惟極樂之界，蓋覺皇之示權，而大患之軀，非智人之所樂。儻存忻厭，即起愛憎。既萌取捨之心，乃生能所之見。

諒惟通悟夙究真常，蓋俯就於初機，冀策發於淨行，伏望因承恩詔，彌廣福田，增延住壽之期，恢闡化緣之盛。仍冀懺期之告畢，略迂法步以相從，庶效純陀，恭羞末後之供，願同慶喜，頓釋離塵之心。幸軫矜蒙，未趨寂滅，切希垂聽，顒俟報音。謹奉咨問。

### 法智復楊文公書

知禮謹於講懺之際，依本宗教觀，寫書奉答秘監大檀越。知禮伏奉載垂真翰曲賜重言，俾知禮畢此懺期，更留講訓，仰承尊旨，合改先心。但以專誠久趣此門，鄙志莫能易轍。況良時難遇，勝事易差，故欲且副夙心，不果恭遵嚴命。所言知禮洞三觀之指歸者，稱之太過也。又云極樂本由示權，修道須忘忻厭者，誠哉是言也！而知禮今忻淨土，特厭患身，亦有其由，輒伸於後。

若其一心三觀，雖非洞達，敢不依凭。知禮四十餘年尋其筌罟，學其去就，神根既鈍，證入無由。而於戶牖關防，行用時節，多所游歷，亦略諳知。今者蒙索報音，故難杜口。粗陳梗概，希賜否臧。

三觀者，一念即空即假即中也。恢揚肇自於如來，妙悟近推於智者，全由性發，實匪修成，故於一心，宛有三用。所謂空者，一切皆空，即三觀悉彰破相之用也；假者，一切皆假，即三觀悉明立法之功也；中者，一切皆中，即三觀悉是絕待之體也。是則終日破相，而諸法皆成；終日立法，而纖塵必盡；終日絕待，而二諦熾然。故《般若》談空，八十法門得顯；《維摩》立法，三界見愛皆忘；《法華》一乘，世間之相常住。皆由三觀相即，致令諸法無遺，故三即非三，一即非一，非次第而入，非並別而觀，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中邊取，故云不並不別，非縱非橫。蓋三一圓融，修性冥泯，豈識心之所測，何言說之能詮？故強示云：不可思議之妙觀也。說即非說，無說而說。能知此已，對一切境，以此觀照了之；立一切行，以此觀導達之；辦一切事，以此觀成就之；設一切教，以此觀敷暢之。修此觀者，能所必忘，取捨斯泯，故真如無念，向則心絕，終日說示，不異無言。捨此則必同眾魔，離此則未超諸外。故龍樹云：“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迦葉云：“未聞

大涅槃前，皆是邪見。”大矣哉！一心三觀之妙宗也。故知禮所求安養而生，所欲燃燼而死，憑此三觀，遣彼百非也。

言極樂之界蓋覺皇示權者，經論既以淨土之教為勝方便，驗知是如來善巧權用也。但權名不局，實理亦通，是要甄分，方知去取。體外之權須破，體內方便須修；離事之理則羸，即權之實方妙。故小乘無他佛之說，大教有剎海之談。蓋心性遍周，法界無外。理極故令事廣，華大故省池深。剎如帝珠，出現重重無盡，方顯寂光之理；身類天饌，感報彼彼不同，乃表遮那之性。豈應極樂不預唯心？故如來藏中，涅槃具足，隨緣發現，應量而知。既能彰地獄天宮，豈不造穢邦淨國？本性雖具，由心發明。彌陀以無緣之慈，取極樂之土；釋迦以樂說之辯，示往生之門。斯皆善巧之權方，攝彼沉淪之品彙，令懼退轉者不退，使不善觀者能觀淨土。權相蓋多，今且略論此二，故《起信論》云：“初學大乘正信，以在此土，不常值佛，懼謂信心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但當專念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真如法身，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專念真如法身者，豈異大乘正信？以依彼佛為境故，能牽生淨方，斯是如來權巧也。

又《觀無量壽佛經》云：“凡夫心想羸劣，未得天眼，不能遠觀。諸佛如來有異方便，令其得見。”此蓋釋迦神力，彌陀願心，若有諦觀，必能睹見，斯亦覺皇異妙方便也。此之權巧方便既約圓論，即與《法華》微妙方便無二無別。故諸天及人，聲聞、緣覺、事度菩薩、漸修大士，充滿世間，數等河沙，盡思度量，不能知覺。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圓信圓解，方能造修。

知禮雖是鈍根，濫沾圓教，不離當念，願達彼方，庶即下凡，便階不退。復聞大通佛世，結緣之徒已經塵點劫來，尚住聲聞之地，皆由退大，故涉長時。身子六心，退落五道，況悠悠學佛者乎？蓋由此土多值退緣，故云“魚子菴羅華，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若求生安養，即於博地能藉勝緣，纔獲往生，永無退轉。聞茲利益，得不忻求？乃用一心三觀為舟航，復以六時五悔為櫓棹，求往唯心之淨土，願見本性之彌陀，然後運同體之大悲，度法界之含識。順佛權巧，求生樂邦，其意略爾。

所言“儻存忻厭，即起愛憎。既萌取捨之心，乃生能所之見”者，起過

之相，誠如所言；立德之緣，今當略說。蓋以忻厭取捨，善能起過成功，故馬鳴立為始覺之基，智者稱為淨土之漸，維摩以見愛為侍者，文殊以貪恚為功能。斯皆用之在人，乘之有法。且眾生曠劫住此娑婆，貪於麤弊色聲，著於下劣依正，既無厭離之念，但增繫縛之緣，縱有熏修，鮮有克遂，以此土法多障，致道行難成。故《涅槃經》云：“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是故諸佛愍此眾生，以願行功，取清淨土，令起忻慕，作受生因；以苦切言，說垢穢相，令其厭惡，成出離心。若非此心，不成始行。故非厭離，捨此無由；不起忻求，生彼無分。蓋受生之法，以愛為緣，始自初心，終至等覺，變易未盡，忻厭叵忘，況始行耶？

今求淨土，不求身受諸樂，心染妙塵，蓋欲託彼淨緣，速增勝道。以彼壽命無盡，依報自然，無有女人及以根闕。雖聖凡共處，而無惡道之名；雖聲聞無邊，且離執真之見。彌陀為良導，觀音為勝友，一生補處甚多，十地聖人無數，風吟寶葉，波動金渠，皆出妙音，盡詮至理。既無違順，永息貪嗔，凡有見聞，悉資寂照，皆住正定，功在於斯。

今之眾園尚須求預，彼之寶剎寧不願生？但知淨土唯心，穢邦即性，即厭無厭，即忻無忻，是則正助合修，解行兼運，順佛正教，非己曲情，況《觀經》說上品生因，須大乘妙解，加修六度，兼勸眾生。故知禮今以三觀攻心，五悔助道，又恐淨因未備，故以畢命自要，庶憑最後之強緣，以作往生之定業。而又若不燒身臂指，非出家菩薩，《梵網》之誠明然；捨身命財，是真法供養，《法華》之文煥矣。《楞嚴》然香一炷，宿債俱酬；輪王剝身千燈，妙果斯克。故知初心後位，上聖下凡，皆可進修，並彰至教。但行正解，自免邪修，以知性火真空，豈有能燒之相？所燒自亡也。又知佛體圓妙，豈存所供之人？則能供亦寂矣。兩重能所既泯，一切功德斯成，是名苦行法門，所謂火光正受。四土淨境頓現此心，諸佛道場咸彰此處，但隨所願，必遂往生。故智者云：“臨終在定之心即是淨土，動念即是往生淨土時。”如此捨穢身，則盡垢穢之際，何理不彰？如此取淨土，則極清淨之源，何惑不遣？是以韋提忻清淨業報之處，即證無生；薩埵捨癰疽瘰疾之身，云求常樂。此之取捨與不取捨，體無二種，用亦同時，得名三種法門，謂取法門、捨法門、

不取不捨法門。亦是三毒法門具一切法，故《無行經》云：“貪欲即是道，恚癡亦復然，如是三法中，具一切功德。”文殊云：“我是貪欲尸利，我是嗔恚尸利，我是愚癡尸利。”深得此意，即一心三觀導一切行，辦一切事也。以一切法空故，捨穢必盡；一切法假故，取淨無遺；一切法中故，無取無捨。此之三法，一切如來同證，一切菩薩共修。故知禮今捨穢身，欣求淨土，輒敢仰效也。

然則修心萬行，入道多門，隨樂隨宜，隨修隨悟，敢將測管，局彼太虛？但以知禮爰自少年，便敦此志，今已衰朽，多歷事緣，此心常自現前，對境彌加增進，信由宿願，敢不恭酬？

年來建立道場，眾信共營供具，三載資緣粗備，數僧行願偶同。此者遭逢祕監，知乎姓名，察其始末，敢請俯為檀越，運以力輪，使片善之有成，俾淨願之克遂。然後芘我宗教，廣見流行，令未聞者聞，使未悟者悟。更冀佐治功成之後，期頤報滿之時，隨願求生極樂世界，冀得同會一處，同敘宿因，同化含生，同登大覺。

知禮素無文學，元是野僧，發語麤浮，顯理疏脫，蓋奉讀前書云“精修懺之規，臻乎本淨”，次書云“淨土匪虛，先佛所證”。仰惟祕監深洞苦行，可以窮源，復知淨邦由來即理，蓋欲知禮廣援乘教，傍示未聞，是敢輒附本宗，少述愚見，有黷台聽，不任悚惶。不宣。

### 楊文公謝法智答義書啟

億啟：近於公郵，獲披芳翰，承法裕以增勝，享淨樂以無涯，景仰尤深，感敘奚罄？屬拘公局，夙阻句筵，馳系于茲，敷宣寧既？謹修狀謝。

### 楊文公三問并法智答

億啟：遠寄示長書為答，重復窺翫，但欽淵奧，俗學膚淺，何以奉酬？輒緣來意，虔致三問，具于別紙，請賜見答。儻契卑心，別具咨報。然希取證於泥曰，亦冀專修於末供也。億白。

承師有言：“西方淨土，風吟寶葉，波動金渠。”此是何人境界？

答曰：即此見聞，更無道理，既彰教義，寧免指陳？夫淨土依正，俱宣妙法，聞者合了，根塵絕迹，物我一如，豈執有人對他境界？此間圓頓行者，以根對塵起識之時，即了以法界對法界起法界，實非心外之境，境外之心，則心自知心，境自見境。境豈見境？心豈知心？知見既忘，言詮亦絕，故強名云不思議境觀也。

凡位修之尚爾，聖位證之奚言？又若強論所離之境差別相者，麤中之麤，凡夫境界；細中之細，是佛境界。斯蓋教道分別也。若今圓論，不離而離，初心能離佛之所離，以一心三觀即佛智故。前書云“對一切境，以此觀照了之”，斯之謂矣。

承師有言：“燒身臂指，乃是出家菩薩；捨身命財，方名真法供養。此語出《梵網》、《法華》二經。”然並是魔王所說，且非正教。

答曰：佛之與魔，相去幾何？邪之與正，有何欠剩？良由本理具魔佛性，不二而二，二而不二，隨緣發現，成佛成魔。性既本融，修豈能異？故圓實教稱性而談，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故得云魔外無佛，佛外無魔。亦是一魔一切魔，一佛一切佛，俱稱法界，皆一體遍周故；悉得稱王，皆諸法朝會故。若於魔佛起勝劣心，自是邪思，殊非正觀。

然魔法本妙，如富豪家滿中七寶，而凡夫生盲，轉動罣礙，為寶所傷。二乘熱病，見是鬼虎龍蛇，怖故逃避。漸修菩薩猶如夜視，見不了了。唯圓頓行者，從初決定見是七寶，而自在用，唯佛無礙。故魔是法界，魔是法王，博地唯理性是，初學但名字是，五品位觀行是，十信位相似是，法身菩薩分證是，唯妙覺如來究竟是。以此位方窮魔法事理，邊底具足，能於魔界統攝自在，即魔王義成就也。應知波旬稱魔王者，有名無實，以乖統攝自在之能，故《涅槃》云：“世諦但有名無實義，第一義諦有名有實義。”若然者，《梵網》、《法華》真實魔王所說，更何所疑？以魔王與覺者一體異名，如帝釋一身既具千德，遂有千名，豈因陀羅說異憍尸迦說耶？

今云魔王說者，非獨不異佛說，而能深顯圓宗。何者？以圓不自圓，乃偏邪諸法一一皆圓也。《法華》決了聲聞之法，是諸經之王，豈不決了魔外為王耶？但魔外易開，諸大乘已說；聲聞難開，故《法華》隨難別指耳。如



《華嚴》勝熱婆羅門投火化人，則全用外道之行；和須蜜多女染欲攝生，則全用魔羅之法。若非深住魔外法界，安能令無量人得證三昧？乃是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況今燒身臂指，正助合行，捨身命財，財法兼濟，則一切法趣苦行，為法界故。教主既與魔佛體一法門，則邪正本融，乃名具足尸羅，所謂體內方便。魔說之意，豈不然乎？如是聞魔不驚，於佛離著，乃是粗研三觀之功也。前書云：“立一切行，以此觀導達之。”其有由矣。

承師有言：“火光正受，是苦行法門。”當劫火洞然，大千俱壞之時，則何人受於極樂？

答曰：然身之際，豈定有人受於極樂？劫燒之時，豈定無人受於極樂？故《淨名經》說：“雖善惡之業不失，而作受之者本無。”《法華》云：“劫火所燒時，我此土安穩，天人常充滿，莊嚴所游樂。”以苦行人即本來人故，離有無相；本來人即苦行人故，非生滅法。全修在性，全性成修，此時彼時，無增無減，實不可思議也。

此之正受，體是無上人法，貫徹三際，綿亘十方。成住壞空，不能變其質；水火風災，未始離其用。以全金作器，離水無波故。豈唯一理該通，抑亦當念總攝。故十方刹海，九世往來，同趣一心，名妙三昧。而以苦行為主者，原治事惡，助開理修，以為最後用心，庶作增上淨業。既正助合運，乃修性一如，不離此心，而至極樂。前書云：“辦一切事，以此觀成就之。”其在此矣。

### 楊文公謝法智答三問答

億啟：近致問端，遠承答詢，恭聞了義，尤滌蒙襟。蓋龍象之極談，續雲雷之雄韻。依而領解，奉以遵行，足照了於色空，乃混同於心境。往生隨願，福智並嚴，受頂記，以何賒？得法乳之正味。

然而陋聞所及，結舌匪容。有疑須爭，罔關於人我；覲面相示，期達於本源。若乃谷響隨聲，動彰於答應；鏡火立照，隨顯於形規。如理而言，表樞機之迅發；依經以解，味糟粕以沉研。其如離句絕非，終焉杳邈；喪詞忘慮，曷取攀緣？惟少室之宗風，本靈山之笑視。瞥然起念，已蹉西天之程；

兀爾忘情，正坐山鬼之窟。有修有證，慮剝肉以成瘡；以心傳心，乃標指而為月。自他路絕，生佛道齊。縱直下以承當，已未來而喪失。故黃蘗痛杖於臨際，至再三而自知；船子揮楫於夾山，一剎那而頓悟。儻全無扣激，遂泯於宗風。然少室機鋒，為求於道契，恭承旨喻，但積欽隆。諒惟領眾之餘，允獲深禪之樂，未期瞻拜，但積傾依。謹奉狀起居謝。

### 法智再書上楊文公

知禮謹焚香滌研寫書，貢于祕監大檀越。知禮伏念僻居海角，杳隔朝端，每思摩詰之威儀，屢破禪那之方便。恭惟祕監大檀越，早親先佛，深證無生，以本願而熏心，作大臣而護法，故得儒釋雙洞，解行兩臻，於習禪闡教之流，起密友至親之想。為法之切，究理之精，當代之間，一人而已。

而知禮智非深證，行未超常，偶以友僧達于非善，便賜優隆之遇，特加振發之恩，薦以命衣，旌乎講業。雖匪本心之所欲，乃於大教而有光。仍自妙證之心，特設難思之問，深以發明奧旨，遍令悟解圓宗。既受擊揚，敢無酬對，實謂將金易鈔，殊非如響答聲。豈期辱示長牋，遠慰山抱，旨辭稠疊，粉飾過逾。見深明少室之真風，仰高體靈山之密旨，是茲超悟，誠謂絕倫。

又軫深仁，重垂敦勸，俾滿三年之懺，且留四大之身。在檀越之愛念，謂必有益；如鄙僧之揆度，知去乃成。良由以教照心，歷緣驗行。雖修三觀，未破四魔；雖運慈悲，潛生愛見。無船救溺，帶病稱醫，既無濟度之功，寧有療治之益？欲圖真化，須云淨方。故依大乘，專修妙懺，託道場之淨境，革世務之雜緣，五悔洗心，一講熏種，助發無生之觀，期明具德之心。又乘報識之未衰，必於慧命之可策，恭酬宿願，決取往生。蓋思現報之強牽，復慮宿殃而熟奪，乃憑苦行，庶作良緣，用薄解之功，導臨終之念。不滅而滅，等後際以捐軀；不生而生，徹本源而取土。四十年而標意，期此克酬；百千劫之受身，諒皆虛擲。冀滿匹夫之願，難遵大士之言，此生覲面雖乖，彼土承顏，必遂專希外護之力，用副本心之期。仍念所業教乘，仰託台恩庇蔭，使乘乘不斷，令處處皆聞。惟此是繫，仰期見允。

知禮書不成字，語不成文，冀表寸誠，匪容假手，以此敘感千萬之一二

也。伏惟台慈，略賜念察。不宣。

### 楊文公再書請法智住世

億再咨：億頃露虔誠，願延住壽，枉柔音之垂報，仰確志之惟堅。奈以台教之復興，聿自海邦而始唱，賴香象之所負，同優曇之一開，儻取證於樂邦，孰能扶於法運？迦文念過去之說，罔趣泥洹；生公待未至之經，久停枯聚。備存昔制，希察遐衷。幸甚！幸甚！

### 楊文公書上太守李夷庚同請住世

億啟：違闕已來，傾凝何極，輒有聞白，不避瀆煩。頃者貴郡天台教主禮大師，精修懺儀，前約歲紀，將趨火化以泯身緣。億素聞其風，輒伸首勸，以其通赤城之祕典，啟淞水之度門，迴傳止觀之妙機，允續能仁之慧命，實經論之龍虎，作黑暗之明燈，儻住世之久如，固利生之寢廣。函封沓委，志願確堅。率和四眾之情，叩端不已；度越重江之阻，馳訊繼臻。得其來音，頗似相許，尚慮持於宿誓，或匪顧於幻軀。望敦外護之心，共延住壽之數，叶宣大教，克樹勝因。遐祝在茲，繁述為此，凜冬冠序，精攝是宜。

### 楊文公上天竺懺主啟

億啟：逖仰孤風，宏敷至教，續台巖之慧命，逗淞水之上機。縈以塵煩，間于道里，阻親輒語，莫叩靈筌，清侶遐臻。圓封辱貺，同寄書於漢上；智辯難酬，陪結友於香山。願心猶鬱，欽承道眷，內積靦顏，暄序甫臨，履用增勝。不宣。

### 又致請法智住世內簡

昨因聞明州延慶寺禮座主結僧入懺，期以三載，並趨火化。況此僧傳持大教，徒眾攸歸，為世導師，開人眼目，得其久住，利益甚多。遂曾發書伸勸，他有答簡，備述確乎之志也。今已召得他請益弟子智環來，此即總印大

師，澄公之上足也。現欲專裁尺牘，同其春水，請環師再伸勸請。切知吾師與之同稟，並化東南，須仗法友之誠言，苦留大士而住世。相次別期奉簡，先此導懷。

### 楊文公又書留法智住世

億啟：近專馳寓諒已通，聞屬在疾之方，初固敘懷而未悉。蓋以夙伸勸請，冀永住期，僉同緇白之誠，密契龍天之願，允蒙金諾，遐慰蓬心。惟台嶺之秘詮，免虞綫絕；而靈山之慧命，克廣燈傳。社侶相歡，空居迭報，尚慮大師未忘夙念，猶執誓言，外雖徇於籲辭，中尚存於確志。況義天初顯，化土叢依，祈壽劫之增延，誘根機而寢熟，利他斯博，報佛為深，虔露寸衷，幸副群仰。謹修狀起居咨問，伏惟照察。謹狀。

### 法智再啟復文公

知禮伏念雲在帝鄉，豹棲山霧，雖體疏影吊，語默相懸，而道接魂交，朝夕自邇，豈謂蕙心見齒，琬檢繼臻。危坐整容，發函伸紙，粲星雲之古字，儔彼偃波，鋪綃縠之高文，篋夫雕玉，尤味雅旨，尚慮渝盟。切緣知禮學昧通情，辯疏精難，廓無極之野；貴乃游觀，坦空洞之鄉。聊茲偃仰，指華池而欲驚，誓薪榻以云終。免留曾布於篤誠，循省已移於壯志。既承愛物之道，奚爽可復之言？良由祕監侍郎藻繪教門，丹青慈室，唯恐休明之代，篋聞圓頓之宗，示軒冕之身，上毗仁主以寂照之道，克輔空王，欲進後賢，特垂洪範。但認流思斯博，豈同書帶而休顧？泉客之泣珠，未足為贈想，衛人之報玉，止解典言，永緝傳通，庶酬獎勸。知禮上戴尊慈，山情不任。

### 法智謝李駙馬請住世書

駙馬書  
舊失傳

知禮伏念夙求藏密，因省庸才，漱石枕流，靡沾於榮利，收視反聽，唯翫於希夷。擬捐如幻之軀，庶策無生之慧，豈謂迴關雅素，遐示音徽，曲彰激勸之辭，俾退真歸之限。金簡玉字，如降丹室之中；瑤藥璿枝，永輝蓬廬

之內。千鈞未重，三觀何厭？迴慮孱微，敢言勝克？然以駙馬都尉，國紀人望，神清鑑明，品格懸殊，社顯纔堪於亞相，聲光奮發，傳宣未可以偕行。良由尊道貴人，流謙崇讓，既頗形於厚勸，詎奚諾以賜言？是敢竭朽竭愚，且講且說，庶憑浩益，仰謝洪恩。

### 草菴教苑餘事紀往復書中事

法智既結社焚身，誓生安養，內翰楊公大年聞其風，累申勸請，仍勤致數問。有問淨土是何人境界者，有問《法華》、《梵網》皆魔王所說者，此楊公以理奪事而問之也。法智乃以即理之事而答之，則曰：“即此見聞，更無道理。”又曰：“佛之與魔，相去幾何？”後楊公啟謝所答問，曰：“恭聞了義，尤滌昏蒙。蓋龍象之劇談，續雲雷之雄韻。”其終幅則曰：“有疑必爭，罔關於人我；敵面相示，其達於本源。”至曰“惟少室之宗風，本露山之笑視”，以至“黃蘗痛杖於臨濟，船子揮楫於夾山”者，此楊公以禪奪教也。然法智復啟，殊不領略其說，蓋昔禪教互相為謀，至是則不然，則知大宗師手段當自有體。

### 付門人矩法師遺書

吾遺書付浮石崇矩：吾傳教觀四十餘年，既云樂在其中，不覺老之將至。近以綿痼，百骸俱痛，唯冥妙空，達生死相，相亦非相，去來本常，此乃一心三觀之要。吾在，為訓物之柄；吾逝，為見佛之基。汝早聞思，夙預傳唱，當須勤勵，以益諸後，俾祖燈廣曜，佛種不斷。若依此者，真吾徒也。捨此以往，復何言哉？臨行書此，不及委悉，深宜體察。不具。

### 付彬閣梨遺書

委曲遺願彬閣梨：吾夙以緣法，獲嗣流通，踰四十年，道德無聞，深自為愧。汝亦早以弘教為志，久處座下，及傳唱利人，頗有道譽。我今老病日篤，必不能再與汝等談道，宜以像末隆法為勤，無以名利居懷。自念垂終之

次，不能悉書，聊遣此，好自珍育。不具。延慶座主押付願彬閣梨領。

## 天竺懺主上四明法師書凡二書

### 第一書

遵式和南四明宗主吾兄：凝寒，道體必康。仍知修懺、開講，說行二門，已他二利，一日並運，未之有也。所蒙教乘，一時給借，深感我交之不棄也。亦言外弘，量之成我也。

《涅槃》、《玄義》既許換後一片，今更募僧添滿，二十七貫四百見附去。二貫四百足作來人名，不可移易，望依今附到者書之。又見兄說除二子勾當名，移岳公為本院僧，甚好。但岳公於此《玄義》板，只消著勾當雕造，不須云募緣，不同彼疏板，須安募緣，便副得吾兄云二處講院，同弘斯典，進發後人之謂也。

所定文字，更計所裁，必無確定，從長為當耳。倫公恐十九發去也。唯一本出義才之議，亦計伊之情，今特令梵住取。若思，望勸勵伊歸山。不宣。遵式和南。

### 第二書

遵式寅白法智大師吾兄：近蒙惠書并新記，焚香披讀，若臨藻鑒，忻慰之抱，其可量也。劣弟自夏泊秋，伏枕沈瘵，略不自持，于今腹中氣塊有若負石，百醫千藥有加無瘳，乃過去業緣，現在所作之劇報也。但待死至，餘無所云，所恨不果良交一面而後訣耳。仰想吾兄將大有俊少輻湊講席，願安隱久住，弘濟斯道。於今山家一教，旋觀海內，唯兄一人而已，非誕言也。少弟所戮力置立天竺道場，頗得其地，實可弘通。自真觀法師之後，凡數十住持，皆是賢聖之僧講訓。觀師早承天台禪師，即《百錄》陳佰智，薦真觀、惠陪二法師是也。今作智者道場，非偶然而來，蓋承此餘蔭耳。其九祖儀像，天下為甲也。

萬卷教文已有施主，相次印造，安僧舍宇受用者已足，但未有殿宇門廊

耳。若一區形勝，來往游人，謂天下無也，所惜者在茲。今欲請賢子本如卻過住持，昨因疾甚之際，召得相見，寺眾檀越一心同願，內外忻忻，亦是宿緣也。

已受小請疏子，是伊口口只言未白知四明本講，餘無所辭。今見押本州大疏，須至敦請，冬初必先過四明諮白。況我兄平生以弘經為本心，願加苦口，策伊出來繁會之地，講演大教，亦吾家大光揚也。是事終不以私曲之情，非有他議，請他過也。

東山必令祖韶去彼開講，亦似去得，蓋量材也。若得數處講香不絕，死亦何恨？劣弟必在今冬去也。願承我兄淨土本願之力，令我纔預末品，當有相見之分。而今束手待至，近開得遐榻銘，并囑弟子送哀石本附呈。然送哀一文雖是小道，以誠學者，似有所補，願略過目，幸甚！《觀經》新記第三卷願速附來一見，後死去也。此去恐信息少。珍重！珍重！遵式拜白。

法智、慈雲二導師，法門連枝也。所謂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而宮商相宣，金玉諧和，翼贊台宗，為有力者，由是人人知惡可棄，知善可為，至今東南號為易治也。此書門人清湜欲刊諸石，請以為跋。然雉川丹并之東，力疾以書，攬野色，映湖光，出觀而讀，想像容止，感激于懷，聊為之書。乾道丙戌上元門人道因謹跋。

### 四明門人雪川淨覺法師

師諱仁岳，雪川人也。在妙齡時，聞法智大興台教於四明，於是負笈而來。將渡水月橋，遂擲笠於採蓮徑中，云：“吾所學不就，不復過此橋。”法智異之，待念尤厚，即與方丈東舍居焉。

師雖白晝而杜諸窗牖，藉膏蘭以偶尋繹，以故屋壁棟梁皆如墨也。至于鄉邦書來，未始啟讀，悉投之帳閣中。一日，為眾分衛，坐舟楫間，方舒足，豁達自得，若在空，然舟檣為之損折。既居之有歲，而與師針鉢相投，筌蹄盡舉。每有疑，則擷大屨，關大鑰，而上請益，見者弱之。

時錢唐有慶昭法師，開《光明玄義》，略去觀心之文，師輔四明，撰問疑徵之。四明著《妙宗》，潤公撰《指瑕》非之，師作《抉膜》以解焉。四

明建《消伏三用》，潤亦《籤疑》鄙之，師作《止疑》以止之。四明撰《指要》，談別理隨緣，或者構難，師作《十門析難》以辨之。

師後與廣智辨觀心、觀佛，求決於四明。四明以約心觀佛，據乎心性，觀彼依正，雙收二家，師聞之且不悅也。既而四明開張身量大義，師作《十諫》以諫之，四明不獲已，作《解謗》解焉。一家戶牖既成齟齬，師遂拂衣還西浙。又上四明《雪謗》，著三身壽量義、三千等書，其道遂與四明偕不同矣。

余嘗聞諸永嘉曰：

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

不是山僧騁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

四明、雪川之論，其殆是矣。後賢當更審之。



## 天台九祖傳并序

雲間沙門士衡敬編

吾宗九世祖師，示生東西兩土，前後出興，相去賒遠，故感應垂迹之事，散在經傳，儻非博覽，則不可得而詳也。以山家傳習者，而於祖師功德罕測厥由。於乎先儒有言：“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而況於學教之人乎？愚忝末裔，姑欲逃其弗傳之責，謹搜羅載籍，備錄于右，以貽後賢，顛弘贊無窮，思齊有地，而不為無補矣。

時嘉定改元臘月望日寓竺峰凝翠軒序

高祖龍樹菩薩者，南天竺國梵志種，大豪貴家也。始生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幼而聰哲，才學超世，處在襁褓<sup>上舉兩切，下音保，小兒衣也。</sup>，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各四萬偈，偈有四十二字，背誦其文，又領其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世學藝能、天文地理、圖緯秘識及餘道術，無不綜練<sup>上子宋切，下郎殿切。</sup>。

結友三人，亦一時之傑。一日，相與議曰：“天下義理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盡之矣。更以何方自娛？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是不亦樂乎？然諸梵志，勢非王公，何由得之？可求隱身之術，斯樂可辦。”四人相視，莫逆於心，同至術家，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擅名一世，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此人才明絕世，所不知者，唯此賤法。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永當師我。”各與青藥一丸，告曰：“汝於靜處，以水磨之，用塗眼驗，形當自隱。”龍樹磨藥聞香，盡知藥名，分數多少，錙銖<sup>上音緇，下音殊。</sup>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此藥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術師驚問：“子何以知？”答曰：“藥有氣分，何以不知？”師即歎服，乃曰：“若斯人者，聞名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

得術隱身，遊百自在，入王宮中，宮中美人皆被侵陵。百餘日後，

懷妊者眾。以事白王，王不悅曰：“此何不祥？”召諸智臣，以問其故。時有一臣白王：“此之所為，不出有二：一、鬼；二、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足迹自現；若是鬼魅，入必無迹。人可兵除，鬼當咒滅。”王用其計，備法試之。見四人迹，即閉諸門，數百力士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唯有龍樹，斂身屏氣，依王而立，故不被斬。因時始悟欲為苦本，厭欲心生，發出家願：“我若得脫，當詣沙門，求出家法。”

既而得出，入山至一佛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盡，通諸深義，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辨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沙門義士，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自謂：“我是一切智人。”生大驕慢，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途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更敷演之，開悟後學。”作是念已，便欲為之。立師教戒，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少有不同。欲除眾情，示不受學，選擇良日，便欲行之。獨處靜室，水精地房。

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上妙法，授與披讀。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其心，而問之曰：“看經遍未？”答曰：“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言：“忉利天上所有經典，倍過於此百千萬倍，諸處此比，不可稱數。”爾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法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

時南天竺王生大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龍樹為化彼故，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王始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為之大驚，遂問之曰：“一切智人，甚為希有。汝自言是，何以取驗？”答曰：“王欲知者，宜當見問。”王即自念：“我為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未足為奇；或不如彼，此非小事；默然不問，便是一屈。”遲疑良久，俛仰問曰：“天今何為？”答曰：“天今正與阿修羅戰。”王既聞已，譬如人噎<sup>乙結切</sup>，既不得吐，又不得咽<sup>音嚙</sup>。欲非其言，無以為證；欲是其事，無以為明。擬議之間，龍樹復言：“此非虛論，王小

待之，須臾當驗。”語訖，空中刀劍戈戟相繼而落。王言：“干戈矛稍<sup>上音謀</sup>，建於兵車，長二丈。下音朔，丈八，曰稍。雖是戰器，那知是天與修羅戰？”答曰：“以之虛言，不如驗之以實言。”作是語已，修羅耳鼻從空而下。又令王臣眾等見空中兩陣相對，王始稽首，受其道化，殿上萬婆羅門因就出家。時於此國大弘佛教，摧伏外道，廣開摩訶衍義，造《優婆提舍》十有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五千偈，令摩訶衍教大行於天竺。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無畏部中，凡五百偈。

時有婆羅門善知咒術，欲以己能與龍樹爭勝，白彼王言：“我能伏此比丘。”王言：“汝甚愚癡！此菩薩者，明同日月，智齊眾聖，汝今庸劣，豈可為比？”婆羅門言：“王為智人，宜以理驗。大王云何逆見凌懾？”王見言至，恭請龍樹，清旦俱集政德殿。時婆羅門即於殿前咒作大池，廣長清淨，池中出生千葉蓮華，自坐其上，語龍樹曰：“汝處於地，類同畜生；我居華上，智慧清淨。寧敢與我抗言議論？”爾時，龍樹亦以咒力化為白象，象有六牙，行池水上，趣其華座，以鼻繳<sup>音皎，纏也。</sup>拔，高舉擲地。時婆羅門傷背委困，即便摧伏，歸命龍樹：“我甚頑嚚，犯逆大師，惟願愍哀，聽我悔過！”龍樹慈矜，度令出家。

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深知，既所作已辦，緣謝化成，將欲示寂，因問小乘師：“汝今樂我久住世否？”彼曰：“仁者！實不願也。”於是龍樹即入靜室，經日不出。弟子咸疑，推戶視之，遂見蟬蛻<sup>音稅</sup>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佛。

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假餌仙藥，長壽住世三百餘年，任持佛法。其所度人，不可稱數。如《付法藏傳》、《入楞伽經》第六云：“大慧汝當知，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極樂國。”此佛金口懸記也。

二祖北齊尊者，諱慧文<sup>德行未見本傳</sup>。當齊高之世<sup>齊是國號。高謂高祖，渤海人也，姓高氏，齊大夫高奚之後高歡，次</sup>，獨步河淮<sup>無競化者，故云獨步。河謂北，淮謂南，行化於世。</sup>，法門非世

所知明所證既深，非餘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尊者法行於世，如履地不知地之厚，戴天不知天之高。。尊者用心，一依《釋論》，論是龍樹所說，準《付法藏》，龍樹是金口祖承第十三師，尊者橫承，稟以為師也。故翰林梁肅曰：“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遂用權略制諸外道，乃括十二部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北齊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斯言盡之，後學尊敬，不敢正斥其諱，以北齊尊者稱焉。

三祖南嶽尊者，諱慧思，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寬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勝相莊嚴，與世自異。嘗夢梵僧勉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奉持守素，梵行清潔。及稟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施，迴栖幽靜，杜絕將迎，誦《法華》等經。所至小庵，被人所焚，隨顯癘音例，疫病。疾，求誠乞懺，還創草室，持經如故，其患平復。仍夢梵僧數百，形服瑰公回切，大也。異，祈請師僧，加羯磨法，具足成就。驚寤，方知夢受，勤務更深，無棄昏曉。又夢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達合切，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

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發心修定。時北齊禪師聚徒數百，眾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節，營僧為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夜攝心，理事籌音儔，算也。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歲，慨口概切，太息也。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為空過，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忽郭切，揮霍也。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除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

研練愈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實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眾雜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鳩直禁切。以毛歷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為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飲食能殺人。

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至須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空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當、南嶽，是入道山也。”

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歲之間，歸從如市。每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亦不得，得亦非真。”由是供以事資，誨以理味，祇欲學者悟自本心。

因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金字《法華》琉璃寶函。眾請講二經，即時玄敘，隨文造盡，莫非幽蹟。後命大師代講金經，至“一心具萬行”處，大師有疑，師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一心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遂咨受法華行法三七境界，大領玄旨。又諮師位即十地耶，曰：“非也。吾十信鐵輪位耳。”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本迹叵詳。

後在大蘇，弊於烽警上音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晝曰燧，夜曰烽。，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時陳光大二年，歲次戊子，夏六月二十二日也。至即告曰：“吾止此滿十年耳。”先是梁僧慧海居衡嶽寺，及見師，欣如舊識，以寺請師止之，海遷它所。師復徙眾方廣，靈蹟懋異，具如別記。嘗曰：“吾前世曾履此處。”因遊嶽頂，遲立林泉，其處竦淨，若有所憶，尋指巖叢曰：“吾前身於此入定，賊斬吾首。”眾共掘之，獲聚骨，果無首，今名一生巖者是也。復指盤石曰：“此下亦吾前世骸骨。”眾舉石驗，果得紅白骨，聯若鉤鎖，即其地累石瘞於屬切，埋也。骨危其巔，為二生塔。徘徊東上，見石門窟上音香曰：“此靈巖幽戶，過者必增道力，乃古寺也。吾先亦嘗棲托。”因斧蒙密處，果得僧用器皿。堂宇層甃並的切，甃也。之基，其地爽塏高明之地曰爽塏。《左傳》曰：“請更諸爽塏。”《文選》曰：“處高泉而爽塏。”，適大師心，於是築臺，為眾說《般若》，因號三生藏。事驗非一，陳朝碩學，莫不歸宗。

時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師北僧，陰受齊券，掘斷嶽心。勅使至山，見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復進召師，師謂使曰：“尊使先行，貧道續來。”師飛錫而往至京，四門俱見師入。監使同時共奏，帝驚異引見，

勅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一無所問。先有小蜂，飛螫師額；尋有大蜂，咬殺小者，銜首師前，飛揚而去。不久謀罔，一人暴死，二為獠<sup>居例切，狂犬。</sup>

《宋書》曰：“張收嘗為獠犬所傷，食蝦蟆鱸而愈。”狗噬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

師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汙。僧正慧暲<sup>音臬</sup>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覲，在道默念：“吳儀同所奉枕，欲得一見。”比至師所，將行致敬，師便語威：“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如其語，須臾師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皂素悉歸向之。

趣歸南嶽，不敢延留，帝餞以殊禮，目為大禪師，人舡供給，送到江渚。師曰：“寄迹南嶽，止十年耳，期滿當移。”時眾不識其旨。及還山，每歲陳主三信參勞，供施眾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大小，或寂示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

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眾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行是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吾當遠離。”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眾歛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師氣絕，號吼大叫，師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眾聖相迎，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室，頂煥身軟，顏色如生。春秋六十有四，即陳太建九年歲次丁酉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宛然符合。

師平日服布素，寒則實以艾，徒屬服章率皆如此。凡有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于世。

南山律師贊曰：“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南嶽尊者慨思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義理，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

見者回心，不覺傾伏。善識人心，鑒照冥機，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服章率皆以布，寒則艾衲，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唯斯南嶽，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睹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唯南嶽獨斷，高遵聖檢<sup>居奄切，書檢印窠封題也。</sup>者也。”

四祖智者大師，諱智顛，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華容縣，梁散騎益陽公起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誕育之夜<sup>本朝翰林</sup>學士扈蒙序云：“大師梁大同四年戊午秋七月生。”，室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相慶，火滅湯冷為事不成。忽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之。鄰室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先立二字，參互稱之。

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長而口不妄噉<sup>徒敢切</sup>，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sup>魚稼切</sup>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啟一遍即得，二親遏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

又詣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觀，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思為印可。又入熙州白沙山，如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為披釋。常令代講，思躬執如意，在坐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

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遊南嶽，大師便詣金陵云云。綿歷八周，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挽師上山云云。以夢通告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因與慧辯等二十餘人，挾道南

征，隱淪斯嶽。

後陳少主降勅徵入，前後七使，並帝手疏，大師遂出都，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云云。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剗迹雲峰，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戒法，奉以為師，致書累請。大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為王授戒竟，欲返故林，王乃固請，師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城門。顧曰：“國鎮不輕，道務致隔，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禮望目極，銜泣而返。

遂上渚宮鄉壤，於當陽縣玉泉山建一音寺。晉王仍請大師著《淨名疏》，柳顧言、徐陵並才華胄<sup>直又切</sup>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蕭妃疾，苦醫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師即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雀，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啄吟之聲，眾並同矚，師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還起；喙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翌日，患果瘳，王大嘉慶。

時遇入朝<sup>大王入朝也</sup>，旋歸台嶽，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眾曰：“吾當卒此地矣。”誠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

師居山有藟，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師若他往，藟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章安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遽遠，拱木俄森，為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帝末歲巡幸江都，夢感大師，言及遺寄，希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餘如別傳云。

五祖章安尊者，諱灌頂，字法雲，俗姓吳氏，常州宜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為臨海之章安焉。父夭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師仍口數，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



為字。及年七歲，還為拯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驚，清藻才綺，即譽當時。

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彌所留思。洎拯師厭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罔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大師，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州，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峰，無不揖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屆荊部，停玉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揚州，陪從大師，戾郎計切，來也。止邗溝邗，音寒。邗溝，水名，在廣陵。，居禪眾寺，為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大師東旋，止于台嶽。

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笈屯涌。有吉藏法師，興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稱心道勝，意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眾，投足天台，淪稟《法華》，發誓弘演。

至十七年，大師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哀泣跪授，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賓禮，情敦法親，尋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師還山，為大師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峰佛隴，寺號修禪，在陳之日，大師初建。隴南十里，曰丹丘，經行平正，瞻望顯博，大師標基刊本，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工入谷，即事修營，置泉古公切引繩，一依舊旨。

仁壽元年，晉王入嗣，來巡本國，萬里川途，人野畢慶。以檀越昇位，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又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物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被錦。斯實海西之壯觀也，遠符大師之言，具如別傳。

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師持衣負錫，高步入宮，三夏闡弘，副君欣戴。每至深契，無不伸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遣信送還，覲遺

隆倍。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總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問左右，備敘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後歎峒山之問道。追思大師，感慕動容。下勅迎師，遠至行所，引見天宸於蟻切，天子所居也。，敘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旻，送還台寺。爾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師縱懷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默雙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城遠方，希睹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鼓，皆疏淪情性，澡雪胸襟，三業屢增，二嚴無盡。

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于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城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誡，詞理妙切，門人眾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彌陀佛，低身就臥，累手當心，色貌歡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晞，大師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師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惟一座獨空。云：‘卻後六年，章安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晞不謬矣。以其月九日，寔<sup>保驗切</sup>，下棺也。于寺之南山，遠近奔號，喧震林谷。

初師化流囂俗，神用弘方。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眾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禱求救，師為轉《法華經》，焚旃檀香，病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清溪，泉流伏瀾，人徑不通。師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玉鏡。師以感通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師方搥鍾就講，顏無懼章涉切，怯也。。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曜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群睹驚憚，一時退散。嘗於佛隴講暇，攜引學徒，累石為塔，別須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神力。師舉杖聊搗前所運石，颯然驚列《說文》曰：‘列，分解也。’，遂折為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寔多。

自師受業天台，又稟道衡嶽、南嶽、天台，三世相繼，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

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慧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領唯師一人。其私記大師詞旨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眾僉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為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六祖法華尊者，諱智威，姓蔣氏，縉雲人也。穎脫塵蒙，心遊物表。少事師于軒轅氏鍊丹山，聞天台宗教盛，遂負笈往沃州石城寺，親章安禪師，求請心要。既而得一融道，體二居宗，定慧方均，寂照相半。雖曰自了，急在利他。天與多能，富有辭藻，著〈桃巖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來。後以法眼付授小威焉。時傳威是徐陵後身，其智利雄才，斷可知矣。

七祖天宮尊者，諱慧威，姓留氏，東陽人也。

八祖左溪尊者，諱玄朗，字慧明，姓傅氏。其先浦陽郡江夏太守拯公之後，曹魏世避地于江左，則梁大士翕之六代孫，遂為烏傷人也。母葛氏初妊，夢乘羊車，飛空躡虛，而覺身重。自茲已後，葷血惡聞。殆乎產蓐，亦如初寐，後心輕體安，嬰兒不啼，唵胡板切，小笑貌。爾而笑。

九歲出家，師授其經，日過七紙。如意元年閏五月十九日，勅度配清泰寺。弱冠遠尋光州岸律師，受滿足戒，旋學律範，又博覽經論，搜求異同，尤切《涅槃》。常恨古人雖有章疏，判斷未為平允。往在會稽妙喜寺，與印宗禪師商推音角，揚推大舉。祕要，雖互相述許，大旨未周。聞天台一宗可以清眾滯，可以趣一理，因詣東陽天宮寺小威法師，竭力以親附之，不患貧苦。達《法華》、《淨名》、《大論》、《止觀》、《禪門》等，凡一宗之教迹，研覈至精。後依恭禪師重修觀法，博達儒書，兼閑道宗，無不該覽。

雖通諸見，獨以止觀以為入道之程，作安心之域。雖眾聖繼想，而以觀音悲智為行事良津，遊心十乘，諦冥三觀，四悉利物，六即體遍。雖致心物表，身厭人寰，情捐舊廬，志栖林壑，唯十八種、十二頭陀。隱左溪巖，因以為號。獨坐一室，三十餘秋，麻紵為衣，糲蔬充食。有願生兜率宮，必資福事，乃營殿壁，續觀音、寶頭盧像，乃焚香斂念，便感五色神光，道俗俱瞻，嘆未曾有。此後或猿獍來而捧鉢，或飛鳥息以聽經。時有盲狗，來至山門，長嗥宛轉于地。師憫之焚香，精誠為狗懺悔，不踰旬日，雙目豁明。

至開元十六年，刺史王止容屈師出山，暫居城下。師辭疾，仍歸本居。厥後誨人匪倦，講不待眾。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尋經典，不然一燭；非因覲聖容，不行一步。其細行修心，蓋徇律法之制，遂得遠域沙門、鄰境耆耄擁室填門，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其寺宇凋弊，乃指授僧靈稟建其殿宇、形像。累二甃塔，績事不用牛膠，悉調香汁。天台之教鼎盛，何莫由斯也？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

一日，顧謂門人曰：“吾眾事云畢，年旦暮焉，六即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汝等師之。”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二，僧夏六十有一。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木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師居寶閣第四重者，寐告鄰，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廣度人天。既荼毗已，門人分半舍利，建塔於州之東源，申永慕也。

生嘗撰《法華經科文》二卷，付法弟子衢州龍丘寺道賓，淨安寺慧從，越州法華寺法源、神邕，常州福業寺守真，蘇州報恩寺道遵，明州大寶寺道原，婺州開元寺清辯，齟年慕道，志意求師，不踰三年，思過半矣。行其道者，號左溪焉，第其傳法，號八祖矣。禹山沙門神迴著乎真贊。

九祖荊溪尊者，諱湛然，姓戚氏。世居晉陵之荊谿，則常州人也。家本業儒，師獨有拔俗之志，童齟邈<sup>上初謹切，毀齒也。</sup><sub>下亡卓切，遠也。</sub>焉，異於常倫。年二十餘，受經於左谿，左谿與之言，大駭。異日，左溪謂曰：“汝何夢乎？”對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之中。”左谿曰：“噫！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群生於生死淵乎。”乃授以本師所弘之法。

師德宇凝粹，神鋒爽拔，其密識深行，沖氣慧用，方寸之間，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學者悅隨，如群流趣於大川也。天寶初年，解逢掖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無何，左谿捐代，挈密藏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住，乃蹈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予誰歸？”於是大啟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

導語默以還源。乃廣祖師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群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師之力也。天寶末，大曆初，詔書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大飢之際，揭厲法流，學徒愈繁，瞻望堂室，以為依怙。然慈以接之守之，大布而衣，一床而居，以身誨人，耆艾不息。

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隴道場，顧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熱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善利利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訖，隱几泊白各切。揚雄草《玄》曰自守，泊如也。如而化。春秋七十有二，法臘三十四。門人號咽，奉全身起塔，附音附于智者大師塋兆西南隅焉。

入室弟子吳門元浩，可謂邇其人，近其室矣。然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則有《法華釋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錒論》一卷，及《止觀義例》、《止觀大意》、《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于世。

述三部記成，師親書，寄姑蘇開元寺大藏，語刊小石碑，至今存焉，亦錄於此，庶見慈悲為人之心也。其文曰：開元十六年，首遊浙東，尋師訪道。至廿年，於東陽金華遇方巖和尚，示以天台教門，授《止觀》等本。遂求學於左谿大師，蒙誨以大旨。自惟識昧，凡所聞見，皆紀於紙墨。暨至德中，移隸此寺。乾元已來，攢成卷軸，蓋欲自防迷謬，而四方道流偶復傳寫。今自覺衰疾，諸無所任，留此本兼《玄疏》兩記，共三十卷，以寄此藏。儻於先師遺文裨補萬一，則不負比來之誠。幸眾共守護，以貽後學。大曆十二祀孟秋沙門湛然記。

贊寧曰：詳夫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證之心，說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吾師有焉。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摛恥離切，舒也。鴻筆，成絕妙之辭，彼題目云：“嘗試論之，聖人不興其間，必

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傳章安，章安再世，至於左谿，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此？”觀夫梁學士之論，擬議偕齊，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以銘哲匠？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往往有不知師之道，《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窟之謂歟！有會稽法華山神邕作真讚。至大宋開寶中，吳越國王錢氏追重而誅之，號圓通尊者焉，可不是歟。

《輔行》一云龍樹“龍接入宮，一夏但誦七佛經目。”玄《注》云：“《大不思議經》有三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龍樹誦出，流傳于世。”

## 教觀目錄

### 南嶽

《大乘止觀》(二卷) (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本國寂照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得之，為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

《四十二字門》(二卷) (大品四十二字，初“阿”後“荼”，南嶽用對四十二位。)

《安樂行義》(一卷) (四明行皎，遊方至南嶽福巖，於藏中得此本，歸以示圓辯。其後北峯、石芝始獲開板。)

《南嶽願文》(一卷)

《無諍行門》(二卷)

《三智觀門》

《次第禪要》

《釋論玄》(已上各一卷)

(右《止觀》、《安樂行義》、《願文》有見本，餘不復見，惜哉！)

### 天台

《法華玄義》(十卷)

《法華文句》(十卷)

《摩訶止觀》(十卷) (名圓頓止觀。)

《禪波羅蜜》(十卷) (名漸次止觀。)

《修禪六妙門》(一卷) (名不定止觀。智者為陳尚書令毛喜撰。)

《光明玄義》(一卷) (解曇無讖譯四卷別行之本。)

《光明文句》(三卷)

《菩薩戒疏》(二卷)

《觀音別行玄義》(二卷) (釋《法華·普門》一品，別行部外。昔曇無讖勸河西王誦持愈疾，故智者特釋。)

《觀音別行義疏》(二卷)

《請觀音經疏》(一卷)

《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

《觀心論》(一卷)

《金剛般若經疏》(一卷) (建炎二年，武林修悟將此疏入經為注。咸淳元年，南湖行靖等將天台法輪院科《金剛經》并疏刊板于寺。)

《四念處》(四卷)

《彌陀經義疏》(一卷) (《金剛》、《彌陀》二疏雖曾入藏，而孤山淨覺謂是附托之文，唯神照法師嘗於法輪用此疏講，有宣賜本在東山藏中。)

《禪門口訣》(一卷)

《覺意三昧》(一卷) (智者親撰。)

《方等三昧儀》(一卷)

《法華三昧儀》(一卷)

《法界次第》(三卷) (已上皆親撰。)

《維摩玄疏》(六卷)

《四教義》(四卷) (《維摩玄疏》離出之文。)

右七十六卷，天聖二年慈雲奏入大藏。

《維摩文疏》(二十八卷) (為煬帝撰。荊溪略為十卷，但稱《畧疏》，與前《玄疏》各行。)

《淨土十疑論》

《觀心食法》

《觀心誦經法》

《觀心十二部經義》

《小止觀》(智者為兄陳鍼參軍親撰)

右共三十三卷未入藏。

《智度論疏》(二十卷)

《彌勒成佛經疏》(五卷)

《觀心釋一切經義》(一卷)

《彌勒上生經疏》(一卷)



《釋一切經玄義》(一卷)

《坐禪止觀》(一卷)

《仁王般若經疏》(二卷) (《天竺別集》云：元豐初得之海賈。)

《禪門章》

《般舟行法》

《雜觀行》

《入道大旨》

《五方便門》

《七方便義》

《七學人義》

《一二三四身義》

《法門儀》

《禪門要略》(已上各一卷)

右四十一卷闕本。

(慈雲《隨函錄》云：“《法華玄義》者，唯解首題，統明五時，廣辯八教，出世大意蘊在其中。《文句》者，以疏句分節經文。”荊溪云：“以由釋題，大意委悉，故至經文粗分章段。”隨部各有荊溪之記，猶五經之有正義也。《止觀》者，定慧之異名，《法華》之行門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有托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是智者說己心中所行法門，自行因果，化他能所，無不具焉。荊溪以《輔行》釋之。)

(《目錄》云：今家有三種止觀。一曰漸次，謂解頓行漸，即《禪波羅蜜》是也。二曰不定，謂解頓，行或頓或漸，即《六妙門》是也。三曰圓漸，謂解行俱頓，即《摩訶止觀》是也。此三止觀對根不同，行相雖殊，俱依圓

理而為宗本。唐梁肅刪止觀為六卷，文雖簡要，而修相多闕，覽者宜知。除智者親筆，餘皆章安於法輪之下，述為疏論也。)

(《唐書·藝文志》云：灌頂私記智者詞旨一卷，義記一卷，今未詳何文。)

(《釋籤》云：《止觀》、《禪門》、《淨名疏》等，各有餘分說未終者。文案：《止觀》云，智者於玉泉寺一夏敷揚，二時慈霑。雖樂說不窮，纔至見境，法輪停轉，後分弗宣。《輔行》云，大章第七，開為十境。至第七境，餘不復宣。後三大章及餘三境，時逼夏終，於茲罷唱<sup>此釋《止觀》</sup>。《次第禪門》，即《禪波羅蜜》，亦列十大章，於第六方便文中，注云：若論初禪已後，發諸禪定深妙境界，並在第七修證中說，此文皆悉不流通也<sup>此釋《禪門》</sup>。)

《淨名經》十四品，大師疏解，止〈佛道品〉，第八後諸品疏，乃是章安述而續之<sup>此釋《淨名》。見《補注》。</sup>)

## 章安

《涅槃玄義》(二卷)

《涅槃經疏》(一十卷) (荊溪治定十五卷，今十八卷。)

《觀心論疏》(二卷) (慈雲目錄云：考其所說，知入品位，然江浙名流或云疑偽。)

《智者別傳》(一卷)

《國清百錄》(五卷) (別傳《百錄》是大師始終化迹。)

《八教大意》(一卷)

《南嶽記》(一卷) (亡。)

《真觀法師傳》(一卷) (亡。○除亡本外，有二十卷入藏。)

## 荊溪

- 《玄義釋籤》(十卷)
- 《文句記》(十卷)
- 《止觀輔行》(十卷) (今開二十卷。)
- 《止觀義例》(一卷) (慈雲云：為初學難解及破異論。)
- 《止觀大意》(一卷) (為司封李華出。)
- 《維摩略疏》(十卷) (略智者《維摩文疏》。)
- 《維摩廣疏記》(六卷) (慈雲云：對廣文雖少殊，亦釋義宛合。)
- 《金剛錍論》(一卷) (明涅槃佛性義。已上四十九卷，同入大藏。)
- 《始終心要》
- 《十不二門》(釋籤部外別行。)
- 《止觀搜要記》(十卷)
- 《涅槃後分疏》(一卷) (亡。)
- 《觀心誦經記》(一卷) (亡。)
- 《三觀義》
- 《授菩薩戒文》(亡。)
- 《止觀文句》(一卷) (亡。)
- 《華嚴骨目》(亡。今東山有板二卷，是海東復還者。)
- 《法華補助儀》
- 《方等補闕儀》

## 龍興(皓師)

- 《涅槃經註》

## 天台(曠師)

- 《心經疏》

## 華頂(滿師)

- 《涅槃記》(十二卷)

## 靈光(敏師)

《光明玄義記》

## 廣教(彘師)

《光明玄金鼓記》

《十疑論注》

## 石壁(靖師)

《觀經疏記》

## 奉先(清師)

《發揮記》(釋《光明玄》略本。)

《示珠指》(釋《十不二門》。)

## 孤山(圓師)

《首楞嚴經疏》(十卷)

《文殊般若經疏》(二卷)

《不思議法門經疏》

《阿彌陀經疏》(小本)

《四十二章經疏》

《瑞應經疏》

《無量義經疏》

《普賢行法經疏》

《般若心經疏》(上各一卷)

《遺教經疏》(二卷)

《闡義鈔》(二卷) (釋《請觀音經疏》。)

《索隱記》(四卷) (釋《光明文句》。)

《百非鈔》(一卷) (釋《涅槃疏》金剛身百非義。)

《刊正記》(二卷) (釋《觀經疏》。)

《發源機要記》(一卷) (釋《涅槃玄義》。)

- 《垂裕記》(十卷) (釋《淨名略疏》。)  
 《表徵記》(一卷) (釋《光明玄》。)  
 《三德指歸》(十卷) (釋《涅槃疏》。)  
 《顯性錄》(四卷) (釋《金錘》。)  
 《正義》(一卷) (釋《十不二門》。)  
 《摭華鈔》(二卷) (釋圭峯《蘭盆疏》。)  
 《西資鈔》(二卷) (釋自撰《彌陀疏》。)  
 《谷響鈔》(五卷) (釋自撰《楞嚴經疏》。)  
 《枿重鈔》(一卷) (釋自撰《文殊般若經疏》，大論枿重令輕取此義。)  
 《詒謀鈔》(一卷) (釋自撰《心經疏》。)  
 《閒居編》(五十一卷)

(孤山年二十一，始學于奉先清師。及二年奉先亡，遂往孤山杜門養病，年四十七而化，於二十四年著書百二十卷，勤矣！)

## 寶雲

- 《觀經疏記》(石芝云：四明承用其義於《妙宗鈔》中，故無可傳之文。)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指南云：請尋寶雲《備急鈔》。)

## 四明

- 《觀音別行玄記》(二卷)  
 《觀音別行疏記》(二卷)  
 《光明玄續遺記》(三卷)  
 《光明文句記》(六卷) (廣智續記《讚佛品》。)  
 《觀經疏妙宗鈔》(三卷)  
 《十不二門指要鈔》(二卷)  
 《扶宗記》(二卷)  
 《十義書》(三卷)  
 《觀心二百問》(一卷)

《解謗書》(三卷)

《修懺要旨》(一卷)

《光明懺儀》(一卷)

《大悲懺儀》(一卷)

(石芝撰《四明教行錄》，備載別理隨緣，融心解，消伏三用，起信論融會章，義例境觀及問答等文。)

### 慈雲(式師)

《金光明護國儀》(依《百錄》本。)

《請觀音懺儀》

《往生淨土懺儀》

《熾盛光懺儀》

《小彌陀懺儀》

《法華三昧懺儀》

《天竺別集》

《金園集》(《靈苑集》、《采遺集》附。)

### 辯才(淨師)

《圓事理說》

### 天竺(杲師)

《指源集》

### 淨覺(岳師)

《金剛般若疏》(二卷)

《指歸記》(二卷) (釋自撰《彌陀疏》。)

《發軔鈔》(三卷) (釋自撰《金剛般若疏》。)

《熏聞記》(五卷) (釋自撰《楞嚴文句》。)

《彌陀經新疏》(二卷)

《楞嚴文句》(三卷)

- 《楞嚴說題》  
《楞嚴集解》(十卷)  
《還源記》(一卷) (釋孤山《四十二章經疏》。)  
《助宣記》(二卷) (釋孤山《遺教經疏》。)  
《文心解》(二卷) (釋《十不二門》。)  
《智論樞》(節《大論》之文。)  
《淨名精英》  
《雜錄名義》(二卷)  
《禪門樞要》  
《義學雜編》(六卷)  
《毗曇賢聖圖》  
《起信梨邪生法圖》  
《抉膜書》  
《止疑書》  
《十諫書》  
《雪謗書》  
《施食須知》  
《諸經義題》  
《如意輪課法》  
《涅槃禮讚文》  
《楞嚴禮懺儀》  
《羅漢禮讚文》  
《南山禮讚文》  
《苕溪講外集》(二卷)

### 廣智(賢師)

- 《遺編》(一卷)  
《闡幽志》(釋《光明玄》。)

## 神照(如師)

《普賢行法經疏》(二卷) (至十種境界而止，法真咸法師續成之。)

《仁王懺儀》

## 扶宗(忠師)

《扶宗集》(五卷)

《二師口義》(十卷)

## 法真(咸師)

《光明十願王》

《三慧論》

## 檀菴(嚴師)

《龍王法印經疏》(一卷)

《安樂行注》

《空品注》

《心經注》

《玄籤備檢》(四卷)

《文句箋難》(四卷)

《止觀助覽》(四卷)

《或對》<sup>1</sup>

## 慈辯(諫師)

《議方便品題》

## 神智(義師)

《順正記》(三卷) (釋《光明玄義》。)

《新記》(七卷) (釋《光明文句》。)

《往生記》(四卷) (釋《觀經疏》。)

---

<sup>1</sup> 宗曉編《樂邦文類》卷第四〈雜文〉載，檀菴法師著作有《淨土修因或對》、《淨土魔佛或對》。



《圓通記》(三卷) (釋《十不二門》。)

《寓言記》(四卷) (釋《金鑰》)。

《集解》(三卷) (釋《四教儀》。)

《纂要》(六卷) (釋《義例》。)

《三部補註》(十四卷)

《搜玄》(三卷) (釋《出教義》。)

### 車溪(卿師)

《秘密王》

### 慧覺(玉師)

《行法經疏》(二卷)

《祖源記》(三卷) (釋自撰《行法經疏》。)

《雜珠記》(二卷) (釋孤山《無量義經疏》。)

《尊勝懺法》

### 智涌(然師)

《宗圓記》(四卷) (釋南嶽《止觀》。)

《樞要記》(二卷) (釋《十不二門》。)

《虎溪集》(八卷)

《功德天懺儀》

### 假名(湛師)

《淨業記》(四卷) (釋《觀經疏》。)

《護國記》(四卷) (釋《光明玄義》。)

《金剛集解》(二卷)

《假名集》(十卷)

### 思溪(煥師)

《圓覺疏》(二卷)

《安樂記》(一卷)

《百章教義》

《諸天傳》(一卷)

**竹菴(觀師)**

《楞嚴集解》

《楞嚴補註》

《蘭盆補註》

《圓覺手鑑》

《金剛通論》

《金剛事苑》

《山家義苑》

《竹菴草錄》

**清辯(齊師)**

《頂山記》(釋《戒疏》。)

**澤山(咸師)**

《菩薩戒疏註》(三卷) (破《頂山記》。)

《金剛辯惑》(一卷)

《法華撮要》(一卷) (經音訓。)

《復宗集》(二卷)

**山堂(性師)**

《山堂集》(五卷)

**高麗(觀師)**

《四教儀》(依章安《八教大意》刪補。)

**四明(吉師)**

《金錕註》

**神悟(謙師)**

《顯妙解》(釋《十不二門》。)

**妙悟(最師)**

《評謗》(評淨覺《雪謗》之謬。)

**圓通(梵師)**

《會宗集》

**桐江(瑛師)**

《註心經》

《三珠論》

《淨土修證儀》(世人念“阿彌陀佛真金色”之偈，出此儀文。)

**景德(雲師)**

《翻譯名義》(七卷)

**證悟(智師)**

《攻瑛集》(追破桐江之說。)

《十種境界義》

**車溪(榮師)**

《大部決疑》(四卷)

**浮石(閔師)**

《憲章集》(五卷)

**僊潭(倫師)**

《精微集》

《金剛疏》(二卷)

**佛照(堅師)**

《大雲請雨經疏》(一卷)

**草堂(元師)**

《義例隨釋》(六卷) (破神智《纂要》之說。)

《輔贊記》(一卷) (教義。)

**吳興(穎師)**

《宗元錄》

**月堂(詢師)**

《圓宗解》(一卷) (破《虎谿集》，并書與赤城益師議其事。)

**四明(照師)**

《註天台別傳》

**梓菴(倫師)**

《教儀》

**虛堂(空師)**

《宗極論》

**南湖(因師)**

《草菴錄》

**止菴(蓮師)**

《教儀》

**寶巖(韶師)**

《指南集》

**環菴(樞師)**

《教儀》

**鏡菴(遷師)**

《隨錄》(教義。)

《宗源錄》

**慈室(雲師)**

《圓覺直解》(三卷)

**北峯(印師)**

《金剛新解》

《釋金剛彌勒偈》

《教儀》

**逸堂(登師)**

《圓頓宗眼》

《金錚十義》

《教儀》

**柏庭(月師)**

《仁王疏記》

《楞嚴玄覽》

《金剛會解》

《圓覺略釋》

《楞伽通義》

《簡境十策》

《四部格言》

《金錚義解》

《宗教玄述》

《緒餘》

《十類因革論》

《附鈔箋要》(節《指要》精義。)

**武林(度師)**

《指要鈔詳解》(二卷)

**夢堂(噩師)**

《高僧傳》

**越溪(澄師)**

《心經科註》(一卷)

《彌陀註解》(一卷)

**東湖(磐師)**

《佛祖統紀》(五十卷)

《水陸儀文》(七卷)

**岱宗(泰師)**

《佛法金湯》

**桐洲(坦師)**

《楞嚴集註》(十卷)

**全室(泐師)**

《心經註》(一卷)

《金剛經註》(一卷)

《楞伽經註》(四卷)

**法雲(洽師)**

《金剛附錄》(二卷)

**愚谷(慧師)**

《法華註》(七卷)

**天竺(如師)**

《法華科註》(七卷)

《大明法數》(五十卷)

**心源(瀨師)**

《教乘法數》(四卷)

**蘧菴(佑師)**

《彌陀略解》(一卷)

《淨土指歸》(二卷)

**百松(覺師)**

《淨土夢譚記》(一卷)

《法華披荊鉞》(一卷)

《楞嚴百問書》(一卷)

**象先(清師)**

《楞嚴圖旨》

《法華圖旨》